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題要卷一

滄縣 孫楷第 編述

宋元部

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 成贊堂文庫

宋刊本。黑紙。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十八字不等。上卷已缺其首，中卷全缺，餘俱完足。板匡高營造尺五寸二分，寬三寸五分弱。近書耳者雙邊，餘單邊。有朱印曰『高山寺』。羅振玉居東時曾借觀，定爲宋本，已收入吉石菴叢書中。德富蘇峯氏自跋謂於日影坊古書肆得之。蠹蝕剝脫，殆無着手之地。今修補繕治，儼然宋槧面目。後之觸此書者，宜珍惜寶愛云云。觀此知主人愛護之深也。吾國宋本通俗小說，存者無幾。

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滄縣 孫楷第 編述

短篇總集

二刻增補警世通言

明刊本，圖四十葉，不甚精。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篇第與通行本通言不同，已見各家論列。封面大書「警世通言」，左爲識語，上欄橫題「二刻增補」。卷三十陳可常篇，卷三十二崔待詔篇，卷三十三李謫仙篇，卷三十四錢舍人篇，卷三十五宿香亭篇，卷三十六金明池篇，卷三十七趙知縣篇，卷三十八况太守篇，皆係抄補。缺卷二十九晏平仲卷三十一李秀脚二篇。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六卷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不分卷 民國二十一年國立北平圖書館,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排印本
撰者 孫楷第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目錄叢刻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69
編號 D87019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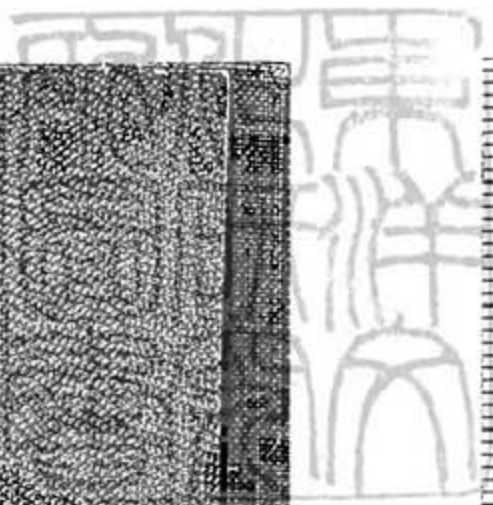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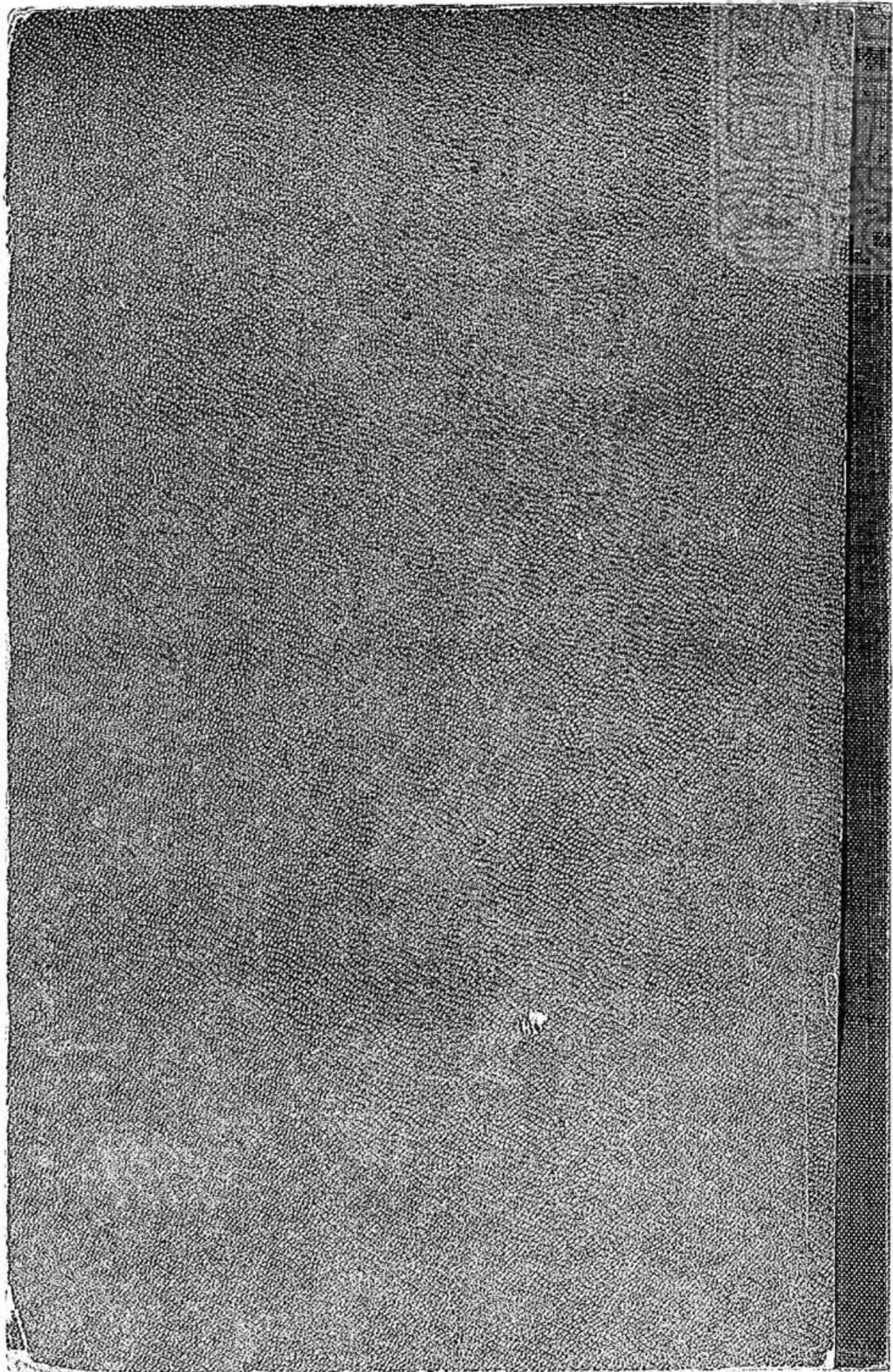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701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6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六卷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不分卷 民國二十一年國立北平圖書館,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日本東京
大連圖書館
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小説
評論
1

本書に記載の所蔵先について

「帝國圖書館」は 國會圖書館と、
東大総合図書館

「東京帝大研究所」は 東京帝大研究所と、
東洋文化研究所と

「東大、文学部」は 中国文学研究室と、
指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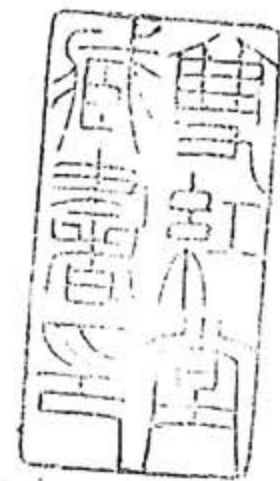


海外虞
初新錄

子書新著屬題

壬申端午傅增湘





科 1972

日本東京所
見中國小說
書目提要

藏園居士書端





序

滄縣孫子書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國小說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績的學者。他的成績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細密。他的方法，無他巧妙，只是用目錄之學做基礎而已。他在這幾年之中，編纂中國小說書目，著錄的小說有八百餘種之多。他每記載一種書，總要設法訪求借觀，依據親身的觀察，詳細記載板刻的形式與內容的異同。這種記載便是爲中國小說史立下目錄學的根基。這是最穩固可靠的根基，因爲七八百年中的小說發達史都可以在這些板本變遷沿革的痕跡上看出來。所以孫先生本意不過是要編一部小說書目，而結果却是建立了科學的中國小說史學，而他自已也因此成爲中國研究小說史的專門學者。

他在北平所親見的小說，已很多了。但他還不滿足，所以去年九月親到日本去看中國小說。專爲了看小說而渡海出洋，孫先生真可算是中國小說研究史上的哥倫布了！

他在東京工作了兩個月，又在大連工作了五日，都是專心壹志的猛幹，所以能在短時期中記錄了這七卷的東京大連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這兩處——尤其是東京——所藏的中國小說古本的絕大重要，孫先生在他的自序和緣起裡都說過了，無須我來申說。我只要請讀此書的人回想十四五年前我開始作小說考證時，那時候我們只知道一種水滸傳，一種三國演義，兩種西遊記，一種隋唐演義。在這十幾年之中，國內已發見的水滸傳，有百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孫先生此書中記載的水滸傳明刻本竟有六種之多。有了這許多本子的詳細記載，我們方才可以作水滸演變史的

精密研究了。三國演義的歷史，近年來全靠日本所藏的幾個古本的幫助，我們差不多可以知道從元朝到清初三國故事的演變了。國內至今還沒有可貴的西遊記本子；而孫先生在日本所見的明刻本共有七部，加上宋刊的兩種三藏法師取經記和鹽谷溫先生印行的吳昌齡西遊記雜劇，從此西遊記的歷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實物的根據了。隋唐演義與封神傳等書，向來在國內都沒有古本子，所以我們都無從試探他們成書的歷史；現在有了孫先生所見各種古本的記載，這種研究都可以開始了。我們試回想十五年前，我們討論中國短篇小說，只能用一部古今奇觀作例子；十五年來，「三言」「二拍」與古今小說」都先後出現，我們方才明白短篇小說在當時發達的狀況；而這些書的保存與出現，都靠日本宮廷與私家的收藏。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日本做了中國舊小說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這許多的舊刻小說，我們決不能

真正明瞭中國短篇與長篇小說的發達演變史！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方才可以了解孫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說的使命的重大。

試舉隋唐演義一書為例。國內通行之隋唐演義皆是褚人穫重編之本。近年始有人注意到林瀚編的隋唐演義。但因為這兩部書的內容太不相同了，我們竟無從明瞭他們的因革關係，也不能知道褚人穫怎樣能從一部很幼稚的通俗講史變成一部很有文學趣味的小說。但我們讀了孫先生的書目，自然會明白隋唐演義的歷史了。孫先生在東京見了五種隋唐演義，在大連又見了一部隋史遺文：

(1) 熊鍾谷編的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九十節（嘉靖癸丑楊氏清江堂刊本）

(2) 余應鰲編的唐國志傳八卷（余氏三台館刊本）

(3) 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十九節（萬曆（？）癸巳繡谷唐氏世德堂刊本）

(4) 徐文長評唐傳演義八卷九十節（萬曆庚申武林藏珠館刊本）

以上四種，依孫先生的考定，實在只是一部書，其內容文字都相同，大意是記唐朝開國的事，起于隋煬帝大業十三年，終於唐太宗貞觀十九年。這是隋唐演義的一個祖本。

(5) 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萬曆己未，金閭龔紹山繡梓）這本子有假託楊慎的序，又有林瀚的序林序也是假託的，序中說他得羅貫中原本，重編為十二卷。此書雖假託于正德一朝的名人，孫先生考定為用熊鍾谷本作底本而擴充成書的：前面略加幾回隋朝故事，中間敘述瓦崗寨的英雄較為詳細，後面增補唐太宗以後的史事直到僖宗為止。這也是隋唐演義的一

個祖本。

(6) 新鐫繡像批評隋史遺文十二卷六十回 (名山聚藏板，有崇禎癸酉袁于令序)

這書專記隋末瓦崗寨的子漢，用秦叔寶作中心。孫先生從每回後的總評裏考出此書之前尚有一種「舊本」，大概是當時說話人所演講，袁于令取市人話本，稍加增改，作成此書。這是隋唐演義的一個最重要的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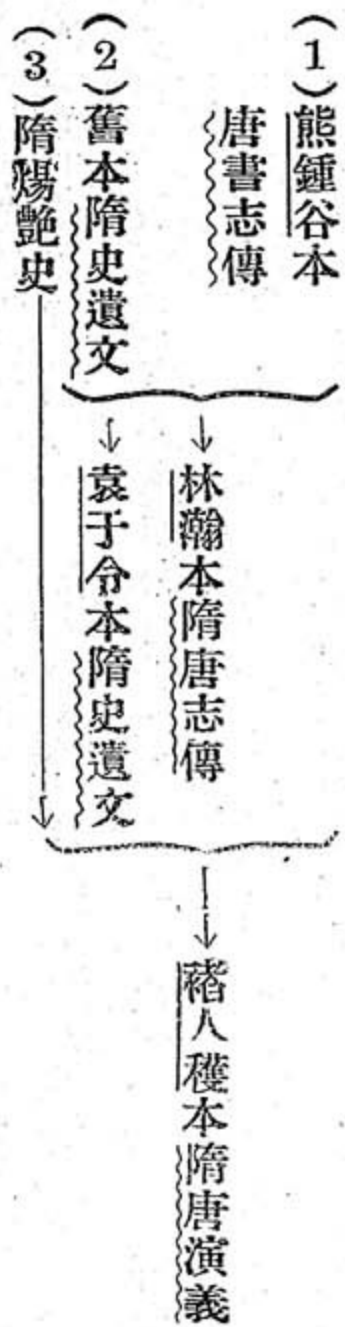
我們試再翻開隋唐演義的褚人穫自序，看他說：

隋唐志傳擬自羅氏，纂輯于林氏，可謂善矣。然始于隋宮剪綵，則前多闕畧；厥後鋪綴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觀者猶有議焉。昔籙菴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載隋煬帝朱貴兒唐明皇楊玉環再世因緣事，殊新異可喜。因與商酌，編入本傳，以爲一部之始終關目。合之



遺文艷史而始廣其事，極之窮幽隱證 (此指書中末回的隱證故事) 而已竟其局。其間闕略者補之，零星者刪之，更採當時奇趣雅韻之事點染之，彙成一集，頗改舊觀。

稽氏敘述他的新本的來歷，本是很忠實，很明白的。然而我們若不曾讀孫先生所記載的各種本子的內容，我們就不會看懂這一段自序，因為我們就不懂得序中說的「遺文」即是隋史遺文，也就不懂得袁于令和這部書的關係，更不知道熊鍾谷本與林瀚本的關係。現在我們有了孫先生記載的材料，方才



我們看這一部小說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孫先生的小說目錄學在小說史學上的絕大重要了。沒有這些古本小說的詳細記載，我們決無從了解一部小說的歷史。必須先知道了古今小說，三言，二拍的內容，然後可以知道今古奇觀所收的各篇都是從這幾部短篇小說叢書裡選出來的。必須先知道稽人稷以前的隋唐故事舊本，然後可以了解稽本隋唐演義的真正歷史地位。水滸，西遊，三國，封神，說岳，英烈傳，平妖傳，等書的歷史的考證，必須重新建築在孫先生現在開始建立的小說目錄學的新基礎之上。

一九三二，七，二四。胡適




序

余以民國十九年間，輯錄中國小說書目，所據者爲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孔德學校圖書館藏書，馬隅卿先生藏書，以及故家之所收藏，厥肆流連，隨時注意，一二年間，搜集略備。嗣見日友長澤規矩也先生所記日本小說板刻，益以古今人之所徵引著錄，都八百餘種。於去歲三月寫成初稿，粗可觀覽。而東鄰所存中國小說若干種，僅據長澤先生所記，未得目觀。或名稱岐異，或內容不詳，非讀原書，無從定其異同。其時隅卿先生適有東遊之志，乃欲結伴偕行。先生尋以事返里，行期淹滯，勢難偕往。乃商之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及國立北平圖書館當局，以去歲九月，揚輪東渡。十九日，抵東京驛，遽聞遼東之變，悲憤填膺，欲歸復止，終下榻於牛込區，與友人謝剛

主同寓。先是，是年八月，長澤先生以事來華，晤對之次，以訪書事懇其襄助，即蒙慨允。至是，登門造訪，歡然道故，情意懇摯，即爲向各方接洽。佈置就緒，旋即入覽。自是朝出暮返，以筆墨自隨，目覽手鈔，殆無暇晷。居東京月餘，公家藏書，如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帝國圖書館，私家如尊經閣靜嘉堂成篁堂以及鹽谷溫博士神山閨次先生長澤規矩也先生文求堂主人田中氏村口書店主人某君，所藏小說部分，皆次第閱過。以歸心甚急，乃罷京都之行，迂道大連返平。抵塘沽之夕，爲十一月十五日，時則津變猶未已也。越冬至春，公餘多暇，乃發旅篋所攜，重加整理，排比次第，釐爲六卷。亦復評校得失，詳其異同。將以就正通人，公之同好，冀於斯學有所裨補。其小說書目亦即修正成書。當國家多事之秋，而余猶得始終從事於此，自個人言之，亦不可謂非幸事矣。中日交通，肇始炎漢，大盛於唐，至於今

日，六十年間，關係爲鉅。若彼邦所傳漢籍，國內學者，夙已注意。鄰蘇老人，搜秘苑于前；江安夫子，弔古本于後。並出撰著，見重世人。以余寡陋，此次所閱者不過裨官野史之微，非世所急。即其規模學識，又非本師與鄰蘇老人之比，效顰著書，祇益愧悔。矧當國步艱難之日，隱憂未已，外患方滋，聽白山之鞞鼓，驚滬上之烟塵，草立注易，實際何補？深唯古人『玩物喪志』之言，所以慨然自失。世之君子，其勿以區區蒐獲之效而稍恕其愚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滄縣孫楷第書。



緣起

日本官府藏書，以宮內省圖書寮爲最精。寮中宋元舊槧，插架至多，且鑒別甚精，以視清室天祿琳瑯之真僞相間玉石不分者，殆遠過之。所藏四部書外，小說戲曲間有舊本，然爲數無多。故欲搜求此等書籍，自不得不以內閣文庫爲淵海。內閣所度小說，如元至治刊本平話，明崇禎本二刻拍案驚奇，已爲唯一無二之孤本。封神演義有萬曆原本，古今小說有昌啟間原本，初二刻新平妖傳有泰昌崇禎原本。唐書演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有嘉靖本，又有萬曆本。西遊水滸，萬曆以來刊本俱有數種之多。其他明清舊本尚數十種，雖書有精粗巧拙之不同，然保存小說如是之多，自可謂藝苑偉觀，學者如欲徵異同，辨得失，夷考明清著作之林，舍是將安求乎？帝國

圖書館及東京帝大文學部支那哲學研究室亦多漢籍，但藏書性質與秘閣不同，小說間有一二舊本，已分別採入本書中。

私家靜嘉堂岩崎氏既得吾國歸安陸氏藏書，監其精華，年來搜集亦頗注意舊本，藏書之富，在樽桑頓佔重要地位。小說除萬歷本唐書演義外，無重要明本。尊經閣前田氏夙以藏書著名，小說有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某氏征播奏捷傳，並萬歷本；李笠翁無聲戲為清初刊本；俱是孤本。亦藏古今小說一部，與內閣文庫本爭霸京國，同為天壤間秘笈。德富蘇峯氏成實堂有宋板唐三藏取經記，世所習知，宏治本鍾情麗集亦不多得之書。鹽谷溫博士，神山閔次先生，長澤規矩也先生，俱研究中國小說，架上所度，時足補簿錄之所未備。文求堂田中氏博聞多識，亦有板本之好，所藏嘉靖本三國志最為秘笈，即上海商務印書館所據以景印者。設北平不出此書而登



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則此本者不將睥睨一世乎？村口書店有萬歷本朱鼎臣編西遊記，及某氏續三國志；並是孤本。

余此次東渡觀書，所閱不出東京市範圍之外。凡公私所藏小說，畧具此編。此外以余所聞，則蓬左文庫尚有明本小說數種，殆為孤本。米澤文庫亦有舊本小說。京都帝大及故家所藏，諒亦不少。然日本所存中國小說多聚於東京，尤以內閣文庫為最多，東京以外雖不及徧閱，度所存者不過十之二三耳。則是編之所錄者，於鄰邦所存中國小說已得泰半，於以給個人簿錄之求，供學者參考之用，尙不為最憾事也。

自向歆校書，總羣書而為七畧，班固因之作藝文志，爰有簿錄之學。自此而降，荀王之儻遞有造作。隋志以下以至四庫提要益臻繁密；要以辨彰學術，考鏡得失；此目錄之學也。雕板之業，自趙宋而始盛，其時士夫雅嗜

校書，如尤氏遂初堂目所記，已頗注重板本。明清以來藏書大家，競以宋元本相尙，諸所爲藏書目及題跋記等，記一書之行款形式，期於詳盡靡遺，意在鑑古；此爲板本之學。此二者意趣不同，似非一塗。然目錄之於板本，關係至爲密切。昔陸元朗作釋文於每字之下，即詳列某本作某，蓋所以明授受之源流，証諸本之同異，不得不如是也。四庫提要於考証爲詳，雖不記板刻，而根據板本立論者實不一而足。以是言之，則學者離開板本而言簿錄，未見其可也。小說雖微，其在古時，蓋亦諸子之亞，元明以來作者蔚起，傳本之多，浸浸焉與四部書爭衡；則從事於此者，冀綜合羣書而有作撰著，自不得不於目錄板刻，稍稍講求。今茲書中所記，於板本內容爲詳。與之所至，亦頗蒐採舊聞，暢論得失。其意使鑑古者得據其書，談藝者有取其言。博雅之士，諒不以糝雜爲嫌也。



簿書分類，自七略以來，諸家咸出已見以意離析合併，至於今日，去取從違，殆匪易事。若小說戲曲，源出於唐宋之伎樂，素爲士夫所不齒，自來史書亦無登此等書於目而爲之論列者。魯迅先生作小說史略，於宋明通俗小說記述爲詳，分門別類，秩序井然，學者於此，始稍稍有門徑可尋。以今論之，目五代史京本通俗小說爲話本，而話本固與流別無關；即以話本言，亦不限此二書。目馮夢龍三言爲擬宋市人小說，然其中原不少宋元話本。入水滸於講史，入七俠五義於俠義，然水滸自明時已有忠義書之目。其分類名稱，未爲允愜矣。然天下事草創實難，批評最易，今之爲此學者宜就已成之書分別加細，發揮而光大之，固不得挾一二私見以擬議前輩也。竊謂吾國小說書，直接源於宋之說話人，分門別類，取當時說話之色目爲稱，於小說之源流系統，已足表示明了。觀夢梁錄諸書所記，則講

史與小說實爲對峙之局，一緣講史事而較長，一記瑣聞而稍短。小說之中又有煙粉靈怪公案傳奇諸子目。其後文人造作稍變其例，乃有演小說而與講史書抗衡者。是則中國小說祇有講史小說二派，即短篇長篇之名亦只足以示篇幅，不足以明性質，不必強用。余作小說書目首宋元部，以書少不分類。次明清講史部。次明清小說部甲，以單行舊本及諸總集所收小說體例不背於古者隸之。次明清小說部乙，以文人變古諸小說隸之。今此書所記，略以時代次第之，分類稍與書目不同。凡此呈一己之見，未知當否？冀與同志者共商榷焉。

凡書肆刻一小說，率多改題，異名同實，逸其名固屬不可，又不可自爲一書。今於此等悉存原名，而立總名於上。庶觀一書而知其諸本，並知諸本之異名。又此次觀書本屬調查性質，故凡舊本及清刻本，書爲此土所無或



本子爲此土所不多見者，不計精粗，悉爲著錄。雖坊間刊本，亦一律記其款題。其舊本有記尺度者，有不記尺度者，則偕友人長澤君閱書時，彼攜有中國營造尺偶借用之，自閱書時則未嘗注意及板式大小，非自爲歧異也。

去歲東遊，先謀之沅叔楊遇夫二師及錢稻蓀先生，於旅行及觀書等事多所匡助。沅師更賜贖，俾壯行色，得以成行。到東京後，凡請求閱覽諸手續，皆賴長澤先生一人之力。其公私圖書館當局及司書諸君暨諸藏書家並有款接，予以方便。長澤先生，原三七先生，田中慶先生，相伴周遊，頓忘勞苦。離東京之日，三君並爲計畫行程，臨歧揮手，情意肯摯。今當斯書刊布之日，統此致謝！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八日孫楷第記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目錄

卷一 宋元部

- 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一
- 元至治刊平話五種……………三十一
- 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三卷……………四
- 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三卷……………五
- 新刊全相秦併六國平話三卷……………八
- 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三卷……………八
- 卷二 明清部一 (短篇)
- 熊龍峯刊小說四種……………一一一—一六
-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一一

-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一二
- 蘇長公章臺柳傳……………一四
- 張生彩鸞燈傳……………一六
- 古今小說四十卷……………一七
- 二刻拍案驚奇三十九卷附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一八
- 鼓掌絕塵四集……………一九
- 無聲戲十二回……………二三
- 八洞天八卷……………二七
- 警世奇觀十八帙……………三四
- 人中畫四卷再團圓五卷……………四〇

卷三 明清部二 (長篇)

講史類

- 三國演義……………四七—五〇
- 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卷……………四七
- 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十二卷……………四八
- 新刊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全傳二十卷……………四九
- 新刊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全像三國志傳二十卷……………四九
- 武穆演義……………五〇—五五
- 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八卷八十則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三卷……………五一
- 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八十則附精忠錄二卷……………五四
- 新刊按鑑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八卷八十則……………五五



唐書演義……………五五—六七

新刊采史鑑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九十節……………五六

新刊按鑑唐國志傳八卷……………五九

新刊出像補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八十九節……………六〇

新刊徐文唐傳演義八卷九十節……………六二

長先生評唐傳演義八卷九十節……………六二

鐫楊升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六七

宋傳……………七六—八二

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兩宋志傳二十卷……………七六

新刊出像補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十卷五十回……………七八

訂參采史鑑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十卷五十回……………七八

新刊玉茗堂南北宋傳卷五十回……………七九



新刻續編三國志後傳十卷……………八二—

英烈傳……………八八—九二

新鐫龍興皇明開運英武傳八卷六十則……………八九

新刻皇明開運英烈傳六卷……………九二

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六卷……………九二

承運傳四卷……………九三

新刻全像音注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六卷一百回……………九三

東西漢……………九六—一〇二

重刻西漢通俗演義八卷一百零一則……………九八

重刻京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十卷一百四十六則……………一〇〇

本增評東西漢通俗演義西漢八卷一百則東漢十卷一百二十五則……………一〇一

劍繡閣春秋列國志傳十二卷……………一〇三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十二卷……………一〇三

新鐫全像孫龐鬥志演義二十卷……………一〇三

按鑑演義 帝王御世 盤古至唐虞傳二卷十四則……………一〇五

按鑑演義 帝王御世 有夏誌傳四卷十九則……………一〇六

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一〇六

新鐫出像 通俗演義 遼海丹忠錄八卷四十回……………一〇八

近報 平虜傳二卷二十則……………一一〇

新編勳闖通俗小說十回……………一一一

精繡通俗全像梁武帝西來演義十卷四十回……………一一五

大明正德皇遊江南傳四卷四十五回……………一二六

卷四 明清部三 (長篇)

煙粉類

飛花詠十六回……………一一九

金雲翹傳四卷二十回……………一二二

引鳳簫四卷十六回……………一二三

幻中真四卷十回……………一二四

鴛鴦配四卷十二回……………一二五

李卓吾先生批評 繡榻野史四卷……………一二六

浪史四十回……………一二八

靈怪類

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一卷……………一二九

濟公傳十二卷……………一三二

西遊記……………一三四—一五七



- 鼎鏤京本全像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一三五
-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一三七
- 唐僧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一三八
-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一百回……………一四三
- 汪澹漪評古本西遊證道書一百回……………一四五
- 鼎鐫全相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一五二
- 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二卷……………一五七
- 呂仙飛劍記上下二卷十三回……………一五九
- 薩真人呪棗記上下二卷十四回……………一六〇
- 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六卷……………一六二
- 新刻全像牛郎織女傳四卷……………一六三



- 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二十卷一百回……………一六三
- 平妖傳……………一六九—一七六
- 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四十回……………一七〇
- 墨憨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四十回……………一七五
- 飛陀全傳四卷三十二回……………一七六

卷五 明清部四 (長篇)

公案類

- 水滸傳……………一七九—二〇六
- 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二十五卷殘存十八卷……………一七九
-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一九五
- 鍾伯敬先生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二〇〇

水滸全傳三十卷……………二〇一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二〇一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七十五卷……………二〇五

勸戒類

醋葫蘆四卷二十回……………二〇六

療妬緣八回……………二〇八

叢書

怡園五種……………二〇八

卷六 附錄

傳奇

效顰集三卷……………二一一

廣艷異編三十五卷……………二二三

刪補文苑楂橘二卷……………二二四

痴婆子傳上下二卷……………二二五

新刻鍾情麗集四卷……………二二六

風流十傳……………二二八

通俗類書

京臺新鏤 國色天香十卷……………二三四

新刻芸 萬錦情林六卷……………二三九

重刻 燕居筆記十卷……………二四三

增補批 燕居筆記……………二四六

子部小說

- 新刻皇明諸司公案六卷……………二五三
- 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上下二卷……………二五四
- 新刻名公神斷明鏡公案七卷殘存四卷……………二五五
- 新鑄國朝名公神斷□□詳情公案殘存三卷……………二五六
- 東坡居士佛印禪師語錄問答一卷……………二五七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題要卷一

滄縣 孫楷第 編述

宋元部

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 成實堂文庫

宋刊本。黑紙。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十八字不等。上卷已缺其首，中卷全缺，餘俱完足。板匡高營造尺五寸二分，寬三寸五分弱。近書耳者雙邊，餘單邊。有朱印曰『高山寺』。羅振玉居東時曾借觀，定為宋本，已收入吉石菴叢書中。德富蘇峯氏自跋謂於日影坊古書肆得之。蠹蝕剝脫，殆無着手之地。今修補繕治，儼然宋槧面目。後之觸此書者，宜珍惜寶愛云云。觀此知主人愛護之深也。吾國宋本通俗小說，存者無幾。

如黃蕘翁之宣和遺事及曹元忠之五代史平話二書，論者嘆爲天壤間秘笈。如此取經記及另一本之取經詩話，乃亦巍然保存於鄰邦。宋槧小說，並此乃得四本，固宜爲吾人所嘆羨者矣。

附羅振玉宋槧本三藏取經記殘本跋

日本三浦將軍所藏唐三藏取經詩話巾箱本，予既命工寫影，頗惜其有佚葉。聞德富氏成篁堂文庫中尚有別本。乃移書求觀。書往不逾旬，蘇峯翁果寄所藏本至。亟取以校巾箱本，稱名雖異，而實是一書。惟巾箱本分卷爲上中下，此則署一二三爲不同耳。且皆爲高山寺舊藏，而此本刊刻尤精。書中驚字作驚，敬字缺末筆，蓋亦宋槧也。巾箱本佚三葉，此則卷一佚少半，卷二全佚；不能取以補巾箱本，而巾箱本之譌脫，可取此本補正之。因與巾箱同付印本，以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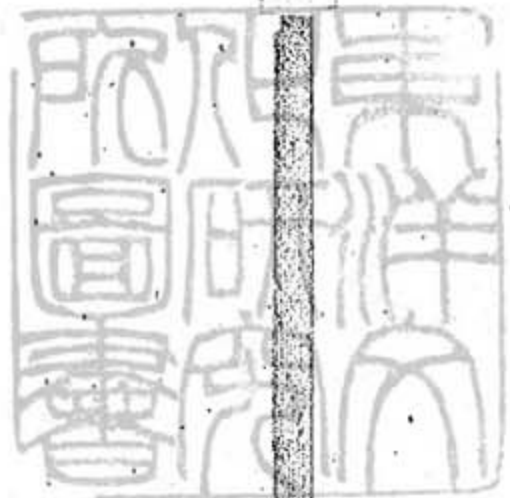
兩君之嘉惠于藝林。丙辰十月。

元至治平話五種 內閣文庫

日京內閣文庫藏有元至治刊本平話，僅存者五種，爲天壤間秘籍，早已騰耀禹域，爲世所嘆慕。三國平話，已由商務印書館就日本東京帝大影印本縮印，今爲易見之書。餘爲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秦併六國，前漢書續集四種，此土未有流傳本，世鮮知其內容。去歲聞滬上某社已設法照出，託商務印書館承印。渴望甚切，久未出書。今更經烽火，該館圖書器物已爲敵人摧毀，盡化煙塵，不知此種照片劫灰之餘得幸存否？余向東遊時，以時間無多，凡上海擬印之書初意不復展閱，而欣逢秘本，遽難割棄，亟籀讀之。至於今日，憤慨之餘，乃以自幸。輒爲疏其內容，列於左方。其三國平話則不復錄。

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上中下三卷

書別題『呂望興周』，此書爲明之封神演義祖本，在小說之源流上，最爲重要。上卷記妲己入宮太子殷交（不作郊）反紂事，謂妲己爲蘇護之女，爲九尾金狐吸其魂魄，假形爲蘇女。中卷記姬昌囚羑里，黃飛虎反紂，比干剖心，及姜尚發跡渭濱事。並同今本封神傳。（唯比干稍異）卷下記武王伐紂中經劇戰，入朝歌，斬紂於太白旗下，及太公斬妲己事。雖寥寥三卷，不過當今封神傳十分之一，而今本全書規模，已具於此書。唯伐紂事頗疏畧，今本封神即就下卷改造而擴充之。然云布六甲陣破徐昇，及斬崇侯虎封爲夜靈神，封申屠豹（不作申公豹）爲豹尾神，薛延沱爲白虎神，蔚遲桓爲青龍神等。今本諸惡陣及太公登壇封神之說即源於此，特鋪張次第使事實愈真切愈凝固而已。



此三卷書中所記，誠爲俚拙之至。除上中二卷中之故事爲比較成熟的外，餘則僅具雛形，又多鄙倍。如所取人名多信手撚來，似毫無選擇思索之餘裕。又書中人物其身分來歷，亦未分明，平人與異人，精怪與神道，幾無區別。此等幼稚之處，亦直至封神傳而始爲補充增定。然因此本吾人始得知封神傳之最初形式，其重要實與三國平話相埒。且所演雖粗，而有時亦至活潑，富有民間傳說之俚詭趣味。知此等故事，或亦先有所承，不自元始。自元而後，遞增遞演，乃成今之封神演義。然今本封神傳以淺近之文言演之，其文體稍近於三國，而名理姿態不逮西遊遠甚，似以短促期間發憤爲之者。元本武王伐紂之後，萬歷間封神演義之前，似否尚有過渡之同類小說，今亦不能斷言也。

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上中下三卷

此書演樂毅伐齊事，名曰春秋後集，然所記仍以孫臏事爲多，田單僅於火牛破燕事連類及之，仍謂遵孫臏之命。其不合史實，時代錯迕，固不必言，然市人本色固如是也。開阿詩云：

戰國諸侯號七雄 干戈終日互相攻

燕邦樂毅齊孫臏 謀畧縱橫七國中

正文自孫子斬龐涓說起，謂燕王噲讓國於子之，囚孫子父孫操。孫子遂將兵代燕，滅之。而爲清漳太子及國舅鄒堅鄒忌所忌。鄒堅旋弑威王，立愍王爲帝。六國起兵爲孫子弔孝，大破齊兵。旋各罷兵，散去。孫子隱於雲夢山。樂毅者乃燕山線代谷養性黃伯揚弟子，值燕昭王立，以毅爲帥，將趙魏韓秦四國兵伐齊。

次記樂毅破齊七十餘城，楚將淖齒驅齊王至噍尸台上，弑之。而齊人



立固存太子爲帝。孫子在雲夢山聞國變，乃下山，說燕王使以騎劫代樂毅。並與田單書，示以離解二卦，單乃用火牛計破燕兵。燕王更召樂毅於趙，將兵五十萬伐齊。孫子乃與樂毅鬥陣。

樂毅鬥陣不勝，乃請師父黃伯揚下山擺迷魂陣，大窘孫子。孫子乃請鬼谷下山。鬼谷失其陰書三卷，亦無計可施。會有景州吳橋鎮漁夫拾得陰書，來獻。乃破陣，救出孫子。黃伯揚悔不早休，然已無及。於是諸國尊齊爲上國，各進金寶十萬貫。詩曰

齊國功成定太平 諸邦將士各還京

縱橫鬥智樂孫輩 青史昭垂萬世名

書謂孫子父孫操，將袁達，與後來明本之孫龐鬥志正同，且書即承孫龐事言之，則七國前集，必爲孫龐鬥志也。清徐震編後七國志樂田演

義，却全與此異。

新刊全相秦併六國平話上中下三卷

書別題『秦始皇傳』，開首自唐虞三代說起，次及春秋戰國，然後說到秦。又畧述秦興亡大概，方入正傳。書雖三卷，而所記事甚疏畧，謂秦滅齊楚時孟嘗君春申君尚在，失於不考。

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上中下三卷

別題『呂后斬韓信』。書名前漢書續集，而實以斬韓信事為主。唯中卷兼記高祖殺彭越英布，呂后害趙王如意及戚夫人等事。下卷記呂后專政，諸呂得勢，樊亢劉澤誅諸呂，至文帝即位，周亞夫軍細柳而止。所記蕭何與呂后定計設宴請韓信，數信三罪，因殺之。元李壽卿有『呂太后定計斬韓信』雜劇（見錄鬼簿）已佚，疑其節目即與此同。作者



評論此事云：『當日肖何書中蕭何三箭，登壇拜將；今日成敗都是肖何用機。。即元人曲中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者也。而『呂太后筵席』，遂為元明小說成語，亦可此故事流傳之廣矣。中卷蒯通，風賺隨何，見高祖後，數信『十罪』『五反』，以譏高祖，亦與元人雜劇隨何賺風魔蒯通同。

按：以上平話四種，加三國平話共得五種，今所見元刊平話盡於是矣。然建安虞氏同時所刊平話當不祇此，以書題測之，至少亦有八種。如樂毅圖齊平話曰『七國春秋後集』，言後集必有前集可知。以後集開首記孫臏事即遙承前集文而來，則前集必為孫龐鬥志小說所題無疑。呂后斬韓信平話，曰『前漢書續集』，封面亦作續前漢書平話則前漢書正集必為楚漢相爭事，以與秦併六國平話銜結。其所演故事，雖無從推

測，要不外元明戲曲小說所常稱道者如鴻門宴及『九里山前大會』之類。又言前漢，則必有後漢，下接三國平話。其三國以降，同時所刻是否尚有平話，今則無從推測之矣。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題要卷二

滄縣 孫楷第 編述

明清部一 (短篇)

熊龍峰刊小說四種 內閣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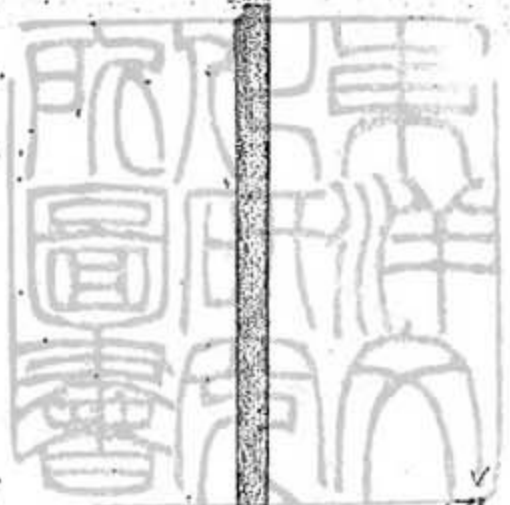
此明坊刊本小說四種，並中型，半葉七行，行十六字。行疏字大。顯係同時同地所刻者。張生彩鸞燈傳題云『熊龍峰刊行』。他本皆無此題，然因其形式全同，知皆熊龍峰一人所刻。余所見龍峰刊書，尙有余瀘東校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封面題『忠正堂熊龍峰錄』，書刻在萬歷十八年二十年頃。則此亦萬歷間所刊耳。此小說四種，日本學者，早已介紹。唯於內容未述及，今撮要記之。

馮伯玉風月思想小說

無圖，爲文言小說。文中附詩詞甚多。略謂：洪武時有馮琛，字伯玉。籍本成都。父縑，仕元爲先鋒都督，生琛於金陵。琛幼失父母，值天下亂，流寓臨安，直殿將軍趙彧見而異之，館伯玉於家。彧女雲瓊，呼伯玉爲兄。以婢韶華爲介，以詩文贈答，久之積思成病。彧夫婦已死，妾劉撫雲瓊，察知此情，即以雲瓊歸生。彧奉召入京，旋告歸，荐生於朝。詔以生爲靜海將軍，以兵部尙書李斌，左平章廖瑀，倭有功，進鎮國大將軍，雲瓊封夫人。洪武七年甲寅十一月生卒，諡『明仁忠烈武安王』。無何，雲瓊亦卒。合葬采石之陽。墓碑陶凱爲篆額，宋景作序。子二人，長明德尙平公主；次明烈，娉廖瑀之女。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

插圖三半葉，圖嵌正文中。演弘治時事。用文言而間以詞話語氣。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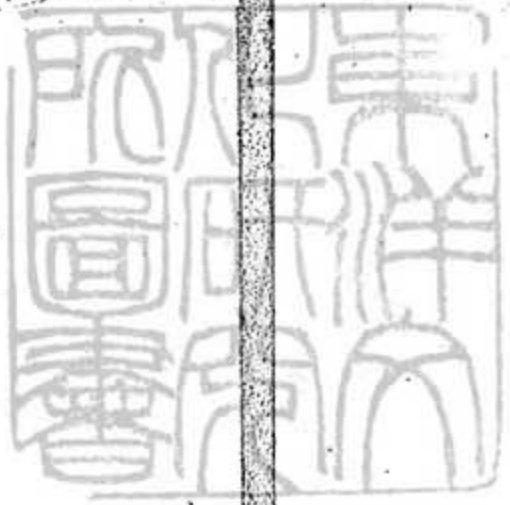
話爲一絕句。卽宋人山外青山樓外樓一絕正傳謂：弘治間臨安府甸宣街有富翁徐大

川子景春，以貿易爲業，而工吟咏。一日，遊西湖，遇一美人前行，侍女在後。稍逼，趨與之語，女自云孔淑芳，便引生至其家，宿焉，極繾綣之意，以雙魚扇墜爲贈。五更，生鄰人張世傑行至新河埧，見生衣冠伏於地上，救至家，符籙禁治，旋亦無恙。數月後，景春商於臨清，得利歸，娶李廷輝女。半載，父母又使出外經商，歷長安崇德常州，又得利而歸。至北新關，爲友人遮留。返家時，日已暮，至武林門外，忽遇前女，邀與歡會。五更抵家，昏迷不起。延景陽宮真人驅除，始愈。女實爲鬼。結云：『至今新河埧孔家墳墓見存』。按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二十六載此事，男女名姓亦同，唯小說後半係增出耳。

蘇長公章臺柳傳

文爲平話，頗有理致。寶文堂目著錄失記章臺柳一本，當即此篇。入話爲一絕句。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一絕正傳畧謂大宋真宗朝臨安太守蘇軾，與靈隱寺僧佛印賞牡丹於四望亭。召妓章臺柳，屬作詞，云：『做得好，納了花冠褶子，便與你從良嫁人去。敢是我就娶了你。』章柳臺即承命作沁園春一詞。東坡嘉之，與長老各有贈詩。柳別後，即去簾閉門，專候太守來娶。而東坡本醉中乘興之語，尋即忘却。如此一年，柳乃嫁與一丹青大夫李從善爲妻。又一日，東坡與妹夫少游飲酒，頓憶前言，即遣人賫一簡帖訪之。上題云：

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
縱使柔條似舊垂，多應折在他人手。



使者回報，已嫁與畫工李某。東坡立召從善至，命寫楊柳圖。又題前詩於上，屬人暗以示柳，不得令從善知。柳看之，題一絕句於上。回呈東坡。詩云：

昔日章臺舞細腰，行人作此字便折枝條；
而今已落丹青手，一傾東吹不動搖。

東坡讀罷太息不已。遂請佛印靈隱寺辨才龍井寺南軒智果寺并少游共觀之。四人各有題詠，東坡亦題一詩。詩罷，衆人大笑，盡歡而散。

至今風月江湖上 千古漁樵作話傳。

按此明以許堯佐柳氏傳所記韓翃事前半屬之東坡，不知何意。其所設情節，亦至簡單。唯詞氣語言，却是說話人本色，或爲舊話本，亦未可知。寶文堂目既著錄此種，其時代至少在嘉靖以前耳。

張生彩鸞燈傳

此本亦平話體，文極可觀，在蘇長公章臺柳之上，寶文堂目亦著錄。開場爲一絕句：

致和上國逢佳妹 思厚燕山遇故人

五夜華燈應自好 綺羅叢裏竟懷春

絕句畢，入話先記徽宗時一汴京張生元宵看燈，見一車子上懸雙鴛鴦燈，中有女子風貌甚冶，因與通慇懃。女子實一尼，乃攜之逃至蘇州平江，創第而居。次入正傳，言越州人張舜美於上元觀燈，見一丫鬟，肩挑一盞彩鸞燈前行，後乃一美女，試調之。女遺一方勝，上題如夢令詞，並附書，約生以次日在十官巷家中相會。生如約往，兩情既洽，遂謀潛逃，之鎮江同居。出門後，於鬧市相失。生覓女不得，在



新馬頭見一綉鞋，確是女所着者。里巷相傳十官巷劉家小娘子溺水死矣。然實女恐家人踪跡，故遺其履，以絕家人之念。既抵鎮江，不見生。悲惋之極，投水欲自盡，爲一尼所救。後生上京應試，偶遊大悲庵遇之，遂團圓。故事敷演畢，乃收呵道，『話本說徹，權作散場。』觀其口吻風度洵是古話本也。

古今小說四十卷四十篇 內閣文庫 尊經閣

明刊原本。圖四十葉，極精，第三十七葉記刊工姓名曰『素明刊』，即劉素明。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形式與今所見通言全同。界已有磨滅處，似尚非初印。尊經閣所藏爲白紙本，插圖形式正文行款亦同，恐係初印本。據長澤先生言，曾以內閣本校之，其序少數字間有異同。古今小說，中國已佚，此二本至可寶貴。

非曰板

二刻拍案驚奇三十九卷三十九篇附宋公明開元宵雜劇一卷 內閣文庫

明精刊本。圖三十葉，中無開元宵雜劇圖。第一葉圖記繪工，曰『劉崧摹。』第六葉記刻工，曰『劉君裕刻。』第十八葉曰『君裕刻。』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下題『尙友堂。』

古今小說及二刻拍案驚奇，年來經隣邦及國內各學者介紹，世所習知，無庸稱讚。唯其書此土無流傳本，苦不能詳其文字。余此次閱書，於此二書僅粗閱大概，未及細讀。以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已久，行即出書也。乃值滬變，吾人在國內，已無讀此書希望。復悔曩時，一念疏闊，成此大恨，可爲太息，唯事有足憶者：余前作三言二拍源流考，僅據二拍書目而推測其書中所演之故事，凡得七事，自謂無大錯誤。在彼內閣閱書時，亟以元書驗之，其所射者，乃無一不中。曼倩薄技，差可仿佛。爾

時慰快，誠亦不能自己也。



鼓掌絕塵四集 內閣文庫

明刊大字本。每集均題『古吳金木散人編』。其評者題名則各集不同。

風集題永興清心居士評花集題錢塘百拙生評雪集題錢塘猗猗主人關月集題錢塘百益居士校 卷首序二。第一序署云

『崇禎辛未歲之元旦閉戶先生書於心園之烹天館。』第二序後署『赤城臨海逸叟。』章二，曰『王宇印章』曰『歛華氏』。據臨海逸叟序『余主人龔君延選經文詩書，嗣後房稿行世，因海內共賞選叙，索鼓掌絕塵小引一編』。又云：『茲吳君纂，其篇開帙則滿幅香浮，掩卷而餘香鈎引，入手不能釋者什九。遂名之曰鼓掌絕塵云。』則刻書者爲書林龔某。撰小說者爲吳某，當亦選家者流。其書自第一回至第四十回，每十回爲一集。驟視之似爲四十回之長篇小說，實則每集演一故事，包含四個之短篇小

說。董綬經先生書舶庸譚卷四著錄此書，極稱之，謂其「結構緊嚴，文詞幽蒨。」以余觀之，唯風集演梅萼韓玉姿事稍可觀。十回以下，其技已窮，第雜湊成篇而已。雖回目聯對工整，勝於其他諸書；然亦虛有其表，與本文無與也。

✓風集

記巴陵一書生，幼遭亂，迷其本姓，指梅爲姓，名梅萼。有杜翰林者，聞其能詩，收養之，因冒杜姓，是爲杜萼。以鳳凰山清雅觀幽雅，與友康生同往，將棲止爲讀書之所。路遇韓相國船，有歌伎韓玉姿韓蕙姿俱姣好。二人佇望，與通慇懃。而生所眷者玉姿，康眷蕙姿。及元宵，乃隨鮑老雜劇入相國第。生以紈扇遺玉姿，爲相國所見，重其才，因召生與康生至家，館穀之。久

之，生與玉姿通。懼罪，攜玉姿逃走。至長沙，遇其生父，復本姓爲舒。偕玉姿入京應試，中狀元。相國失生及婢，竟以蕙姿歸康生；至是亦來京，以三甲及第。生回籍拜杜及韓相國。相國更爲媒致金刺史女，與玉姿以姊妹相呼云。

✓花集

記汴京婁公子（名祝字萬年）疏財尚義，人稱「哈哈公子」。門客夏方，嘗盜其馬。後貧困來歸，仍優容之。友曰俞生及林某。公子掩鬚，獲一石蟹，以獻本兵，遂起家爲軍校。將兵征韃靼。與俞林並加官。頗牽強無謂。

✓雪集

記蘇州文荆卿與女子李若蘭事。荆卿失愛於叔父，逃之臨安。夢

神贈詩云：『好音送出畫樓前，一段良緣咫尺間；莫恠風波平地起，佳期準擬蝶穿簾。』已而入李刺史園，遇李若蘭小姐，若蘭即憂思成疾。生託醫進，與若蘭通。爲若蘭叔父所控。太守高穀面試詩，判爲夫婦。生後點探花。

月集

記金陵人張秀以嫖賭蕩其產，流落至洛陽。有楊員外者憐之，引至家，賜以酒食。秀乘機盜楊員外金逃回，資緣爲袁州吏員。得人資助，又幹辦得桃源驛丞。時楊員外之子楊琦選授廣西太守。秀忽悔過，贖三百金。琦行，遇劫。秀又力救，致爲賊所殺。琦遇俠僧救得免。到任，旋厭世，辭官爲僧。叙次蕪雜，不知其用意所在。

按此書大連滿鐵圖書館亦有一部。滿鐵公司有含秀舍叢書排印本，然不全。

無聲戲十二回 尊經閣

笠

清初精刊本。插圖極雅，人物形狀，大似陳老蓮筆意。首偽齋主人序，章二曰『偽齋主人』曰『掌華陽兵。』收竺翁小說十二回。第五回第六回第八回第九回，全收今大連圖書館所藏連城璧外編之四卷。餘八回亦見於連城璧全集。第一回爲連城璧辰集第二回爲卯集第三回爲丑集第四回爲巳集第七回疑爲寅集第十回爲酉集第十一回爲戌集第十回爲未集唯缺連城璧之子午申亥四集。按竺翁無聲戲，本有前後二集，皆杜濬評次。後杜氏又合而一之，名曰無聲戲合集。吾國馬隅卿先生有合集原本，首載杜氏序，惜其書僅存第一第二兩篇。以余所考，此合集本二篇標目聯語，與大連圖書館藏抄本連城璧子丑二集同；合集第

一篇至第十二篇，其故事及篇第亦與抄本連城璧同；因疑大連藏之抄本連城璧，即無聲集合集後身。已詳連城璧下此曾經閣藏偽齋主人序本無聲戲十二回，其次第與無聲戲合集不同，標目聯對亦不同。頗爲異事。此可有兩種推測：一，此偽齋主人序本無聲戲，乃先於合集之無聲戲前集或後集；二，此偽齋主人序本之無聲戲乃後於合集之另一選本。究以何者爲是，頗難斷定。然杜濬與笠翁之關係至深，今之無聲戲合集及十二樓，均經其評論，兼爲作序。據合集杜序，則無聲戲前後二集，亦曾爲評次。如此本爲單行之前集或後集，似亦應有杜序，今乃爲偽齋主人序，此不能無疑。似亦不題撰人姓名及評論人姓名按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一於萬倍利傳奇下，引小說有『兒孫棄骸骨，奴僕奔喪』一目；卷二十九於雙官誥傳奇下引小說有『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一目。前者在連城璧全集爲成集，在

偽齋主人序本爲十一回；後者在連城璧全集爲未集，在偽齋主人序本爲十二回。聯對與連城璧不同，而與此偽齋主人序本全同；則曲海提要作者所見無聲戲，即是此本也。又第一回演關生事，目錄題目下注云：

『此回有傳奇即出』，即奈何天傳奇所譜。第二回演老鼠爲蔣瑜撮合事，

目錄注云：『此回有傳奇嗣出』。第十二回演馬麟如妾碧蓮守節事，目

錄下注云：『此回有傳奇嗣出』。此二事今不見於十種曲笠翁戲曲與小

魚奈何天風求鳳見無聲戲合樓而陳二白有雙官誥傳奇，此所預告者，即否

集即連城璧巧團圓見十二樓

即陳氏所作，今亦不可知。按笠翁自謂所撰傳奇，行世者前後八種，已

填未刻者內外八種，（聞情偶寄卷一）不言其名目。今通行者，唯鳳箏

誤憐香伴等十種。此外如金陵坊刻之偷甲記等五種，又笠翁新傳奇之四

元等等三種，姚燮今樂考証，已指爲范希哲作，原非笠翁手筆（此馬隅

卿先生爲余言。而觀目錄下所注，於奈何天云『即出』，於蔣瑜事碧蓮事云『嗣出』，似一種已有劇本，二種僅屬擬議，亦不知其是何關係也。

目錄與連城壁異同並校注於下

| | | | |
|-----|-----------|------|----------|
| 第一回 | 醜郎君怕嬌偏得艷 | 辰集 | 美婦同遭花燭冤 |
| 第一回 |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 卯集 | 清官不受扒灰謗 |
| 第三回 | 改八字苦盡甘來 | 丑集 | 老星家戲改八字 |
| 第四回 | 失千金禍因福至 | 巳集 | 窮星家戲發萬金 |
| 第五回 | 女陳平計生七出 | 卷外一編 | 借離口巧播聲名 |
| 第六回 | 男孟母教合三遷 | 卷外三編 | 撫孤兒全身報知己 |
| 第一回 | 人宿妓窮鬼訴嫖冤 | 寅集 | 乞兒行好事 |
| 第八回 | 鬼輸錢活人還賭債 | 卷外四編 | 連鬼騙無心落局 |
| 第九回 | 變女爲兒菩薩巧 | 卷外二編 | 仗佛心變女成男 |
| 第十回 | 移妻換妾鬼神奇 | 酉集 | 喫新醋正室蒙冤 |
| 第十回 | 兒孫棄骸骨奴僕奔喪 | 戌集 | 重義奔喪奴僕好 |
| 第十回 |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 | 未集 | 貪財殞命子孫恐 |
| | 原注此回有傳奇嗣出 | | 梅香完節操 |

| | | | |
|-----|-----------|------|---------|
| 第一回 | 人宿妓窮鬼訴嫖冤 | 寅集 | 乞兒行好事 |
| 第八回 | 鬼輸錢活人還賭債 | 卷外四編 | 連鬼騙無心落局 |
| 第九回 | 變女爲兒菩薩巧 | 卷外二編 | 仗佛心變女成男 |
| 第十回 | 移妻換妾鬼神奇 | 酉集 | 喫新醋正室蒙冤 |
| 第十回 | 兒孫棄骸骨奴僕奔喪 | 戌集 | 重義奔喪奴僕好 |
| 第十回 |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 | 未集 | 貪財殞命子孫恐 |
| | 原注此回有傳奇嗣出 | | 梅香完節操 |

八洞天八卷 內閣文庫

清初原本刊。寫刻，中型。封面題『五色石主人新編。』左方題識『五色石主人借筆以爲鍊』云云。作者自序後署『五色石主人題於筆鍊閣』。此書與五色石小說同爲一人所撰。卷數體例亦同。每卷演一故事，亦如通行之短篇小說。唯每卷以三字標題，復綴以回目，則前此未有此例。

書演明事者四種，唐後周宋金各有一種。敘述呆板，教訓意味尤爲濃厚，以文境論之尙在李漁十二樓之下。唯在吾國則殊不多見。今記其篇目及內容於左：

第一卷 補南陔

遇

收父骨千里過生父

裏兒屍七年逢活兒

託宋仁宗時事。畧謂貝州魯翔，妻石氏，妾曰楚娘。石氏生子曰魯惠。翔中進士，除授廣西知縣。值儂智高作亂，留家眷於家，自往赴任。而楚娘生子名魯意；染痘而殤，藁葬之。時傳魯翔已死，石氏逼楚娘改嫁。楚娘不從，入玄女廟爲尼。魯惠往收父骨，因王則亂滯於柳州。遇鄉人昌某，以女許之。而翔固未死，自虜中逃歸。父子俱還鄉。迎楚娘至家。昌氏女亦來歸。先，魯意之葬，楚娘裂繡裙爲二幅

以一半裹之。昌女偶至楚娘處，見半裙，自云其家亦收得半裙，恰爲一物。相與研詰，則昌女有弟本螟蛉子，即是魯意。緣意患痘，見風而愈，藁葬時僕以主母妬不敢送還，乃賣與昌家也。大抵謂節婦有子，孝子得父，以爲行善之報云。按清初無名氏百鳳裙傳奇所譜與此同。或同出一人手，亦未可知。

第二卷 反蘆花

爲

幻結合前妻是後妻

巧相逢繼母是親母

託唐肅宗時事。房州長孫陳，妻辛氏，生子曰勝哥。長孫官興元郡武安知縣，值史思明亂，棄城逃走。亂兵且至，辛氏自投於井。長孫攜子至西鄉，投止孫姓家聘其女。時妻父宦闡州，往依之。路聞已升京職，遇一故人將赴夔州司戶任者，家屬遇害，病不能行，屬長孫冒名

往。抵任，與孫氏完婚。孫氏遇勝哥殊薄，旋病死，遺有子女。後長孫以軍功升京職，朝庭免其前罪，准復原名。入都謁妻父，知其繼妻已死，以姪女妻之。入門則卽前妻辛氏，蓋投井未死復遇其父云。

第三卷 培連理

斷冥獄推添耳書生 代賀章登換眼秀士

記明朝事。楊州莫豪才思敏給。友黎竹禿髮，豪輒以詩嘲之。竹甚窘，而無以報之。一日忽出一文示豪，豪嘆其敏。問之，則云表兄屍所爲。向他人訪之，則其表妹也。因媒聘之。將親迎而莫病警，請退婚。女不從，竟來歸。且以婢侍生。生爲文則口授而女寫之。後浙江布政使聘生爲書記，代草免賦優刑疏，多所匡助。一夕，夢判官剗其瞽目，目復明。隨布政至京，太祖嘉之，授翰林修撰。所記莫生始末，約畧如此。文中謂莫友聞生耳聾復聰，與本文全不相涉，無端設此一事以與莫生換眼配合，尤無謂也。

第四卷 續在原

男分娩惡騙收生婦 鬼產兒幼繼本家宗

記明朝事。真定商人岑麟，弟早死，撫其子岑金命在商店生理，甚爲得力。麟生子曰玉，驕惰無俚。金負其能遂與伯父析產，自營商業。麟家事日落，抑鬱而死。玉益放浪縱淫，慕一收生婦美，則假扮孕婦以誘之。與宇文氏女順姐私，墜胎未遂，暴死，玉亦病死。金經營有方，頗殖其產。而性苛毒，遇伯母尤酷。一日妻將分娩，金自請乳醫，於塚旁拾一嬰兒歸，則卽玉所私順姐死後所生者。妻生子不育，遂撫爲義子。金死，繼其產者實卽玉之子云。

第五卷 正交情

假掘藏變成真掘藏 攘銀人代作債銀人

明浙江蘭溪有窮漢甄奉桂。隣有馮員外及盛某均好善，奉桂得其周濟，因緣致富。已而馮盛二家皆遭變故，覆其產。奉桂背恩，不償所負，更攀高與郤鄉紳結親。凡置買田產，均使郤出名。馮子盛女，郤皆撫之，及長，配爲夫婦。奉桂死，財產均歸郤所有。馮子旋點翰林，郤乃以所得奉桂財還二家，使背皆其舊。

第六卷 明家訓

匿新喪逆子生逆兒 懲失配賢舅擇賢婿

明正德時無錫人晏傲，父爲石家贅婿，父母死，其外祖以爲己子，使冒姓石，爲之完婚。傲姓刻薄，多私蓄，外祖死又歸宗。而其制中所生之子亦嗜博無行，傲犯罪下獄，亦不之顧。傲死後，至盜賣其棺。同時傲之族兄某則慈善寬大，生子中進士。兩相形容，以明善惡之有報。文中輒插入詩詞八股，頗酸腐不可耐。

第七卷 勸匪躬

忠格天幻出男人乳 義感神夢賜內官鬚

金豐潤人李真感南渡君臣之不兢，作詩二首，爲仇人告發處斬。家人王保携其幼子生哥私逃，緝捕甚急。保本內監，因與生哥俱改女裝，僞爲母女之狀。於路保忽漣乳，兒得不死。與俱止一庵中。時有顏太監以忤海陵私遁，忽生鬚，得免於難。於路拾一幼女，名廉洽娘乃諫官之女，因父被罪流落失所者。因收爲義女，爲改男裝，亦來棲斯庵。洽娘生哥久之狎習，各悉本末，因告其義父母託媒結婚，而粧束如

故。值世宗立，昭雪舊臣，始各易其裝，復本姓云。

第八卷 醒敗類

兩決疑假死再返真

三滅相真金亦是假

記紀衍祚失子復還事，而以延祚家金佛被奴盜賣爲關目。略謂周世宗時，歸德人紀延祚，妻強氏，姪曰望洪。衍祚四十無子，與婢私，有孕。強氏忌之，將婢賣與人爲妾。婢入門後，其人即遭巨變，得完厥貞。未幾，其人死，婢免身生一子。衍祚贖回之。望洪本視叔父財產爲己有，至是恚甚，乘間將小兒拐賣。延祚卒於汴京相國寺訪得之。望洪流配。

警世奇觀十八帙

長澤規矩也先生藏

殘存八帙

書小型，無圖。板匡高營造尺二寸九扁字，刻極工整。封面中大字題書

分強寬二寸五分餘

名；右上題『博古齋評點小說』；左下題『西湖藏板』。目錄題『博古齋評點小說警世奇觀』，次題『古閩龍鍾道人彙輯，豫金呵呵道人校閱』。卷首序，後署『龍鍾道人漫題』。章一：曰『岑翁』曰『龍鍾道人』。

每篇後有評，或無評。有評者署『葉岑翁』，蓋一人也。目錄每篇題目皆作儷語，而正文篇首及板心所記，則皆單言。其文與目錄上聯或同或不同，殊不一律。今以目考之，第二帙第三帙出初刻拍案驚奇；第四第七第十一出醒世恒言；第五第六出警世通言；第八第九第十出古今小說；第十二出無聲戲；第一秋江夢李宏招四女，第十三前生定金公空貯物，爲通言卷十一及初拍卷一入話。第十四真秀才退居林泉下，演圖今不詳所出。第十五以下四帙，皆演莊子事。扇墳及田氏事疑即本通言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篇爲之。嘆骷髏事，則多至二篇。且四篇皆演一

人事，尤為可疑。按坊刻小本燕居筆記載陳希夷呂洞賓美孝廉本出轉運
漢四篇，本出行好事錯姻緣二篇，緣篇此書未收篇首輒題『博古齋評
點小說。』謂當別有評本。今觀茲刻，始知其轉錄其書也。

目錄

第一帙存

秋江夢李宏招四友 妬相爭驚醒南柯人

李宏於嚴州秋香亭題酒色財氣詞。已而；酒色財氣變作四女子入

夢。按：通言卷十一蘇知縣羅衫再合篇入話演此事。

第二帙存

好娼婦代作姚一妹 奸光棍拐良誘巨商

按：即初拍二卷姚滴珠避羞惹羞篇。

第三帙存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蠶龍殼

按即初拍第一卷，目亦同。

第四帙存

美孝廉許武計讓產 賢昆玉晏普立高名

按：即恒言第二卷三孝廉讓產立高名篇。

第五帙缺

真才子李白嚇蠻書 采石江騎鯨朝天帝

按：即通言第九卷李謫仙醉草嚇蠻書篇。

第六帙缺

才高才荆公難子瞻 採山葯劉壘陷雙狐



按：即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篇。

第七帙 缺

蘇小妹三難秦少游 佛印師遙寄巧詞篇

按：即恒言十一卷蘇小妹三難新郎篇。

第八帙 缺

兩世逢佛印度東坡 相國寺二智成正果

按：當即古今小說三十卷明悟禪師趕五戒篇。

第九帙 存

隱華山陳希夷辭命 張超谷脫骨白雲封

按：即古今小說十四卷陳希夷四辭朝命篇。

第十帙 存

累世冤滯結於冥府 閻陰司司馬貌斷獄

按：即古今小說第十五卷閻陰司司馬貌斷獄篇。

第十一帙 存

釋玄辨黃龍師顯智 誤飛劍得成大羅仙

按：即恒言第二十二卷呂洞賓飛劍斬黃龍篇，本書正文篇題同。

第十二帙 存

行好事蔣成奇發積(跡) 美刑廳提挈假同年

按：即原本無聲戲第二卷『老星家戲改八字，窮皂隸陡發萬金』篇。

第十三帙 缺

前生定金公空貯物 現世受王老得奇財

按：即初拍卷一轉運漢巧遇洞庭紅篇入話。

第十四帙 缺

真秀才退居林泉下

三生石圓澤會李源

第十五帙 缺

蝴蝶夢南山扇新墳

假門生田氏羞自縊

第十六帙 缺

嘆塵中莊子休嘆世

慧道童啓師尊問答

第十七帙 缺

踏翠微莊子訪梁棟

空郊外途中嘆骷髏

第十八帙 缺

發善願莊子度骷髏

梁邑宰功成自飛昇

人中畫四卷

再團圓五卷

並內閣文庫



此二書行款形式皆同：俱黑紙，寫刻，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且同爲泉州書肆發行者。再團圓封面欄外橫題『五種奇傳』；中央題書名；右

上題云：『步月主人書，尙志堂藏板』。左題篇目：曰真珠衫，芙蓉屏，破氈笠，竹籬（籬）捧（即金玉奴），紫衣人（即裴晉公）。人中畫封面則欄外橫題『乾隆庚子新鐫』；中央直行題書名；右曰『風月主人書』；左下曰『泉州尙志堂梓』。其目錄每卷俱以干支目之：（正文不標卷數）

人中畫曰丑下，曰酉上，曰未下，曰戌上。再團圓曰午集，曰己下，曰寅下，曰未上，曰五上（此卷例外或係誤記）。凌亂如此，似曾經改訂非復原書之舊。且如人中畫有未下，而再團圓即有未上；又似書本二集，第一集二十二卷，以干支目之，曰某上；第二集亦二十二卷，以干支目之曰某下。然再團圓第一卷即題『午集』無上下之分。究竟如何，

不得而知。凡書賈圖售其私，於書隨意改竄分割，或移易書名，或妄增名色，致失本來面目；非目覩祖本，無從訂之。在他書不免，而小說爲尤甚。亦可恨之事也。余按大連圖書館藏抄本人中畫，封面依原題曰『乾隆乙丑新鐫』，『植桂樓藏板』，『風月主人書』。乙丑爲乾隆十年，先於內閣刊本者三十五年。則書或本本人中畫。然抄本人中畫僅三篇，刊本人中畫則有四篇，更加入再團圓之五篇，則即現存者論之，已比抄本多六篇。其關係如何，今亦無從推測也。二書共收小說九篇，除唐季龍、柳春蔭、李天造三篇係新編者外，餘皆選自前人小說。

人中畫目錄

▽唐季龍 丑下

唐秀才持己端正

元公子自敗家聲



長汀縣人唐辰（字季龍）薄遊阜邱。見樓上一女子風調佳絕。旋爲故人莊叟邀至酒肆，攀談之次，樓下停舟中一女子輒出相窺，若不勝情。辰聞叟有女美，意即樓上所見者，託張姥聘之。於時有元公子性痴，已聘某氏，慕莊叟女美，賂張姥使致款曲。而向船上女子屢目唐生者，亦請致意於唐。張婆知男女真正，事無可爲，乃兩誑之，並云事諧，期會河舫，申其繾綣。且盜莊女繡鴛鴦貽元。元更放言，詞甚醜惡。唐生即請退婚。莊叟怒婆子無禮，送之官。及元娶婦，辨其顏色，驚向河舫所遇即是已妻，亦控婆子。事乃白。唐與莊女結。

▽柳春蔭 酉上

柳春蔭始終存氣骨

康尙書慷慨認螟蛉

正文二句作尙書慷慨認螟蛉

貴陽柳春蔭遭家難，遁之杭州。爲高尙書所激賞，召至家，認爲義

子，與諸子同讀書。柳聰秀卓絕，諸子咸忌之。數謀陷害，而皆不遂。有孟尚書來高家擇嬌，獨愜柳生。春蔭點翰林，遂婚於孟氏。時傳孟女病警，說者謂勿娶。春蔭不從。然女入門後固無恙。蓋委心於生，故爲此言以免他人覬覦云。

▽李天造 未下

李天造有心托友

傅有魁無意還金(正文無下句)

湖廣辰州李天造，妻先死，偕子春榮經商，俱沒于水。天造遇救，逕往蘇州生理。遇武昌人傅星，云『負豪家錢，強劫女去，流落至此』。天造憐其孤苦，因言『蕪湖有貨物，如欲爲吾致之，當以相煩！』傅至蕪湖，則售其貨，致千金，逃去。春榮之溺，遇一寡婦季氏救之，撫爲己子。俄又救一女子，因家主凌虐投水者，則傅之



女。已而傅囊金亦至，即以女妻春榮，財物一以委之。春榮忽憶生父，亟訪之，遇於中途。與俱返。入揖親翁，則即向竊負之傅星也。於時隣佑畢集相賀。星白於衆，謂季氏寡居，天造喪偶，『無意同居一室。豈可令小女有不合番之公姑，又豈可令小婿有不同床之父母？』欲躬執斧柯，成全倫好。衆人皆以爲高論，『又近人情，又合天理』。天造竟娶季氏。按：此以鰥夫嫠婦配合，設想獨爲奇特。傅星之論，與人情天理之說，與世所傳多爾袞事極相類。意作者於當代事固有所諷耶？

▽女秀才 戊上

杜子中識破雌雄

女秀才移花結木(正文無上句)

以上人中畫

再團圓目錄

蔣興哥午集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崔俊臣已下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宋金郎寅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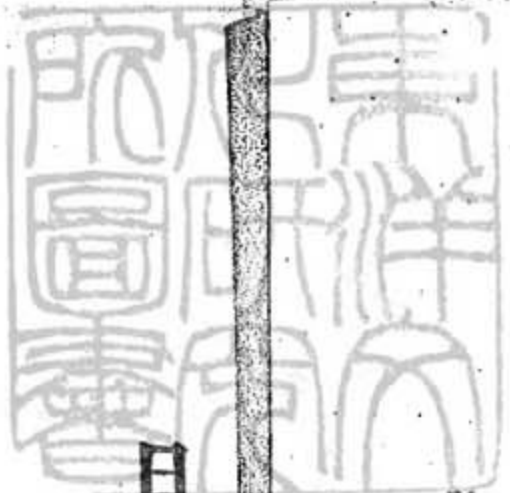
宋金郎團圓破氈笠

金玉奴未上

金玉奴捧打薄情郎

裴晉公五上

裴晉公義還原配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題要卷三

滄縣 孫楷第 編述

明清部二 (長篇)

講史類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板本，國內近年所出，已多秘本。最初之嘉靖本，已登於北平圖書館。其他明本，各家所藏亦復不少；故余此次在日京閱書，於此書板本，未之注意。且就所見者而言，亦無以逾於吾國所存者。今以觸類所得，記其色目，略為疏明如下。

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則 嘉靖本

此書國立北平圖書館已有全本。日京則文求堂主人田中氏藏一部，第

一本係抄配，上海商務印書館，曾借以影印，因該館又買得前半配補，遂影印全書。張菊生氏又爲田中氏影印所缺之一本贈之，與原書大小相當，用酬借書之惠。田中氏此書購自北平來薰閣主人，自言以百五十元華幣得之，實爲異數。方氏爲余言此事時，稱心愉快，形於詞色。返國後，以詰來薰閣主人陳濟川君，乃亦淡然，若不復措意者。斯亦書林之清話，可資談劇者也。又德富蘇峰氏成篁堂亦藏此書殘本，只七八兩卷，乃鄭板橋故物。有二章曰『七品官耳』『十年磨一劍』。亦田中氏購之中國轉售之德富蘇峰氏者。

新刊校正古本
大字音釋
三國志通俗演義十二卷二百四十則 萬歷辛卯本

周曰校刊。吾國馬隅卿先生藏此本。日京則文求堂田中氏藏有一部。村口書店主人亦有一部待售。長澤先生言內閣文庫及名古屋蓬左文庫，並有此本覆本，余未及閱。

新刻京本補遺
通俗演義三國全傳二十卷不分回 萬歷丙申本

德富蘇峰氏成篁堂藏此本。係萬歷二十四年丙申刊本。插圖，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三四兩卷題『新刻京本補遺漢接晉三國志全傳』。卷第下題『東原羅貫中編次』『書林誠德堂熊清波鏤行』。卷首有重刻杭州考正三國志傳序。吾國國立北平圖書館亦藏此本。

新刻京本校正通像
俗演義按鑑全像
三國志傳二十卷不分回 萬歷乙巳本

成篁堂藏此本。上圖下文，刻工精。正文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七字。封面大書『三國志赤帝餘編』左下記云『三垣館鄭氏少垣刻行。』首顧充撰序。卷一題『東原貫中羅本編次』『書林少垣聯輝堂梓行』。有本記云：『萬歷乙巳歲孟秋月閩建書林鄭少垣梓』。內容同周曰校本。

聞內閣文庫尊經閣蓬左文庫均有此本。書在吾國未見。

武穆演義

通各書擬
此總名

岳武穆奮起禦虜，志復河山。轉戰中原，褫犬羊之魄。其忠誠可以貫日，自足爲漢族生色。人既靈秀，事乃艷稱。觀夢梁錄所記說話人有敷衍中興名將之事，則武穆事固宜演唱於當時矣。宋元話本，今不可見。明則嘉靖以來遞有刻本。國內所傳，猶有舊本及覆刻本自明本出者。自茲厥後，一變而爲託鄒元標編之岳武穆王精忠傳，整齊回目，省略文字，實亦同書。再變而爲錢彩之說岳，乃多市語，語近荒唐，大改舊本。又侈言報應，致邪正不分，是非混淆。雖意似慰藉人心，平其憤慨，其結果反若爲漢奸開發。如是文字，斷無足取。余在日京所見，有嘉靖時清白堂刊本之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是爲原本。有萬歷間仁壽堂本之大

宋中興通俗演義，有萬歷間三台館本之大宋中興岳王傳，此三本書名不同，實是一書，並熊大木編。國內傳本，以余所知，唯北平孔德學校之武穆精忠傳爲晚明刻本，聞朱邊先先生有舊本不知何本後於日京藏本。今分志三書如

左：

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八卷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三卷 內閣

文庫

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楊氏清白堂刊本。中型，黑口。圖像共十四葉（第一面爲岳王像）頗古雅秀勁。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板心上題『中興演義』或『大宋演義』。題『鰲峰熊大木編輯』『書林清白堂刊行。』首嘉靖三十一年自序，後署『建邑書林熊大木鍾谷識』。又凡例七條，語甚拙。演中興諸將，以岳王爲主。所附精忠錄，題

『李春芳編輯』。有正德五年重刊精忠錄後序。又附古今褒典，古今賦詠及律詩於後。按鍾谷編此書，先於唐書志傳者一年。余曾見法人鐸爾孟先生藏一明抄大本。圖嵌文中，彩繪甚工，雖不免匠氣，的是嘉靖時內府抄本。則當時此書已曾進御矣。

附序

武穆王精忠錄，原有小說，未及於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實，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綱由大紀，士大夫以下遽爾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連楊子素號湧泉者，挾是書謁於愚曰：『敢勞代吾演出辭話，庶使愚夫愚婦亦識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才不班馬之萬一，顧奚能用廣發揮哉？既而懇致再三，義弗獲辭，於是不吝臆見，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迹，按通鑑綱目而取義。至於小說



與本傳互有同異者，兩存之以備參考。或謂小說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論。然而稗官野史實記正史之未備，若使的以事跡顯然不混者得錄，則是書竟難以成野史之餘意矣。如西子事昔人文辭往往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唐宋之間詩云：『一朝還舊都，艷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沈荷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遂鴟夷』；是西子甘心于隨蠡矣。及東坡題范蠡詩云：『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爲蠡竊西子，而隨蠡者或非其本心也。質是而論之，則史書小說有不同者；無足怪矣。屢易日月，書已告成鈔梓，公諸天下，未知覽者而以邪說罪予否？

於
代
二
年

時

嘉靖三十一歲在壬子冬十一月望日

建邑書林熊大木鍾谷識

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八十則附精忠錄二卷 內閣文庫

明萬歷間刊本，每卷題『鰲峰熊大木編輯』『書林雙峰堂刊行』。而卷七亦題『書林萬卷樓刊行』。板心又題『仁壽堂』。按雙峰堂爲福建余氏，萬卷樓爲金陵周氏，今周曰校本三國志爲萬卷樓本亦署仁壽堂豈在閩中雕板後，又售之于金陵耶？圖嵌正文中，記刻工曰『王少淮寫』。按少淮上元人，則實爲金陵刻書。蓋重刻余氏本耳。正文寫刻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板心上題『全像大宋演義。』有熊大木序，序及正文，並同清江堂本。



新刻按鑑大宋中興岳王傳八卷八十則 內閣文庫
演義全像

明萬歷間三台館刊本。題『紅雪山人余應鰲編次』『潭陽書林三台館梓行。』上圖，下文。字扁禮，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板心上題『全像演義岳王志傳。』卷首有目。序即熊大木序，而改署『三台館主人言』。此本與清江堂本萬卷樓本亦同，但不附精忠錄。按三台館刊之唐國志傳既攘熊氏之名而改題余應鰲。三台館刊之大宋中興岳王傳，又攘熊氏之名而改題余應鰲。余氏本書肆名家，至於明代，乃有後人所爲如此者，亦有忝此緒餘矣。

唐書演義 通四書擬此總名

吾國講史小說，以三國演義最爲普通，蓋三國鼎峙，爲一大奇局，其間

人才輩出，爭霸稱雄，最爲煊赫。次則李唐開國，掃蕩煙塵，稱『天可汗』，揚漢族之威靈，亦爲歷史之非常局面，宜爲世人所樂道。國內小說演隋唐事者唯褚人穫之隋唐演義最爲普通，次則林瀚編次本，亦間有之。他書雖知其名，概未之見。余此次在東京所見，有楊氏清江堂本之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有三台館余氏本之唐國志傳；有陳氏尺蠖齋評唐氏世德堂校本之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題評；有武林藏珠館本之徐文長評唐傳演義。此四名稱雖異，實是一書。其作者爲熊鍾谷，後來刊本多不存其名。今歷述之。

新刊 采史鑑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 八卷九十節 內閣文庫

嘉靖癸丑（三十二年）楊氏清江堂刊本。無圖，無眉評。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卷八後有木記云『嘉靖癸丑孟秋楊氏清江堂刊』。刻不甚精，然的是嘉靖刊本。書名所題頗不一致：如目錄題『秦王演義』，卷一題『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大尾題『新刊京本秦王演義唐國志傳』。首嘉靖癸丑李大年序。卷首一卷列書中人名，其目爲唐臣紀，諸夷蕃將紀，及別傳。次目錄。次爲正文。署『金陵薛居士的本』，『鰲峰熊鍾谷編集』。今所見諸本，以此本爲最早。據李序及署題，作者爲熊鍾谷無疑。他本皆削其名而不書，序亦改換。賴此本訂之。此舊本之可貴也。

此本據標題爲九十節，然實是八十九節。第三十四節後第三十七節前，中只一節，其數目字與題目均剗去。疑編書時本只八十九則，與靜嘉堂藏之世德堂本同。刊書時第三十六節誤爲三十七，以下蟬聯，不可勝改。中間之一節題三十四或三十五均不可，因剗去之也。

附唐書演義序

唐書演義書林熊子鍾谷編集。書成以視余。逐首末閱之，似有紊亂通鑑綱目之非。人或曰：『若然則是書不足以行世矣。』余又曰：『雖出其一臆之見，於坊間三國志水滸傳相仿，未必無可取。且詞話中詩詞檄書頗據文理，使俗人騷客披之自亦得諸歡慕。豈以其全謬而忽之耶？惜乎全文有欠，歷年實跡，未克顯明其事實。致善觀是書者見哂焉。』或人諾吾言而退。余曰：使再會熊子，雖以歷年事實告之，使其渠(劬)於斯迄於五代而止，誠所幸矣。因援筆識之以俟知者。

時

龍飛癸丑年仲秋朔旦

江南散人李大年識

書林楊氏清江堂刊



新刻按鑑 演義全像 唐國志傳八卷 宮內省圖書寮

余氏三台館刊本。封面並有雙峯堂記圖章上圖下文，圖兩旁有題句。正文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書亦別題『唐書志傳。』目錄第一行第一卷題『紅雪山人余應鰲編次』，『潭陽書林三台館梓行』，實即熊鍾谷本。正文開首古風一首與各本同，而刪去『鍾谷子述古風一篇單揭創立之有由』二句，以避去原作者姓名。但卷一第七則李密擁衆章鍾谷演義至此，亦筆七言絕句』云云，則仍未刪去，致為罅漏。卷首序後署『三台館主人書』，不記年月。序文與世德堂本同。但世德本序末但云『題之尺蠖齋』，不署名，不知孰作孰襲也。

新刊出像補 訂參采史鑑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八十九節 靜嘉堂文庫 尊經閣

世德堂刊本。白紙大字，正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眉欄有評。圖嵌正文中，左右各佔半葉爲一幅。記畫工曰『王少淮寫』。人物長大，一如世德堂所刊戲曲式樣。板心魚尾上題『唐國志傳』，下題『世德堂刊』。書正文前目錄外亦載諸人姓氏爲一卷。所題書名亦不一致：曰唐書志傳姓氏卷題曰秦王演義目錄曰唐書演義序今第取卷一第一葉所題爲正名。不著撰人，第一卷但題『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唐氏世德堂校定』。卷首長序有云『載攬演義，亦頗能得意。獨其文詞時傳正史，於流俗或不盡通；其事實時采譎狂，於正史或不盡合。因畧綴拾其額，爲演義題評。』則第爲評釋，即書中眉欄所記者是。未署『癸巳陽月書之尺蠖齋中』，按明自嘉靖後唯萬歷二十一年適爲癸巳，疑序作即在是年也。

附唐書演義序

往自前後漢魏吳蜀唐宋咸有正史，其事文載之不管詳矣。後世則有演義，演義以通俗爲義也者，故今流俗節目不掛司馬班陳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託銅馬，悲伏龍，憑曹瞞者，則演義之爲耳。演義固喻俗書哉。義意遠矣！唐創業高祖，然唐祖正自木強，是固太宗之發蹤，化家爲國，則封秦時居多，故俗言小秦王，爲太宗也。嗟嗟，唐去今幾時，然扼腕鄉慕即秦，裂眦指髮即齊，即太子建成，况當時乎？而欲與秦爭，此真無異奮其螳臂以當若爵隊，往成啜耳。嗟嗟，太宗用兵，即當時李魏諸臣不過；論治即當時房杜諸臣不過；賦詩染翰，即古之帝王未有，布衣操觚之士不能。往固嘗嘖嘖嘆之。新舊書備爾矣。載攬演義，亦頗能得意。獨其文詞，時傳

正史，於流俗或不盡通。其事實時采謔狂，於正史或不盡合。因略綴拾其額，爲演義題評。亦從恩光祿之志。書成叙之。吁嗟，歛，正史余嘗涉矣，偃蹇餬口，莫之盡其涯涘。稗官小說，既雅非其好，而然獻其萬舞又強顏說耶？西方美人，余於太宗與何遐思也！歲癸巳陽月，書之尺蠖齋中。

▽新刊徐文長先生評唐傳演義八卷九十節 內閣文庫

萬曆庚申（四十七年即泰昌元年）武林藏珠館刊本。封面中央大書『隋唐演義』，右上曰『徐文長先生評』左下曰『書林舒載陽梓』。所題書名始易舊稱，與書中所題不同，與舊本亦不同。舒載陽爲蘇州書賈，殆書刻於杭州，後板歸舒氏也。插圖三十二葉，均附卷首，亦精細，而一望知爲明季風貌。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眉欄有評。板心魚尾上題

『唐傳演義』，下題『藏珠館』。前有總紀，目曰『唐君紀』，『諸夷番將紀』，『附僭偽別傳』；亦紀諸人姓名。亦不著撰人。一卷但題『武林藏珠館繡梓』。前有萬曆庚申錢塘黃士京^{二馮}長序，殊空洞無實際，今不錄。

此本每節標目，以勘世德堂本間有異同，或易其一句，或改數字，然大致相同。全書九十節數與清江堂本同；與世德堂本，則二十六節以下，遞差一數目字。清江堂本剗去標題之一節，世德堂爲三十五節，目云『世民大軍克并州，唐儉單騎說敬德』。藏珠館本則爲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兩節。第三十五節目爲『李文紀上表辭官，劉樹義襲封尙主』；中李綱諫太子一段爲清江堂本第三十四回之文；劉文靜子樹義尙主一段，爲清江堂本剗去標題一節之上半。此一段提行與上李綱事雖同在一節中而分爲兩段。第三十六節目爲『李世勣十面埋伏，尉遲恭孤城守節』；爲清江堂本剗去標題一節之下

半。顯係分原文之一節爲二節，使節數變爲整數也。

以上四本，書名雖異，實爲一書，其標題及內容文字，亦無不同。記李唐開國事，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至貞觀十九年而止，以秦王世民事爲主，故又有「秦王演義」之稱。其節次，略爲唐公李淵納劉文靖及子世民之議，起義晉陽。鼓行入長安，立代王侑，定關中，聲威日著。已而受隋禪。李密爲王世充所敗窮蹙歸唐，復叛，斬之。滅薛氏，走宋金剛，大戰美良川，尉遲敬德來降。時王世充勢日蹙，部下離貳，秦叔寶等均單騎來降。旋滅鄭及夏，以次掃蕩羣雄及建德餘孽，歸於一統。以玄武門之變，秦王受禪。更勘定四夷，滅薛延陀及突厥，而終以征高麗事。凡事非涉唐者皆甚略，唯煬帝江都遇弒及竇建德滅宇文化及事稍詳而已。其叙次情節，則一依通鑑，順序照抄原文而聯綴之。所附書札等，間有擬作，乃至鄙俚。

時代先後，亦間有舛誤。且有顯違史實者；如破鐵勒九姓及薛仁貴定天山，均高宗時事，以爲太宗征高麗時事，不經甚矣。亦多附周靜軒詩，一如閩刻之三國志。其演義而稍具規模者，爲竇建德破宇文化及二十節，

二十五節，與尉遲恭戰美良川二事 第三十一節至第三十三節。按：竇建德滅化及優禮蕭

后自是事實，唯於揚義臣全不相涉。此謂義臣志爲煬帝報仇，破滅化及，皆其策畫。俟君父之仇已報乃高蹈而去。極力描寫義臣，魯連海上，諸葛隆中，似欲兼而有之，不知何據？當爲臆說。美良川之戰，自元人已艷稱，茲所敘述，雖至粗鄙，然亦活潑。謂敬德逼秦王於虹蜺淵，秦王禱天躍鬘馬而越，敬德躍馬越淵逐之，秦叔寶亦縱馬躍淵從之，以救秦王。是爲「秦王三跳淵。」形容義勇之概，亦自不凡。按「小秦王跳淵」明范濂雲間據目抄卷二記鄉鎮所扮雜劇即有此目。雖未質言其事，意即此等。蓋當

時雜劇詞話，多有此說，事既煊赫，作者亦不忍棄去，竟取以入書也。

按通鑑一百九十一高祖紀載建成有胡馬壯而喜驟誑世民乘之謂馬甚駭能趨激丈澗馬三蹶世民三躍復乘之市人乃據之演爲三跳澗之說耳除此而外，則多抄綴史書，盡是呆板之文矣。大抵講史一派，市人揣摩，則勇於變古，唯其有變古之勇氣，故粗糙而尚不失爲活潑。小儒沾沾，則頗泥史實，自矜博雅，恥爲市言。然所閱者不過朱子綱目，雖涑水通鑑亦未暇觀。鈎稽史書，既無其學力；演義生發，又愧此槃才。其結果爲非史抄，非小說，非文學，非考定。凡前人之性格趣味，既不能直接得之於正史，又不能憑其幻想構成個人理想中之事實人物，如打話人所爲。固謂雅俗共賞，實則兩矢之無一而是。如此唐傳演義，如東西漢，如東西晉，以至於清之梁武帝南北史等皆然。於過去吾國小說中，乃留此一種，亦可謂不幸之事矣。

今所見演隋唐事者，當以此書爲最早。至世傳林瀚作之隋唐演義載瀚正德間序者，疑閩人慕其前賢，故爲依託，其時代似當在此書之後。當於楊慎評本隋唐兩朝志傳詳論之，茲不贅焉。

楊慎升 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 尊經閣 卷批點

明萬曆己未（四十七年）刊本。大型。四周單邊。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心魚尾上題「隋唐志傳」。下記卷數。十二卷後有長方木記，題一百十三字，末署云「萬曆己未歲季秋既望金閩書林龔紹山繡梓」。與北平圖書館藏萬曆乙卯（四十三年）刊本陳眉公評列傳志傳同爲一人所刻。書題「東原貫中羅本編輯」，「西蜀升菴楊慎批評」。首楊慎序，頗空泛。次爲林瀚序，謂唐代演義久闕，瀚於京師得此本，審爲羅氏原本，因徧閱隋

唐諸書編爲十二卷，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後署『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春坊諭德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三山林瀚撰』。官銜皆不誤。諸人獲本載此序多異文署名官銜上尚有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後五日十一字戊辰爲正德二年瀚元年爲南京兵部尚書二年閏正月降浙江參政致仕五年劉瑾敗復官仍致仕二年三月瀚方降謫被罪似不應逕稱以兵部尚書致仕似所據爲羅氏舊本，而書成遠在正德之際，先於熊鍾谷唐書志傳者也

且四十餘年。而細觀全書，則似以熊書爲底本而擴充之者，未可僅據所載林瀚一序即信以爲在熊書之先。今略論之。考書中文字，有與熊書從同者：如楊義臣隱雷澤，收范願，及助竇建德滅化及功成身退事，幾無一字差忒。戰美良川事亦畧同，唯三鞭換兩簡之說則尤粗鄙。有襲熊書文字，而稍加變通，易以通俗語並加細者：如記李淵起義一段，文字多同而略有潤飾。裴寂以晉陽宮人私侍李淵，熊書與通鑑同，茲則竟指爲



張尹二妃。有糾正熊書之失者：如破鐵勒九姓及薛仁貴三箭定天山本高宗時事；熊書本以秦王爲主，而詭羨其事強屬之太宗，大是謬誤。茲於太宗征遼，改鐵勒爲扶桑，太宗征高麗本無功而還熊書尚不肯仍以薛仁貴事屬之高宗。又熊鍾谷所演以太宗爲主，故書終於征高麗，以『坐享太平』結束。而書又名唐書志傳，故李大年序即斥其『全文有欠』，事實多缺。今此書於九十二回後增補高宗以下事至僖宗而止，而文至草草，即褚人穫所謂『鋪綴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者。顯係鑒前人之闕而增補之。然高宗以下，更歷十餘朝，將三百年，事狀紛繁，益非坊肆選家者流所能駕馭，其潦草綴補自爲不可免之事也。且即此書九十一回以前觀之，其規模間架，亦猶是熊書之舊。唯於神堯起義以前增隋事數回，於李密之發難及瓦崗諸豪，敘述較詳。餘則於世民事增爲魏公所擒

囚南牢之說；於李密歸唐之時，增秦王十差李密之說；於美良川一戰，增叔寶污敬德畫像之說；（三鞭換兩簡，事至鄙俚，或取舊說補熊書，或本熊書而變本加厲，今難遽言，）於征高麗事，則增叔寶子懷玉與敬德子寶林爭先鋒之說；增莫利支飛刀對箭之說。凡此種種，皆戲曲及詞話所演唱者，今猶可考。其事當時盛傳於閩里，人所習知，熊氏雖偶采一二，而欲託附風雅，大數拋棄，茲則盡量採之入書耳。以是言之，則此楊慎評本隋書志傳號為林瀚編次者似其時代當在熊鍾谷書傳布之後。所載瀚序，自是依託。所疑如此，未知於事實如何，然核之本書所記，差為近理，故不敢將時代前置，逕信為古書。又熊書附詩，多云「周靜軒先生，」此本則每回多附「麗泉」詩。「周靜軒」之名亦間見於各回中。而其俚拙實亦相埒。靜軒麗泉，今俱不知為何如人，殆與熊鍾谷輩為一流人物。其十二卷後木記，云「書起隋公楊堅，至僖宗乾符五年而止。繼此者則有殘唐五代志傳，讀者不可不並為涉獵。」今殘唐五代傳，每回亦多附麗泉詩，與此正同。顯係同時編次二書，而麗泉者亦參與其事之人。殘唐五代今署「羅貫中」，容係舊本，然附麗泉詩之殘唐，必與此附麗泉詩之萬曆己未刊本隋唐兩朝志傳時代相去不遠，則可斷言耳。又按：北平孔德學校圖書館藏有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一書，係覆明刊本。全書十卷一百十四節，每節標目皆有二句七言。自第九節以上，即襲楊慎評本之隋唐志傳。標目亦全採之，但增下聯，足成二句。自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則內容全同熊鍾谷書，凡楊慎評本所增益情節，皆無之。每節標目，亦全同武林藏珠館本，顯係自藏珠館本出者。第九十九節以後，則又全同楊慎評隋唐志傳，但併二回為一節，標目亦

一字未改。其採熊書之全部，而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以楊慎評本隋唐志傳補之，以符『隋唐演義』之稱，至爲顯然。以熊鍾谷古風冠於第一節之首亦同諸
本唐傳十卷後木記百餘字，亦同楊慎評本，但不書年月，改『龔紹山繡梓』爲『武林書坊繡梓』而已。前有徐文長序，尙雅飭，無林瀚序。此書似當在楊慎評隋唐志傳之後。以與熊鍾谷唐書及託林瀚著楊慎評之隋唐志傳均有關係，今附記於此。

楊慎評隋唐志傳，與褚人穫著之隋唐演義，均載林瀚序，而文字有異。今並錄如左。

隋唐志傳林瀚序

三國志羅貫中所編；水滸傳則錢塘施耐菴集成。二書並行世遠矣。逸士無不觀之。唯唐一代闕焉，未有以傳。予每憾焉。前歲偶寓京師，訪有此作，求而閱之，始知實亦羅氏原本。因於暇日徧閱隋唐（諸）書所載英君名將忠臣義士，凡有關於風化者悉編爲一十二卷，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蓋欲與三國志水滸傳並傳于世，則數朝事實，使愚夫愚婦一覽可概見耳。予頗好是書不計年勞，抄錄成帙，但傳騰既遠，未免有魯魚亥豕之訛，不猶欲入室而先升堂也。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尙書致仕前吏部尙書國子祭酒春坊諭德兼 經筵講官同修國史三山林瀚撰



十二卷後木記

是集自隋公楊堅于陳高宗大建十三年辛丑歲受周主禪即帝位起歷四世禪位于唐高祖以迄僖宗乾符五年戊戌歲唐將高元裕勦戮王仙芝止凡二百九十五年繼此以後則有殘唐五代志傳詳而載焉讀者不可不並為涉獵以睹全書云萬曆己未歲季秋既望金閭書林龔紹山繡梓

褚人獲隋唐演義載林瀚原序

羅貫中所編三國志一書，行於世久矣，逸士無不觀之。而隋唐獨未有傳志，予每憾焉。前寓京師，訪有此書，求而閱之，知實亦羅氏原本。第其間尚多闕略，因於退食之暇，徧閱隋書諸書所載英君名將忠臣義士



凡有關於風化者悉為編入，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蓋欲與三國志並傳於世，使兩朝事實愚夫愚婦一覽可概見耳。予既不計年勞，抄錄成帙，又恐流傳久遠，未免有魯魚亥之訛，茲更加訂正，付之剞劂，庶幾觀者無憾。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若博奕之猶賢乎已」？若予之所好在文字，固非博奕技藝之比。後之君子能體予此意以是編為正史之補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蓋予之至願也夫。時

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後五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監祭酒左春坊左諭德兼

經筵日講官同修

國史三山林瀚撰



宋傳

俗傳南北宋演義，在吾國亦未見明本。書亦閩書林熊鍾谷所編，而後來刊本，多不著撰人。余在東京所見，有內閣文庫藏之三台館刊本南北兩宋傳二十卷，在今所見諸本中，當以此本爲最早。其序曾提及作者，可資考訂。次爲內閣文庫藏之世德堂刊本南宋志傳北宋志傳二書，析一書爲二，內容亦同。次爲宮內省藏之金闈葉峴池刊玉茗堂批點本南北宋傳，二書合刻，名『南北宋傳』。此葉峴池本與世德堂本卷數回數並同，所載敘文字亦同，唯署題異。今之坊間翻刻及重印本，並從葉峴池本出。今分誌如左：

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兩宋志傳二十卷 內閣文庫

三台館刊本，上圖下文 正文係扁字，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書



題頗不一律。封面曰全像兩宋南北其書共二十卷，不標回數。南宋北宋雖分叙，而卷數實相銜結。自一卷至十卷爲南宋，十一卷至二十卷爲北宋。南宋志傳卷一第一葉題『雲間陳繼儒編次』『潭陽書林三台館梓行。』北宋則無署題。卷首序有云『昔大本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偏覽羣書，涉獵諸史，乃綜核宋事，彙爲一書，名曰南北宋兩傳演義。事取其真，辭取明，以便士民觀覽，其用力亦勤矣。』末署『三台館主人言』。按大本先生，當即熊鍾谷。他書題『大木』，此云『大本』，不知孰是。熊鍾谷所編有全漢志傳，西漢東漢各六卷；有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有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八卷；據此序則又有南北宋兩傳演義二十卷。一人所編如此之多，在無聊之講史小說中，自爲極重要之人也。三台館主人於唐國志傳岳王傳均攘熊鍾谷著書

爲己有，此序却存鍾谷之名，於同鄉前輩猶有追慕之心，獨爲難能可貴也。

新刊出相補 訂參采史鑑 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十卷五十回

新刊出相補 訂參采史鑑 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十卷五十回 並內閣文庫

明唐氏世德堂刊本，插圖。正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圖記刻工姓名，曰「上元王少淮」。

書題「姑蘇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唐氏世德堂校訂」。二書分刻，無

「南北兩宋志傳」或「南北宋傳」總題。板心上南宋題南宋志傳南宋序結

云「岢癸已長至泛雪齋叙」。北宋序結云「岢癸已長至日叙」。癸已疑即

萬歷二十一年。北宋傳卷第皆以天干字目之，如云「甲續集卷之一」

「乙續集卷之二」以至「癸續集卷之十」。又北宋傳第一回前有「叙述」

一段，先以七言古風，次有按語云：

謹按：是傳紀小字一十卷，起於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出身，至宋太祖

平定諸國止。今續後集一十卷起宋太祖再下河東，至仁宗止。收集

楊家府等傳，總成二十卷，取其揭始要終之義。並依原成本參入史

鑑年月編定。四方君子覽者，幸垂藻鑒。

此以今南宋志傳爲正傳，北宋志宋爲「續後集」，且云出於楊家府，頗惹注意。

新刻玉茗堂 批點 南北宋傳 宮內省圖書寮 南北宋各十卷五十回

明金闈葉崑池刊本。南北宋圖各有十六葉，三十二面。圖爲晚明風，

記刊工曰「李翠峯刊」。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扁體，旁着圈點，

直勒。今所見南北宋，皆從此本出。

南北宋並署『研石山樵訂正』織里畸人校閱。按吳王織里在吳縣研石山亦在吳縣則亦蘇州人耳序亦同世德堂本，而異其署題。南宋序後署云：『織里畸人書於玉茗堂，』不記年月。北宋署云：『萬歷戊午中秋日玉茗主人題。』

此二序署名亦謂義仍曾批此書，自爲依託。北宋第一回前亦有『叙述』。與今通行本同。古風後有按語，亦同世德堂本，而文字稍異。今亦抄錄於左：

按前集起於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出身，至宋太祖平定諸國止。茲後集起宋太祖再下河東，至仁宗止。收集楊家府等傳，參入史鑑年月編定。蓋取其揭始要終之意云。

此以今南宋爲前集，北宋爲後集，亦與世德堂本同。

以上三本，雖板刻不同，實是一書。其南宋北宋之名，至爲不通。如其所叙，南宋自石敬瑭征蜀起，至曹彬定江南止。北宋自北漢主遯忠臣起，至楊宗保定西夏止。則所記者一爲五季及宋開國事，一爲宋初事，烏觀所謂南宋北宋者乎？余疑其書本爲宋傳，及續集。記宋開國事之宋傳先出，即今之南宋志傳。嗣有續書，補綴太宗及眞仁三朝事，多是俚談，即今之北宋志傳。此於北宋第一回前叙述中按語猶可以見之：世德堂本按語謂『是傳記一十卷，今續後集一十卷』。書中記卷第亦有『續集』之名。葉峴池本按語目今南宋傳爲前集，今北宋傳爲後集。然則書僅正續前後之分。強名南北，無所取義，乃書先後行世後，無知人之所妄加，本名決不如此也。抑前書之名『宋傳』，仍可於他書證明之。今殘唐五代傳亦有題玉茗堂批點者下卷第六十回煞尾云：『餘見宋傳，此編不多錄也』。殘唐五代傳，雖及陳橋禪位事，而於太祖事極略，今所謂南宋傳者，即承五代傳之後，以太祖事爲主，亦與唐傳以秦王事爲主者同，則

即是宋傳，殆無可疑。宋傳續集，據世德堂本葉岷池本叙述按語，謂取材於楊家府。按：熊鍾谷爲嘉靖時人。萬歷間，三台館刊唐國志傳岳王傳均竊據其書，易以余應鰲名，同里之人所爲如此，按之情理，似鍾谷歿後乃有此事。今所見明本楊家府，爲萬歷丙午三十四年刊本，自熊鍾谷嘉靖三十一年作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至此凡五十五年自熊鍾谷三十二年作唐書志傳通俗演義至此凡五十四年。似是原本，謂鍾谷取材此書，其時代似不相及。或舊本楊家府編輯，尙遠在萬歷丙午楊家府刊本之前；或鍾谷所撰只是宋傳，續集又爲後人所綴集者。三台館主人所謂鍾谷編南北兩傳演義之語，虛實各半，仍不免謬誤。斯則不可知矣。

漸刻續編三國志後傳十卷 村口書店

萬歷刊本。題『晉平陽侯陳壽史餘雜紀』『西蜀西陽野史編次』。插圖，



記刻工曰『金陵魏少峯刻像』按周曰校刊三國正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七字。首萬歷己酉（十四年）某氏序。姓名列去序後又有引，不署名；其文至中間，忽有改定，但前文已刻，仍存之，另刻其改定之文於後，而引遂有兩截，一爲未了之文，一爲改定之後半。所記以劉曜事爲主，兼及東晉初數事，『自劉蜀降英雄避難』起，至『陶侃興兵討蘇峻』止。謂劉曜爲北地王謐幼子。劉淵實梁王劉理之子本名瓌，改名劉淵。張賓乃張苞妾所生子。關興子曰關防關謹，趙雲孫曰趙概趙染。並佐劉成功。實爲淆亂事實。據某氏引謂感於蜀漢衰微，輔以關張葛趙諸人，亦不能恢復漢業，致爲司馬氏所併，故託其後裔以洩憤一時，取快千載，故不以虛誑爲嫌云。不知三國鼎峙，英雄割據，原無是非，後人初蜀漢而抑魏吳，實南宋以後造成之特殊心理。正統之說，糾紛不清，本自無

謂。且以祖蜀之故而謬引夷虜爲漢裔，助彼張目，乃荒謬之甚者。胡虜賤種，妄稱姻媛以自重，兼以欺騙漢人，原不值一辨；今乃承其餘息，亦太無恥矣。小說俚語，意在嘲諷，固不必核以史實，然困惑於蜀爲正統之迂說，遂至認賊作子，末流至此，其弊實不可勝言，不可不力闢之也。按張譽重刻平妖傳序，謂續三國志如『病人譫語，一味胡談』，當即此書。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三謂東西晉演義即續三國志，與此書不符。今明本東西晉演義，亦無題『續三國』者，唯見一清末上海石印本，會題『續三國』而確是兩晉。蓋相傳別本或有此題，亦未可知，但非此記劉曜事之續三國耳。坊本又有後三國石珠演義僅三十回，記劉淵石勒事不云蜀後，又屢以妖異之說，與此書微異。蓋清初人所爲。抑觀此書所記悖亂至此，目爲病人譫語，實確評耳。明劉晉充小桃園傳奇演劉淵事謂淵爲先主曾孫張賓

爲張飛孫蓋即本此小說爲之亦文人不思之過也

附新刻續編三國誌序

粵自書契肇興，而紀動紀言，代不乏史。唐虞已前尙矣。若左聞（？）人之內外傳，戰國士之縱橫語，馬班之兩漢記，環瑋瑰麗，耀人心目，博士家業已沈酣浸灌其間。顧其古調奇辭，員機奧理，可以賞知音，不可以入俚耳。于是好事者往往敷衍其義，顯淺其詞，形容粧點，俾閭巷顛蒙皆得窺古人一斑；且與諷歌俗諺並著口實，亦牖民一機也。矧人才之盛，古稱三國。方黨錮之英盡燼，芻金之饑方燿；擁州邑者，人藏問鼎之奸；伏塵堆者，士懷奮翼之志。龍蛇爭競，豹虎同嘯。一時英雄豪傑相與借著揮戈，而成敗利鈍百千萬狀：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乃陳壽所志六十五篇，簡質適勁，雖足步

武前史，而正統末明，權衡未確，其間進退予奪不無謬戾。涑水編其年，而細微之事則略；新安挈其綱，而褒貶之義則微。所藉以誅奸雄，闡潛德，彰曖昧，誌奇幻，俾古人心跡燭若日星；即庸夫俗子，鄙薄懦頑，罔不若目覩其事，而感發懲創閱之靡靡忘倦者；演義一書不可無也。顧坊刻種種，魯魚亥豕，幾眩人目。且其所演說容有未厭人心處。故復爲校讐，爲之增損；摹神寫景，務肖妍媸；掃葉拂塵，幾費膏晷。且復以晉書始事，略撰數首續之，所以大一統也。比授梓分爲一十卷，通計一百回。聊當野史，以供耳食，非敢汗博雅之目也。然于酒力乍醒，午夢方回，焚香啜茗，轉卷垂青，未必非揮塵之一資也。較諸世說叢譚等書，豈遽多讓云。昔萬曆歲次己酉（署名剗去）

附 引

夫小說者，乃坊間通俗之說，固非國史正綱，無過消遣於長夜永晝，或解悶於煩劇憂態，以豁一時之情懷耳。今世所刻通俗列傳並梓，西遊水滸等書皆不過快一時之耳目。及觀三國演義，至末卷見漢劉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釋者衆矣。又見關張葛趙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復漢業，憤懣扼腕，何止一人？及觀漢後主復爲司馬氏所併，而諸忠良之後杳滅無聞，誠爲千載之遺恨。及見劉淵義子因人心思漢乃崛起西北，叙檄歷漢之詔，遣使迎孝懷帝，而兵民景從雲集，遂改稱炎漢，建都立國，重興繼絕。雖建國不永，亦快人心。今是書之編，無過欲洩憤一時，取快千載，以顯後關趙諸位忠良也。其思欲顯耀奇忠，非借劉漢則不能以顯揚後世，以洩萬

世蒼生之大憤。突會劉淵，亦借秦爲論，以警後世奸雄，不過勸懲來世戒叱凶頑爾。其視西遊西洋北遊華光等傳不根諸說遠矣。雖使曹魏扞力諸臣有知，亦難自免事僞助逆之咎矣。自此以下有一百六十八字乃改定後棄去不用之文客或有言曰：書固可快一時，但事跡欠寔，不無虛誑渺茫之議乎？予曰：世不見傳奇戲劇乎？人間日演而不厭，內百無一真，何人悅而衆艷也？但不過取悅一時，結尾有成，終始有就爾。誠所謂烏有先生之烏有者哉。大抵觀是書者，宜作小說而覽，毋執正史而觀，雖不能比翼奇書，亦有感追踪前傳以解世間一時之通暢，併豁人世之感懷君子云。

英烈傳

有楊明峯刊三台館刊二本，實一書。余在國內所見英烈傳有明季刊十二

卷八十回本，有清刊十卷八十回本，均在此二本之後。

新鐫羅興
名世錄

皇明開運英武傳八卷六十則 內閣文庫

明萬曆十九年辛卯刊本。卷一題云：『原板南京齊府刊行』『書林明峰楊氏重梓』。後有木記曰『皇明萬曆辛卯年歲次孟夏月吉日重刻』。上圖下文。正文十四行，圖下行十八字，圖旁者低一格，行二十五字。書八集，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爲目。卷首序殘，只存一葉。按明諸國以『齊』名者，唯太祖庶子博，國青州，永樂間國除，子孫爲庶人，居南京。此謂原書爲齊府刊行，似不足據。而第一卷第三則記滁陽王死，子某立爲王。注云：『舊本其子名道明，年一十四歲』。第六卷載徐達奉高祖命勿急攻張士誠。注云：『舊本遺此』。且每卷新增各則，俱以『附增』二字標出，則前此確有舊本，唯不知爲何本耳。所記

自元順帝驕奢起，至沐英平雲南止。每則皆記其出處，所引有西樵野記及金獻彙言等。所附評論人有張和美。作詩者有素齋主人，爲魯人亦不知何人。武定侯郭英射陳友諒事，見於第五卷。云友諒將張定邊射中郭英左臂，英拔箭還射，中友諒。太祖初不知之，及康茂才告，乃曰：『郭英一箭勝十萬師，』較他書所記爲獨詳。大抵搜輯野史及傳說，時補正史所不足。而支言俚說，亦往往而有，如載太祖賜沐英七律一首，大將征南膽氣豪』云云，弇州山人已指出爲宋詩。此詩世又以爲世宗送毛伯溫詩『又謂太祖於播臺上打滁州平章陳也先，則與明小說演宋藝祖事者，乃同一身分。太祖以無賴化家爲國，其軼聞瑣事，明人記載所傳已多，然未有頗揚膂力如此條所記者。豈開國者，不唯以器度權謀勝，尤必以膂力雄人耶？



沈德符野獲編五謂英裔孫郭勳自撰英烈傳，令內官演唱於上前，謂是相傳舊本。盛稱英功，以爲配享高廟之地。按：勳是否曾撰此小說，固不可知，然此書刻於萬歷十九年，云原板係南京齊府刊本。其言雖難信，要之，據萬歷初此書所記，已與郭勳無關。沈氏又謂射友諒者乃鞏昌侯郭子興，與英同姓，勳遂冒竊其功。按郭子興即郭興，與英爲親兄弟，俱預鄱陽湖之戰。友諒之殪，爲興爲英，明人記載，已有異說。如祝允明九朝野記即指爲郭興，郎瑛七修類稿又力辨爲郭英。二人所記，不同如此，蓋此事自口耳相傳，已自歧異。小說即爲勳所作，採世所傳之一說，以屬於其所從出之遠祖，未爲大誤。此書第五卷尙載太祖圍武昌時陳英傑將犯太祖，太祖曰：『郭四爲吾殺賊』！此事明史本傳亦載之，作陳同僉知其不誤。茲從英之功亦偉，

豈亦勳僞說耶！况就此書所記者觀之，其事虛實相間，亦無文采，大似坊市湊合之本，是否與勳有關，亦殊屬疑問耳。

▽新刻皇明開運
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六卷 內閣文庫 成發堂

明三台館刊本。圖嵌正文中，四周單邊，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封面題『官板皇明全像英烈誌傳』。有鼎式木記云『書林余君召梓行』云云。首無名氏序，與楊明峰本序不同。略云『是錄纂集當時經緯之績，庶幾爲備。惜其文辭繁冗，叙事舛錯，不足以翊揚其盛，而垂典古之實。某故不揣，博採昭代之事蹟，因舊本而修飭之；補其所遺；文其所陋；正其所訛；集以成編，分爲六卷，名之曰皇明開運傳。蓋取明良昌期之意也』。所言如此，而節目文字實與楊明峰本全同，但併八卷爲六卷而已。卷一太祖出身條，楊氏本注云：『按西樵野記』。此本改作『按

原本英烈傳』。所謂原本，當即楊明峰本。

承運傳四卷 內閣文庫

明坊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寫刻，半葉十行，行十七字。與余光斗所刊八仙傳等書同一形式，疑同時同地所刻。書不標回數。所記以成祖靖難事爲主，至出關破虜得角端獸而止。開首詩辭去：『南都開基英烈書，北甸中興承運傳』，則書出當在英烈傳之後也。此書極陋，於本朝事尙不能知其梗概。至以黃子澄練子寧鐵鉉景清爲奸黨，貪賄賂，嗜酒亂政，則尤顛倒是非之甚者。按清昭槿嘯亭雜錄云：『近有承運傳載朱棣篡逆事』，當即是書。然書當爲萬歷刻本，不得云近。豈所見爲後來重刻本，故不知其爲明人書邪？

▽新刻全像音注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六卷一百回 尊經閣

明萬歷刊本。大型，插圖。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六字。正文低一格。板心題『征播奏捷傳』。封面書名分二行大書之。中間小字題『萬歷癸卯秋佳麗書林謹按原本重鐫』。欄外橫題『巫峽望僊巖藏板』。曰按原本重刊，似前此尚有舊本。然所載九一居主人序及作者名衢逸狂自記，均題癸卯。則實爲原本。不知何故。其卷第下署題多至四人，曰『清虛居言瞻僊客攷』『巫峽岩道聽野史紀略』『棲真齋名道狂客演』『凌雲閣鎮宇儒生音詮』。首九一居主人萬歷癸卯刻征播奏捷引。畧云『玄真子性敏強學。偶自出庚子征播會楊應龍事跡始末，輯成一帙，額曰征播奏捷傳。屬余序。余公餘游閱，觀其言事論畧，皆有根由實跡，悉同之蜀院發刊平播專略并秋淵路人平西凱歌道聽山人平播集書中來，又非抵虛架空者埒。吁，是集也詢足以昭宣國憲，顯揚威靈，絕反萌，褫賊魄，振



士氣也』云云。後署『昔萬歷昭陽關單，按當作重光作噩，哉生明，單闕九一居主人題』。卷末有玄真子自叙詩一首，頗俚拙；又有李昌胤川蜀用兵議；及棲真齋玄真子後叙。並有木記，云：『西蜀省院刊有平播事略備載勅奏文表，風示天下。道聽子紀其耳聆目矚之顛末，積成一帙，梓行坊中。不佞因合二書之所敘事蹟敷演其義，而以通俗命名，令人之易曉也。即未必言言中竅，事事協真；大抵皆彰善殫惡，非假設一種孟浪議論以惑世誣民』云云。後署『癸卯冬名衢逸狂白』諸凡卷第下所題之棲真齋名道狂客，九一居主人序中之玄真子，作後序之棲真齋玄真子，與木記署名之名衢逸狂，當即一人。然亦不知何人。書六卷，以『禮樂射御書數』爲目。自第一回『朱太祖定鼎金陵』起，至九十八回『普天下共樂昇平』止。其九十九之逸狂贊頌平播詩，及一

百之翰林川貴用兵議，俱附九十八回，正文並無標題。雖目爲百回，而每回文甚短，實勉強湊成此數者。所謂蜀院刊本平播事畧，疑即李化龍撰之平播全書。至道聽山人即道聽子之平播集，則書未見傳本，不知其內容如何？按化龍平楊應龍在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其平播全書，成於二十九年辛丑；而此小說之刊卽在三十一年癸卯；去應龍之死僅五年，距化龍著書亦僅三年，不可謂不近矣。明貴州巡撫郭子章又有平播始末，四庫提要於雜史類存其目，謂子章晚年退休家居，聞一二武弁造作平話，左袒化龍，飾張功績，多乖事實，乃爲此書以辨之。所謂平話，雖不知何名目，殆即此征播奏捷傳一類之書，或作者卽爲一武弁，亦未可知。此書在吾國自來未見傳本。

東西漢

東西漢在吾國亦未見明本。日常所見者，唯通行之劍嘯閣評本，冠以僞撰之袁宏道序者，俱不題撰人。因袁序中有「茲演義一書，胡爲而刻？又胡爲而評？」之語。望文生義者遂以撰者爲胡氏名爲而。殊堪捧腹。此書在明時亦不只一本。以余所知，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有萬曆十六年書林余文台刊之熊鍾谷編本京本通俗演義全漢志傳，各六卷，合爲十二卷。又萬曆乙巳（三十三年）書林詹秀閣刊之黃化字校本京板全像按鑑音釋兩漢開國中興傳誌，西漢四卷，東漢二卷，合爲六卷。此二書余未得閱。以其開首均以文王夢兆飛熊起，初疑爲一本。據友人長澤先生言，二書內容亦詳略不同。余此次在東京所見，有萬曆四十年壬子大業堂刊之甄偉編本重刻西漢通俗演義；及同書坊發行之陳眉公評謝詔編之重刻京本增評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志傳。俱宮內省圖書寮物。二書行款形式

不同，然同屬一家發行。內閣文庫藏之東西漢通俗演義，即從此出。其書始削去撰人姓名，冠以袁宏道序，題『劍嘯閣評』，即今通行之劍嘯閣東漢原本；然與甄偉謝詔所編者實爲一書。又大連滿鐵圖書館藏之拔茅居本東西漢係清初本，較通行者爲精，雖卷有歸併，亦與通行之劍嘯閣本同。此等書在小說史上本無地位，雖迭經書賈重編翻印，要皆一邱之貉，不足一顧。然在今日亦通行，且不知其撰人。余因閱宮內省圖書寮藏本而知二書之作者，及其板刻源流，亦自覺欣幸。今以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所藏，記於後。其大連圖書館藏本，宜另作記，今不之及。

重刻西漢通俗演義八卷一百零一則 宮內省圖書寮

明萬曆壬子金陵周氏大業堂刊本。綿紙。寫刻。正文半葉十四行，行



三十字。有句讀旁勒。無評語，亦無圖。係德川家故物。署鍾山居士建業甄偉演義』繡谷後學敬啟周世用訂訛』，『金陵書林敬素周希旦校』。首甄偉自序。甄偉之名，僅見此書。緣是而知其作者，則亦彌足珍貴矣。

附西漢通俗演義序

西漢有馬遷史，辭簡義古，爲千載良史，天下古今誦之，予又何以通俗爲耶？俗不可通，則義不必演矣。義不必演，則此書亦不必作矣。又何以楚漢二十年事敷演數萬言以爲書耶？蓋遷史誠不可易也。予爲通俗演義者，非敢傳遠示後；補史所未盡也。不過因閑居無聊，偶閱西漢卷，見其間多牽強附會，支離鄙俚，未足以發明楚漢故事，遂因略以致詳，考史以廣義；越歲，編次成書。言雖俗而

不失其正，義雖淺而不乖於理；詔表辭賦，模仿漢作；詩文論斷，隨題取義。使劉項之強弱，楚漢之興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此通俗演義所由作也。然好事者或取予書而讀之，始而愛樂以遣興，既而緣史以求義，終而博物以通志，則資讀適意，較之稗官小說，此書未必無小補也。若謂字字句句與史盡合，則此書又不必作矣。書成，識者爭相傳錄，不便觀覽，先輩乃命工鈔梓，以與四方好事者共之。請予小叙以冠卷首，遂援筆書此。欲人知余編次之初意云耳。萬歷壬子歲春月之吉鍾山甄偉撰

▽重刻京本增評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十卷一百四十六則 宮內省圖書寮

亦大業堂發行本。封面欄外橫書『陳眉公增評』，兼有『大業堂重校梓』字樣，與上書同。字爲扁體。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八字。有句讀



旁勒。復有小字旁評及註釋。與上書非一時所刻。署『金川西湖謝詔編集』，『金陵周氏大業堂評訂』。署名亦僅見此書。首陳繼儒序，馳騁史論，頗無謂。末云：『有好事者爲之演義，名曰『東漢志傳』。頗爲世賞鑒。奈歲久字湮，不便覽閱。唐貞予復梓而新之，且屬不佞稍增評釋。其中有稱謂不協及字句之訛舛者，亦悉爲之改竄焉。或可無亥豕帝虎之誤，而覽者亦庶免於攢眉贅（疑是贅字）齒之苦云。』後署『雲間眉公陳繼儒書於白石樵』。不記年月。疑亦依託耳。

▽東西漢通俗演義 內閣文庫

甄偉西漢，謝詔東漢，如上所述，蓋先後單行。茲本乃合刻爲叢書，總名『東西漢通俗演義』。西漢曰『西漢演義評』，東漢曰『東漢演義評』。目錄及正文板心上題如此。亦曰『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新刻劍嘯

閣批評東漢演義傳』。每卷題如此冠以袁宏道東西漢通俗演義序，亦泛而無當。以無題記，其刻書時代不明，然當在明季。圖西漢十九葉三十八面，東漢十一葉二十二面，頗精細，爲晚明風。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字加圈點。每回後有總評，眉端有評。其文字與甄謝書比勘，分記如次。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八卷一百則

此分卷與甄偉書同。唯第八卷十二則，比大業堂本少一則。

新刻劍嘯閣批評東漢演義傳十卷一百二十五則

此卷數亦與謝詔本同，但少二十一則。如二卷二十二則，謝書二十四則；三卷十六則，謝書三十則；四卷十五則，謝書十六則；六卷十一則，謝書十二則；七卷五則，謝書六則；十卷四則，謝

書六則。餘同。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 春秋列國志傳十二卷 內閣文庫

明龔紹山梓本。封面記書值云。每部紋銀一兩。書中所題不一律，今據每卷所題。書十二卷，每卷前附圖五葉，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刻繪俱極工整。首陳眉公序，及列國源流總論。每則後有批，每卷有總批，皆以行書刻之。每卷一葉題『雲間陳繼儒重校』『姑蘇龔紹山梓行』。無朱篋序。按：國立北平圖書館藏萬曆乙卯（四十三年）本有朱篋序爲十一行本，與此書爲一本而不同板。此等書在當時刻本之多，誠非吾人所能意料者也。

新鐫全像孫龐鬥志演義二十卷 內閣文庫

明刊本。題『吳門嘯客述』。大型。圖三十葉極細，記刊工曰『項南州

刻』，與醋葫蘆圖之刻工爲一人，則明末所刊也。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首序，署『望古主人』。序有『當多事之秋，豈必無小補』之語，不記年代。日內閣文庫此書有二部，其一部望古主人序外，尚有崇禎丙子（九年）序，署『戴氏主人書於挹珠山房』。又同時錚城居士跋。則爲崇禎刊本。此戴氏主人序錚城居士跋本余未得見。然據內閣漢籍書目謂二書同板，或此本偶失此序跋，亦未可知。

書二十卷，不標回數。自『潼關鎮白起偷營』『朱仙鎮孫龐結義』起，至馬凌道分屍涓屍，孫子拂袖歸雲夢而止。其所構設事端，誠爲荒唐不經，文亦殊不完密。而市人之本色固在。如收袁達則元無名氏燕孫賓用智捉袁達劇即演其事，余邵魚亦收入列國志。水滸傳所附四六中每首袁達則此事元明人固盛傳孫子被別後，隨卜子夏茶車如齊，則與元無名氏之馬陵道射龐涓雜劇亦全



同。其謂孫龐父名孫操，與元至治本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亦同。按今元刊平話只存五種，七國春秋存後集，則必有前集可知。此書雖明刊本，觀其風儀氣味，實與今存元刊諸平話爲近，與春秋後集亦沈瀛一氣，疑即出於元人七國春秋前集。即以一書視之，亦不至大謬。自此而後，則有康熙丙午梅士鼎序本之前七國志孫龐演義二十面，而目與此本同，實是一書。乾隆間有楊景湄之鬼谷四友志，據列國志補蘇秦張儀事。同治間又有錄劍春秋六十回，演孫龐事，與梆子秦腔所演從同，則又爲清季野語，非復元明人之舊矣。

按鑑演義帝王御世盤古至唐虞傳二卷十四則 內閣文庫

明書林余季岳刊本。題『景陵鍾惺景伯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末卷廣告署『書林余季岳識』。上圖（圓圖）下文，半葉十行，行十

八字。封面中題『盤古誌傳』，右上題『鍾伯敬先生演』，左下題『金陵原梓』。首景陵鍾惺序。書僅寥寥十四則，雖遠古事跡，難于稽考，亦可見其文之易窮也。余在國內所見有崇禎八年刊本周游仰止編之開闢演義六卷八十回，較此書多數倍，似當在此書之後。

按鑑演義
帝王御世
有夏誌傳四卷十九則 內閣文庫

明刊本，上圖下文。亦題『景陵鍾惺伯敬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行款形式，與余季岳刊盤古至唐虞傳全同，即一人所刻書。首鍾惺序極空洞冗長。今坊間夏商合傳本有夏誌傳，即是此本，但改四卷爲六卷耳。

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 長澤規矩也先生

明刊本。板匡高營造尺七寸，闊四寸七分。圖五葉十面，頗精細。正文



概低一格，（涉朝廷則頂格）半葉八行，行十九字。題『西湖義士述』。卷首有小言，謂『逆璫惡迹^跡，罄竹難盡，特從邸抄中與一二舊聞演成小傳，以通世俗』。云云。署『西湖野臣樂舜日』，當即作者。書半文半白，亦附詩與聯對，僅具小說形式。而文理殊拙，事亦半爲傳說，可資考証者殊少。蓋野老紀聞，所知不過里巷瑣語，託之稗官，兼多附會，至於朝政得失，名臣事蹟，耳目不接，固不能知其底蘊。且應時之作，意在牟利，亦不得與雜史野史等類齊觀也。

此明本插圖，取自通言者三面，頗爲趣事：如『械繫忠良入獄』圖，即通言之『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圖之後半葉；『袁公錦窰破虜』圖，即通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圖之後半葉；『魏忠賢至阜城店』圖，即通言『小夫人金錢贈年少』圖之後半葉，於原圖樹右方增刻二人。又坊間有光緒

三十二年上海中新書局排印之魏忠賢軼事一書，分上下二卷。題『西湖野臣原著』、『河間趙雲書輯錄』。亦載樂舜日序，實即此書。

▽新鑄出像
通俗演義 遼海丹忠錄八卷四十回 內庫文庫

明崇禎刊本。圖二十葉，甚細。正文半葉九行，行十九字。題『平原孤憤生戲筆』、『鐵厓熱腸人偶評』。首翠娛閣主人序。記明季遼東之役，於毛文龍事獨詳，文亦詳瞻細膩，不爲苟作。孤憤生雖不知何人，要爲當時之有心人頗能留心時事，決非率爾操觚者比也。書中極稱毛文龍之孤忠，所記文龍在皮島施設，與毛稚黃所作毛太保傳同，而尤詳盡。謂文龍誘降李永芳劉愛塔，使離間虜中諸王子，使自相離貳，將規復遼東。值永芳病死，不果。並云文龍先以此謀商之袁督師，崇煥不欲文龍專其功，因與虜謀而殺之。語近誣蔑。然烈皇小識亦有此說。(卷二)其事之

有無不可知。緣崇煥專殺，當時論者多不滿，轉而袒毛。作者殆亦深同情於毛之人，故言之若是耳。

附序

『一腔熱血洒何地』，不洒於國爲誰洒乎？所可痛者，賀蘭山下之俠骨，猶蒙詬訾之聲；錢塘江上之『鷓夷』，祇快忌嫉之口，此忠臣飲恨九原，傍觀者亦爲之憤懣也。如渾河之殉爲違制；鎮武之殞爲浪戰；老謀籌國，竟以左扯右擠先楊王而傳首九邊；至遼海所恃爲長城者，饒而殺之；至釀逆胡犯闕，不得竟牽掣之功。所爲青徐蜃氣，猶爲吐宛氣於天壤；溟渤濤聲，猶爲瀉冤聲於朝夕。檀子若在，胡馬寧至飲江哉！願鑠金之口，能死豪傑於舌端；而如椽之筆，亦能生忠貞於毫下：此予丹忠錄所繇錄也。至其詞之寧雅而不俚；事之寧核而不誕；不剽

鑿於陳言；不借吻於俗筆；議論發抒其經緯；好惡一本於大公；具眼者自鑒之，而亦何敢阿所好乎？因其欲付欵劂也，謹發其意以弁諸書。時崇禎之重午，翠娛閣主人題。

近報
叢譚
平虜傳二卷二十則 內閣文庫

明崇禎刊本。中型。每卷十則，不分回。卷前均附圖。正文半葉八行，行二十字。涉朝庭皆頂格，餘皆低一格。首吟嘯主人序，即作者。記崇禎初滿洲入犯，連陷遵化順義固安，圍京城，袁崇煥入衛諸事，至思宗中反間，逮袁崇煥而止。抄綴邸報數事，雜以里巷瑣讀。既不足語文學，於當時事亦無足徵。乃書賈雜湊臨時求售者。觀其序即知之矣。

附序

余坐南都燕子磯子上，閱邸報，奴囚越遼犯薊，連陷數城，抱杞憂甚



矣。凡遇客自燕來者輒促膝問之。言與報同。第民間之義士烈女報人跡爲細故不錄者，予聞之更實獲我心焉。忠孝節義兼之矣，而安得无錄。今奴賊已遁，海晏可俟，因記邸報中事之關係者，與海內共欣逢見上之仁明智勇。間就燕客叢譚，詳爲記錄，以見天下民間亦有此忠孝節義而已。傳成，或曰：風聞得真假參半乎？予曰：苟有補於人心世道者，即微訛何妨。有壞於人心世道者，雖真亦置。所願者內有濟川之舟楫，外有細柳之旌旗；衣垂神甸，雲擁萬國冠裳；氣奪鬼方，風搖兩階干羽而已。茲集出，使閱者亦識虜酋之无能可制挺以撻之也。因名曰近報叢譚平虜傳。近報者邸報，叢譚者傳聞語也。吟嘯主人書於燕子磯上。

新編勦闖通俗小說十回 內閣文庫

明刊本。圖五葉，十面。正文半葉八行，行二十二字。字爲扁體，旁加密圈，頗似時文。凡涉朝庭皆頂格，餘一律低一格。題「西吳懶道人口授」。卷首序，後署「西吳九十翁無競氏題於雲溪之半月泉。」記李闖事始末，至宏光即位南京吳三桂降清而止。書成蓋在南渡之後。所據爲國變錄泣鼎傳等，於死難諸臣及降賊諸逆臣記載頗詳。然往往抄錄原文，不加以聯綴。如二回附「重記越郡三忠實錄」，「重紀馬素修先生死難實錄」，「重訂死難名臣籍貫姓氏」。又附將模弔四忠詩。三回列死難諸臣名單，又錄魏宮人費宮人傳及魏學濂遺事。又錄「吳縣文學許玉重先生死節始末」。四回列附闖諸臣授僞職名單，附延陵龔仲震哭降賊諸臣文。五回列被賊夾諸人名單，附賊事奇聞，又附張家玉上闖賊陳情書，上闖賊荐人才書，周鐘爲闖賊撰登極詔。六回則全以諸條劄記湊成。七回錄金壇合邑諸生討降賊諸臣檄。八回錄陳良弼等疏及龔雲起上錢牧齋書。九回錄錢復書。十回錄「梁溪討逆揭」；又闖爾梅黎玉田事；附刑部一本，議定從逆事六等。皆東西抄綴，雖勉立回目，前後文各不相屬，實未嘗加以組織。其匆匆爲之，無暇排比，於此可見。然所記多當時實情，有埤舊聞。雖未具小說規模，以史實言之，較之後來之新世弘勳，鐵冠圖等，究爲此勝於彼也。

附叙

君父之仇，天不共戴；國家之事，下不與謀。仇不共戴，則除兇雪恥之心同；事不與謀，則憤時憂世之情鬱。於是乎聞賊之盛則怒；聞有緦首拜賊之人，則愈怒。聞賊之衰則喜；聞有奮氣剿賊之人，則愈喜。怒則眦裂髮豎，恨不得挺劍而搥其胸；喜則振足揚眉，恨不得執鞭而

佐其役：此天理人心之必然而不容已者也。甲申三月之變，天摧地裂，日月無光。舉朝肉食之夫，既悠悠忽忽以釀此巨禍，迨乎潰敗決裂，死者死，降者降，逃者逃，刑辱者刑辱。降者貪一日之榮，逃者徼一時之幸，刑辱者偷一夕之生：罪有重輕，失節則一。即死者亦僅了一身之局，而於國何補！國家養士近三百年，而食報區區若此，豈不痛哉！吳三桂舍孝取忠，棄家急國，效申胥依牆之泣，以遂秦哀逐吳之功；真正奇男子大丈夫作用。雖匡扶之局未結，而中興之業已肇，是惡可無傳？余結夏半月泉精舍，遇懶道人從吳下來，口述此事甚詳。因及平西剿賊一事，娓娓可聽，大快人意。命童子援筆錄之。可怒可喜，具在編中。用以激發忠義，懲創叛逆，其於天理人心大有關係，非泛常因果平話比。故與文館請以付梓，而余爲叙數行於首。西吳九十翁無競氏題於雲溪之半月泉。

十翁無競氏題於雲溪之半月泉。



精繡通俗全像梁武帝西來演義十卷四十回 宮內省圖書館藏 帝國圖書館

清永慶堂原刊本。無圖，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七字，旁加圈點直勒。

卷一題『天花藏主人新編』『永慶堂余郁生梓』。宮內省所藏已失其序，帝國圖書館藏本有天花藏主人序，署『癸丑花朝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癸丑，疑即康熙十二年。天花藏主人所編次小說皆爲才子佳人，多至十餘種，此獨爲講史。書記梁武事，謂梁武爲菖蒲精（蒲羅尊者），郗后爲水仙精（水大明王），男生蕭室，女降郗門。佐命者爲王茂，陳慶之（云陳名剛字慶之誤，按：慶之字子雲，）柳慶遠。名字尙不誤。自蕭齊叙起，中記滅東昏侯，破魏，郗后變麟諸事；至侯景叛逆，武帝困臺城而止。亦採史實，而因果神怪摻入其間，不倫不類。其鋪張處似極用

力，而敘述呆板，文殊不足以振之。至梁武帝成佛說則元明戲曲已演之，馮夢龍古今小說亦取其事，演爲『梁武帝累修歸極樂』一文，不自此書始也。國內所見有嘉慶乙卯抱青閣本，改題梁武帝全傳。某氏小說小話有梁武帝外傳，所指當即嘉慶本，外傳或係全傳之誤。

大明正德皇遊江南傳四卷四十五回 宮內省圖書寮

高麗抄本。所演以正德事爲主。謂正德微服遊江南，梁儲奉太后命往尋主，殊爲不經。兼及眞鐸宸濠造反，及劉瑾謀逆事。謂李鳳姐爲江南樓鎮人（三十六回）與世所傳爲宣府人者不同。書中所言名人籍貫，幾無一不誤。如謂楊廷和爲江西人，王守仁爲雲南人，謝遷爲山西人，已屬可哂；而於梁儲籍貫獨不誤，指爲順德人，殆是廣東人所爲。又謂眞鐸姓王，乃弘治時武庠生，胞弟爲王權，尤堪捧腹。四十四回有革職



發往黑龍江充配爲奴及調回江南總督某提督某之語，則是清朝無知之人所作，不知何以傳入朝鮮，有此抄本也？

坊刻又有小本亦四卷，僅二十四回亦此書。題大明遊江南梁太師訪主。末卷有字一行『大明正德皇遊江南傳』云云，仍存原書之名。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題要卷四

滄縣 孫楷第 編述

明清部三 (長篇)

煙粉類

飛花詠十六回 一名玉雙魚 內閣文庫

原刊本。寫刻，大型，半葉八行，行二十字。卷首長序。後署『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目錄題『新鐫批評繡像飛花詠小傳』。演昌生與女子端容姑情好事。二人輾轉流離，各易姓二次，而後歸宗團圓。故爲奇幻之筆，令人不測，是當時氣習；而文尙清。書記明事，開首前朝云云，蓋作者爲清初人。畧謂：華亭有昌全者，子曰昌谷。友人端居女曰容姑。

子女皆早慧。因締婚約。昌氏以家藏玉雙魚爲聘。昌全隸軍籍，被勾，舉家徙塞外。行至臨清，以子昌谷付醫生唐希堯爲義子。端女容姑名噪，爲無賴子掠奪，乘間逃走。有官人鳳儀者，方以行取入京，遇女，試以飛花詩而大悅，即收爲義女，改名彩文。自此昌谷爲唐氏子，端容姑爲鳳女氏。鳳本臨清人，與唐希堯爲中表。既抵臨清。省其姍族，而昌谷與端容姑本不相識，至是以表兄妹禮相見。昌谷和女飛花詩，大得女意，許相配適。已而別去。鳳入京後，旋以忤石亨譴榆林驛丞。遇亂兵，與女相失。是時昌全居塞下，適得女，愛之，而不知爲端氏女。即子昌谷幼時所聘者。即命從己姓，爲義女。有邊將某聞其才，欲爲女娶之。而女固不從，因以婢子代嫁。昌全旋以軍功賜冠帶回籍。昌谷在臨清唐家，爲希堯姪所惡苦，毆之至死。冀葬原野，而端居以貢生入京考選，得新喻教諭，赴任經



此。值谷復活，即收爲義子，亦不知爲親家之子。自此端容姑爲昌全義女，昌谷爲端居義子。抵任未久，又升宣城任。有襄陽刑尊某美生之才，欲以女適之。生亦不從。端居恐得罪，乃自劾而歸。於時昌端二翁相見，子女皆失，而咸有螟蛉，共相嘆忻。因議重結姻好。而生女以在臨清有舊約，初皆不願。旋因生無意中寫舊和女作之飛花詠，爲女所見，悉即向之唐生，乃許之。既結婚，猶各自以爲本唐氏子。鳳氏女，今歸昌端二氏爲螟蛉，不能互認其生父也。及鳳儀與唐希堯來晤二翁，各訴前事。生與女始識其本原，咸歸宗，事義父母以禮云。按此文作者固自以爲思入風雲，變化已至，然按之情理，實多罅漏。昌生端女皆冒他姓，二翁或因此致惑不能辦其爲子婦女婿。然生與女並早慧，又能唱和詩詞，豈於君舅婦翁姓名乃茫然不知！各爲其義子義女若干年。既歸華亭，父於親生子女，亦不能仿

佛其容貌。直至唐鳳來晤，乃互知其本末；豈非異事邪？

✓金雲翹傳四卷二十回 內閣文庫 東京帝大研究室

刊本。八行，行二十字。題『貫華堂評論』，『聖嘆外書』；自是依託。演嘉臨清妓女王翠翹事。謂翠翹本良家女，眷書生金重。金生旋別去，而翠翹父犯罪，因賣身以贖父。爲無賴子馬生所騙，僞娶之，而賣爲娼。於勾欄中識束生名正者，落籍從之，而大婦甚妬，拘翠翹於幽室，俾寫經。束生亦畏婦甚，無如之何。翠翹乘間逃去，依尼覺緣以居。又受擾困，不能安居。仍流落爲倡。歸徐海。海旣猖獗海上，屢窘官軍。翠翹得籍以復仇。數說徐海返正。海嬖之甚，遂從之。旣降而督府食言，海被殺。翠翹乃奮投錢塘江。覺緣救活之，與金重爲夫婦。按翠翹事本至煊赫，茅坤余澹心均有文記其事。當時督府藉一女子力以說海歸降，明史



胡宗憲傳亦言之。以此入文，本可於陳陳相因之酸腐小說外，另闢一境界。惜作者手筆太弱，不能爲翠翹生色。至翠翹投江自沈本天然結束，可演爲好文字；乃故意抹煞事實，謂遇救不死，歸於團圓。因嘆世之俗人直是不可救療。古人奇節至行，不幸入庸俗人書中，其煞風景有如是也。

✓引鳳簫四卷十六回 內閣文庫

坊刊本題『楓江半雲友輯』『鶴阜菱俗生閱』。託宋仁宗時事。略言青州樂安縣有白引者，嘗以冬日尋仙人黃犢客贈以四言：一曰，『駕一葉之扁舟，挾飛仙以遨遊』；二曰：『鳥宿池邊樹，僧墩月下門』；三曰：『鳳凰臺上憶吹簫』；四曰：『羊子當年墮淚碑』。已而引父以忤王安石罷歸。縣令賢之，爲立碑褒之。安石怒，命緹騎逮之。入獄，有俠客

救之出。因隱聲息影，逃於五湖。而第一言驗。引遭家難，亦逃去。止於杭州寺院。而第二言驗。時有金侍郎延引至家教讀。侍郎女名鳳娘，婢曰霞簫。慕生之才，與通款曲。而第三言驗。後安石罷相。父子俱還家，守高不仕。向碑爲新黨所毀者，至是復植於通衢。而第四言又驗。文意殊平平，牽合四語，猶覺無味。

幻中真四卷十回 內閣文庫

坊刊中型本。題『煙霞散人編次』，『泉石主人評訂』，『曲(?)枝呆人評錄』。卷一先演一事，題曰『司馬雙訂鴛鴦譜』，似爲入話性質。略言金陵司馬元與女子呂玉英通好，互有贈貽。以會試赴京。行至山東，爲寇所劫。遇桂天香者救之，贈僕馬而別。生旋及第，奉命平寇，戰敗，爲寇所擄。其呂氏女隨父入京時爲寇所擄，亦在寨中，寇知爲生妻，不敢相



犯。而寇實女子，前後劫略及拯生之桂天香，皆一人。要以婚配，遂降。正傳自二卷一回起至四卷十回止。畧言姑蘇吉生，妻易氏，爲妻族所凌，易氏自盡，生亦避仇他所。遇富室汪某，認爲義子使冒汪姓應試，中狀元。時相何用，欲配以女，生不願。乃奏生平海寇，以難之。生竟綏清海隅。投簪而歸。而生之弟及易氏向所生子以喪母撫於他姓者，皆與生同榜及第，不相知聞。至是亦相認。並歸宗闈圓云。後有總評云：『無名演幻夢集，覺非人作采真編，俱以行世。煙霞子兼得其美，題曰幻中真』。此二書今俱不見。

鴛鴦配四卷十二回 內閣文庫

坊本，小型。託宋理宗時事。崔學士有二女，長曰玉英，次曰玉瑞。學士館故人子申荷二生於家。玉英悅申生；瑞悅荷生。各以家藏玉鴛鴦爲

贈。後崔因援襄陽失利，拿問家屬。夫人携女潛逃。玉瑞爲盜所擄，玉英爲江統制劫去，欲納爲妾。二生旋登高第。苟平寇得玉瑞。申遇俠客劫玉英還，爲夫婦。文意並拙。

李卓吾先生批評 繡榻野史四卷 文求堂田中慶太郎

明萬歷刊本。九行，行十七字。眉欄有評。板心下署『醉眠閣藏板』。正文概低一格。書題『卓吾李贄批評』，『醉眠閣懋懋子校閱』。不標回数。卷首序未有缺文。當即懋懋子所叙者。雖不免玩物喪志之譏，而頗有警語，在小說序跋中固亦不多得。按此書在明朝爲有名穢書，張無咎平妖傳序，清劉廷璣在園雜誌二均引。馬隅卿先生據曲律四，考爲呂天成作，則出名士之手，而文殊不稱。雖有意舖張穢褻事，而文甚短淺，勉分節段。以視金瓶梅之汪洋恣肆，實乃天壤之別。此等書籍，最易散亡，而

原本今猶存於天壤間，殊爲異數。抑自小說板刻上言之，亦可謂異書矣。

附序

余自少讀書成癖，余非書若無以消永日，而書非予亦若無以得知己。嘗於家乘野史尤注意焉。蓋以（？）正史所載或以避權貴當時不敢刺譏，孰知草莽不識忌諱，得抒實錄。斯余尙友意也。奚僮不知，偶市繡榻野史進余。始謂當出古之脫簪珥永巷有裨聲教者類，可以娛目，不意其爲謬戾。亦旣屏寘之矣。踰年，間通（過）書肆中，見冠冕人物與夫學士少年行往往諷咨不絕。余概然歸取而評品批抹之。間亦斷其略。客有過我者曰：『先生不幾誨淫乎？』余曰：『非也，余爲世慮深遠也。』曰：『云何？』曰：『余將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趨矣，人必不受。余以誨之者止之，因其勢而利導焉，人不必不變也。孔子刪

詩，不必皆關睚鵠巢小星、樛木也，雖「鶉奔鵠疆」鄭風、株林靡不臚列，大抵亦百篇皆爲思無邪而作。俾學士大夫王公巨卿（下闕）

浪史四十回 東京帝大研究所

日本抄本。題「風月軒又玄子著」。後有跋亦署「又玄子」。演元至治間錢塘梅素先事，謂梅生風流無檢，人呼曰「浪子」。與王監生妻李文妃通，又私寡婦潘素秋。已而監生死，竟取文妃。後訪故人鐵木朶魯於亳州，私其妻安哥，鐵木朶魯厭世，盡以財物及妻委之梅生。生後中進士，歸隱，自號石湖山主，時爲至順九年云。所記皆牀第穢褻事，不可理喻。而文甚荒率。又謂生妻文妃及妹俊卿皆與僕通，而生亦曾私其妹，滅倫棄理，不知何意。按張譽平妖傳序，謂浪史、野史如老淫士、娼見之欲、軀。則固亦明人書。胡適之先生藏一舊活字本，削去書名，署「風月入

玄子演」。所演正與此同，即此書也。

靈怪類

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一卷 內閣文庫

明隆慶刊年。題「仁和沈孟粹述」。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卷首有像，像有贊。無競齋贊漁隱卷末有長方木記云「隆慶己巳四香高齋平石監刻」。記宋僧道濟事多叢雜瑣語，連綴處不甚周密，然時亦放誕可喜。

云僧本紫脚羅漢後身。投胎爲天台縣李氏子，俗名修元。後至杭州靈隱寺、遠睦堂長老所出家，名道濟，傳其衣鉢。然行頗放浪無拘檢。或出入坊曲，與妓女戲弄。王侯貴介，多識之。或強之與妓女同宿，亦無所染。遊戲里巷，奇跡甚多，爲人療病，亦有驗。寺壽山福海藏殿坍塌，

道濟即持疏簿之毛太尉家，請施錢三千貫以三日爲期。太尉蚩之。無何太后夢金身羅漢示現，如數佈施。大厦層巒，傾刻而就。後收小負販沈乙爲弟子，亦疾怛化，留偈云：『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入龕之際，全大同長老，印鐵牛長老，甯棘庵長老，宣石橋長老，咸爲偈以輓之。而濟公入滅後，猶每有靈應云。按濟顛事，至今流傳於里巷。坊刻之濟公傳，且十續而未已。余在國內所見者，唯通行之醉菩提傳以務本堂本爲至精坊間石印本改題皆大歡喜共二十回，所演事與張心其之醉菩提傳奇同。又西湖佳話南屏醉蹟篇亦大同小異。今乃見隆慶刊本，知此等傳說實遠出於嘉隆時矣。又余此次所見，尙有大連圖書館藏之濟公全傳，別題『慈頭陀新本』。署『西湖香嬰居士重編』，爲康熙刊本。共三十六則。除頭尾稍有增飾外，內容實與隆慶本同。

有宮內省之濟公傳。署『西湖漁樵主人編』。爲乾隆刊本。共十二卷。內容全同隆慶本。皆此土所無。已分別著錄通行之醉菩提二十回，署『天花

藏主人編次』者，乃自爲一本，與康熙乾隆二本無關。然此等書皆直接間接從隆慶本出，則至顯然。余意道濟故事，隆慶以上當尙有所承。按：

宋釋居簡北湖文集十有湖隱方圓叟舍利塔銘，題下側注濟顛即爲道濟作。云道

濟爲天台李氏子，時人稱爲『湖隱』。皆與此書合。小說題『漁隱』，蓋湖字之誤。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十四亦載道濟事，云風狂不飭細行，

飲酒食肉，人稱『濟顛』。卒於淨慈寺。今寺中尙塑其像。云云。則人與

事皆非虛。濟公事或云影射誌公然人格實不相類且寶誌梁時人亦無庸故屬之南宋也意此等異人，當時閭里間

傳說至多，其見於詞話小唱者亦不一而足。如徐神翁事後尙盛傳元雜劇且以爲八仙之一嗣此

西子湖邊，錢塘江上，言西湖異蹟者輒宗之。如隆慶本並無舊本，則

沈孟梓第掇拾其事演爲俗文小說，非卽創始之人也。

按：此演道濟事僅一卷，實亦明人之短篇單行小說。今姑入長篇。

√ 濟公傳十二卷 宮內省圖書寮

清乾隆九年吳門仁壽堂刊本。小型。刻殊不工。卷一第一葉題『西湖漁樵主人編』。卷首有序，後署『乾隆九年季春金陵旅寓楓亭王宣撰』。內容與內閣文庫之濟顛語錄全同，文字亦幾全數沿用唯分爲十二卷各立標題而已。

目錄

- 第一卷 羅漢投胎高僧辭世
明通佛性靈光一點
- 第二卷 從師落髮枉坐勞心
悟徹菩提顛狂度世



- 第三卷 掃得開突然而去
放不下依舊再來
- 第四卷 施綾絹丐兒受恩
化鹽菜濟公像局
- 第五卷 (忘記其目)
- 第六卷 佛力顛中收萬法
禪心醉裏出無名
- 第七卷 榜文叩闕驚天子
酒醉吐裝佛像金
- 第八卷 救生禍遣死人走路
解前冤指張公得銀

第九卷 不避嫌裸體治女癆

恣無禮大言供醉狀

第十卷 前生後世爲死夫妻訂盟

轉蠢成靈替蟲將軍下火

第十一卷 救人不徹嘆佛力不如天數

悔予多事懶飲酒倦於看山

第十二卷 去來明一嘆歸真

感應神千秋顯聖

西遊記

西遊記吾國通行者有三本：一爲乾隆庚子陳士斌西遊真詮本；二爲乾隆己巳張書紳新說西遊記本；三爲嘉慶間劉一明西遊原旨本。明本概未之



見。余在日京所見，有華陽洞天主人校本，書凡三部，內閣文庫帝國圖書館及村口書店俱有之。有袁幔亭序李卓吾評本，內閣文庫及宮內省圖書寮各有一部。有汪澹漪評西遊証道書此清初刊本，唯內閣文庫有一部。有鼎鏤全像唐三藏西遊傳，爲村口書店書，其書尤世所僅見。保存舊本，如斯之多，頗可驚嘆。今不憚詳細述之。

一 華陽洞天主人校本

書所見凡三本，更列舉如左：

✓鼎鏤京本全像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 內閣文庫

黑紙，上圖下文，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七字。末卷末葉有大圖佔半葉，上欄橫題云『四衆皈依正果』。刻工不甚精。封面題『書林楊閩齋梓行』。卷一題云：『華陽洞天主人校』，『閩書林楊閩齋』。

梓。餘諸卷中闕字或作闕建亦作建。卷二題云：『華陽洞天主人校』清白堂楊閩齋梓。卷三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皆題清白堂。按：楊氏清白堂，亦元明有名書肆。余所見清白堂刻小說，有熊大木編之武穆王演義，爲嘉靖壬子三十一年刊本，題『書林清白堂刊行』。又熊大木唐書志傳之嘉靖癸丑三十二年刊本，卷八後有木記云『嘉靖癸丑孟秋楊氏清江堂刊』，蓋亦同族。此二書之開板大小及字態點畫，均與此西遊記爲近。又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刊三國志傳題『明閩齋楊起元校』。末卷木記云『萬曆庚戌孟秋月閩建書林楊閩齋梓』。朱星祚編之新刻全相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爲萬曆乙巳聚奎堂刊本。其第一卷題云『書林清白堂梓』。第六卷後木記云『萬曆甲辰（三十二年）冬書林楊氏梓』。則本亦楊氏所刻。明年萬曆乙



巳，其板片遂移於聚奎堂。由是言之，則清白堂乃閩建書林至萬曆末猶世守弗替。『閩齋』乃楊起元字，起元刻三國志在萬曆三十八年，則此西遊記殆亦刻於萬曆間耳。序云時癸卯夏念一日似卽萬曆三十一年此本書題亦不一致，如封面曰『新鐫全像西遊記傳』，叙曰『全像西遊記』，目錄曰『新鐫京板全像西遊記』，今依卷一所題。書分二十卷，以『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爲目，每卷五回。首秣陵陳元之撰序。以袁幔亭序李卓吾評本校此本，此本文字有刪略處。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 村口書店

明萬曆間世德堂刊本。題『華陽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又題『金陵榮壽堂梓行』『書林熊雲

演重鐫。圖嵌正文中，左右各半葉爲一幅，頗古雅。字寫刻，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亦端整可觀。首陳元之序。

唐僧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 帝國圖書館

明刊本。署題回目亦與清白堂本世德堂本全同。每卷第一行題云『唐僧西遊記』。末有長方木記云：『全像唐三藏西遊記卷終』。扁字，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亦萬歷間刊本。惜書有殘缺，第一回至第五回，第五十六回至第六十回，均係抄補。

以上三本，皆題『華陽洞天主人校』，有秣陵陳元之序。作序年月，則楊閩齋本作『癸卯夏念一日』，似即萬歷三十一年。世德堂本則又作『壬辰夏端四日』，不知何故。世德堂本爲原刊本則以作壬辰萬歷二十年爲是按：茅山爲金陵洞穴，周迴一百里，名曰『華陽洞天』。齊梁之際，陶弘景隱於此，自稱『華

陽隱居』。(見談薈)茅山在勾容縣境，則此所謂『華陽洞天主人』者，蓋爲勾容人。秣陵即南京，勾容亦明應天府屬縣。則此書校刻之始，蓋與南京應天府人有密切關係矣。通行本第九回『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讐報本』一回，爲此本所無。以今通行本第十回三分之二爲第九回，

自張梢李定對話起，至唐王與魏徵對奕止。又以通行本十回三分之一與通行本第十一回前半爲第十回，自魏徵睡熟斬龍至太宗遊地府將畢而止。以通行本第十一回後半與通行本第十二回三分之一爲第十一回，自太宗還魂起，叙劉全進瓜，蕭瑀傳奕辯佛，羣臣選得唐僧作壇主而止。以十二回所餘之三分之二爲第十二回，演唐僧登壇，觀音顯化事。雖離析歸併，而文字却與通行本全同。唯少通行本第九回之文，其第九回第十回第十一回回目與今通行本稍異而已。爲求明瞭，列表對照於後：

| | | | |
|-----|----------------------|----------|----------------------|
| 通行本 | | 華陽洞天主人校本 | |
| 九回 | 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仇報本 | 九回 | 袁守誠妙算無私曲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
| 十回 |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魏將軍遺書託冥吏 | 十回 | 二將軍宮門鎮鬼 唐太宗地府還魂 |
| 十一回 | 遊地府太宗還魂 進瓜果劉全續配 | 十一回 | 還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蕭瑀正空門 |
| 二十回 | 唐王秉誠建大會 觀音顯聖化金蟬 | 二十回 | 玄奘秉誠建大會 觀音顯聖化金蟬 |

附全相西遊記序

秣陵陳元之撰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譚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莊子曰：『道在屎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若必以莊雅之言求之，則幾乎還西遊。按當重西一書，不知遊二字其何人所爲。或曰：『出天璣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余覽其近意跣地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爲也。舊有叙，余讀一過。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豈嫌其丘里之言與？其叙以爲孫，孫也；以爲心之神。馬，馬也；以爲意之馳。八戒，其所八戒也；以爲肝氣之木。沙，流沙；以爲腎氣之水。三藏，藏神藏聲藏氣之藏；以爲鄆郭之主。魔，魔；以爲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顛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攝。是故攝心以攝魔，攝魔以還理。還理以

歸之太初，即心無可辯。書奇之，益俾好事者爲之訂校，校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數千萬言有餘，而充叙於余。余維太史漆園之意，道道之所存，不欲盡廢，况中虛者哉？故聊爲綴其軼叙叙之。不欲其志之盡堙，而使後之人有覽，得其意忘其言也。或曰：『此東野野語，非君子所志。以爲史則非信；以爲子則非倫；以言道則近誣。吾爲吾子之辱』。余曰：『否！否！不然！子以爲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倫邪？子之子三字疑此其以爲道道成耳。此其書直寓言者哉！彼以爲大丹丹數也，東生西成，故西以爲紀。彼以爲濁世不可以莊語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爲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謔笑虐以恣肆。喉謔不可以見世也，故流連比類以明意。於是其言始參差而倣詭可觀；謬悠荒唐，無端崖矣，而譚言微中，有作



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沒也。唐光祿既購是。據此則序爲唐氏世德堂主人作世德堂本乃此華陽洞天主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倫，則子史之誣均。誣均則去此書則遠。余何從而定之？故以大道觀，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觀，何所不有哉？故以彼見非者，非也；以我見非者，非也。人非人之非者，非非人之非；人之非者，又與非者也。是故必兼存之後可。於是兼存焉。而或者迺亦以信。屬梓成，遂書冠之。時壬辰夏念一日也。

二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一百回 內閣文庫 宮內省圖書寮藏本係覆本

明刊大字本。卷首附圖百葉，前後二面寫一回事。刻繪精絕。『五行山下定心猿』一圖中，巖石上有細字四，曰『劉君裕刻』，則昌啟時刻書也。卷首有題詞，後署『幔亭過客』。墨章二，一曰『字令昭』一曰

『白賓』。『幔亭』。『令昭』。『白賓』，俱是袁于令字，則序作者乃于令也。序亦開朗，似非依託。序後有凡例五條，曰批着眼處，批猴處，批趣處，總評處，碎評處，頗煩瑣無謂。此本亦無陳光蕊事。第九第十第十一三回，回目與今本異而與諸華陽洞天主人校本同。即其離析歸併處，亦無不同也。

附題詞

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迺極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爲佛，未佛皆魔。魔與佛力齊而位逼，絲髮之微，關頭匪細。摧挫之極，心性不驚；此西遊之所以作也。說者以爲寓五行生剋之理，玄門修煉之道。余謂三教已括於一部，能讀是書者于其



變化橫生之處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治？而必問玄機於玉匱，探禪蘊於龍藏，乃始有得于心也哉？至於文章之妙，西遊水滸實並馳中原。今日雕空鑿影，畫脂鏤冰，嘔心瀝血，斷數莖髭而不得驚人隻字者；何如此書駕虛游刃，洋洋纒纒數百萬言，而不復一境，不離本宗；日見聞之，厭厭不起；日誦讀之，穎悟自開也！故閑居之士，不可一日無此書。

幔亭過客

白賓

令昭

三 汪澹漪評古本西遊證道書一百回 內閣文庫

清初原刊本。目錄題『鍾山黃太鴻笑蒼子西陵汪象旭檐漪子同箋評』；正文題『西陵殘夢道人在檐漪箋評』；『鍾山半非居士黃笑蒼印正』。板匡高營造尺六寸四分，闊三寸二分。前附『仙詩繡像』共十七幅。右圖

左詩，刻繪均極工細。第一幅『悟徹悟提真妙理』圖，左下方有小字曰『念翼』。按『念翼』當即胡念翊，乃有名繪手，笠翁無聲戲原本圖，即其所繪。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六字。板心上頂格題『證道書』，中題『古本西遊第幾回』，下題『蠅寄』。明本西遊，皆不言撰人，如陳元之序，且以爲不知何人所作。自汪象旭此書，始以爲丘長春作，『證道』之說亦自此書倡之。首冠以虞集序，次丘長春真君傳，原注出廣道書全集次核作此裝取經事跡。原注出獨異志唐新語出譚賓錄及兩京記第九回載陳光蕊事，目爲『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今通行本即沿用之。其第十第十一二回目，亦皆與今本同。後來評注本，如陳士斌真詮，張書紳新說，劉一明原旨，無不有第九回之陳光蕊事，蓋皆從此本出。而坊刻劣本之載虞集序者，臚列評人，而評語至簡略，實亦是本耳。



據第九回之汪懔評，謂俗本刪去此一回，致唐僧家世履歷不明。而九十九回，歷難簿子上，劈頭却又載遭貶，出胎，拋江，報冤四難，令閱者茫然不解其故。及得大略堂釋厄傳古本讀之，備載陳光蕊赴官遇難始末，始補刻此一回云云。而所謂大略堂古本，究係何人何時所刻，懔未詳言之。而釋厄傳之名，則其來源甚早。考西遊記第一回引首詩有云：『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釋厄傳』，此詩通行本有之，明本亦有之。此或吳書本有西遊釋厄傳之稱而諸刊本刪去之；或所本者爲釋厄傳，今難遽言。又東京村口書店有萬歷刊本朱鼎臣編西遊記，其書有陳光蕊事，亦題『唐三藏西遊釋厄傳』，然文甚簡略，與吳承恩百回本西遊記却非一書。且末卷末記題『書林劉蓮台梓』，不題『大略堂』，似尚非汪懔所得本。汪氏所去大畧堂本，其源流不明

如此，殊不足爲持論根據。唯余所見明本西遊記有六種，除朱鼎臣編之畧本外，都無陳光蕊事，至汪憺齋之證道書，乃增此一回，且其文字情節與朱鼎臣本亦不盡同。依余個人意見，則汪憺齋所見大略堂本即使有之，且爲文繁之百回本；此所增第九回文字亦難遽目爲吳氏原文。因即汪書第九回文與本書他回文合觀之，實未能融合無間。如第十二回所附七言詞話，謂收養玄奘之僧爲遷安。（諸明本十一回亦作遷安）第九回作法明。詞話又云：『恩官不受願爲僧，洪福沙門將道訪』；似玄奘報父仇後，尙有面君授官之事，今第九回亦無之。又第十二回言陳光蕊拜文淵殿大學士，第九回乃云升學士之職。第十二回言觀音菩薩引送玄奘投胎，第九回乃言南極星君奉觀音菩薩命引送。第九十九回玄奘第三難爲滿月拋江，第九回乃謂二日拋江。凡此種種，



前後文皆不相應，自是異事。此其一。汪本第九回承第八回觀音訪取經人之後，另起一事；第十回承第八回之後，亦另起一事。此第九回與十回之間，措辭屬文，乃毫無聯絡。若第以文論，則此第九回者，可有可無。且按之下文乃有一大罅漏：第九回謂玄奘父陳光蕊以太宗貞觀十三年己巳按貞觀十三年歲在己亥非己巳但此乃末節中狀元，授官，之江洲任，時方暮春；路爲劉洪所害。殷小姐以懷孕忍辱，暫與劉洪相處。未幾生玄奘。以光蕊赴任在貞觀十三年三月其時殷小姐已生十八歲而爲父報有孕言之則玄奘出生至遲亦在貞觀十四年。生十八歲而爲父報仇。設玄奘生貞觀十三年，則十八歲當爲高宗顯慶元年。乃第十二回記其應羣臣之荐設道場爲壇主，即在貞觀十三年九月。十三年三月玄奘猶在母腹，十三年九月已長至十八歲或逾十八歲而爲高僧。此寧非怪事！凡小說戲曲皆隨意敷衍，固難認真，然朝代年號以及地理職官，

原不可苛求，核之正史；如玄奘西行首途本在貞觀三年吳氏乃云十年顯違事實吾輩今日當以小說還之小說此非彼便爲笨伯非通論也如此等乃行文之絕大罅漏，名手爲之，當

不爾爾。後之諸回非僞，則第九回者斷非原文。不特此也，第九回自

『話表陝西大國長安城』起，至『太宗登基十三年歲在己巳』止，開

端數語，乃與第十回開端數語從同。前後二回，合掌如此，假令吳氏

爲此，亦何其文思之窘也！此其二。且玄奘出身，乃有四難。遭吐江

報冤見九十九回吳氏果有意記玄奘出身事於正文，自當盡其所長，從容爲之。

今觀第九回所記，以一回之文，備諸情節，詞意窘枯，乃全無描寫，

尤欠周密，不能繕完；以視本書記沙僧朱八戒乃至龍馬之出身各節，

大有遜色。似後日補作於隸事屬文均不及仔細推敲者。此其三。由

此言之，吳氏原文，果有陳光蕊事與否，固不可知；卽有之，亦決非



如注本及今通行本之第九回之文。汪氏所謂古本，卽實有之，殆亦如朱鼎臣所編一類之書著其事而文不備，乃參以己意撰此一回。第九回既增此一事，於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諸回文字乃不能不有所歸併，兼別立回目。否則所據者必爲僞增之一本，不能訂正，因而用之。要之，無論如何，決非吳氏之文也。按吳氏原書，或竟無陳光蕊赴任及江流報冤事。唯今以明本言之，於玄奘開壇主講以前事，謹於所附詞話中述其崖略，正文則毫無未提及。以本書記沙僧三衆及龍馬出身皆詳其原委例之，似於玄奘亦不得獨畧，唯不能知其篇第。若果有其事，以文勢論之，似當在太宗決建道場朝臣推舉之後，卽入玄奘而追述其平生（今四遊傳中之西遊記卽如此）。其故事當略如本書十二回中詞話所記，或散見於本書他處者；亦略同吳昌齡西遊記。萬歷間刻書者嫌

其褻瀆聖僧，且觸迓本朝（高皇），語爲不祥，亟爲刪去。而在氏乃於明本原書百回之外，增此一回。自此而後，遂爲定本。以至通行諸書莫不遵之。今人驟視明本之無陳光蕊事者，反詫爲異事矣。是以汪氏此書，雖刻於清初，而關係却甚巨：目爲證道書，而開後來悟一子等之箋注附會；以爲邱長春作，使後此二百餘年世人不復知吳承恩之名；自謂得古本，增撰第九回陳光蕊事，自此遂爲西遊記定本也。

四

鼎鑄全相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 村口書店

明刊本。末卷末葉有本記云「書林劉蓮台梓」。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題「羊城冲懷朱鼎臣編輯」「書林蓮台劉求茂繡梓」。按尊經閣藏鼎鑄徽池雅調南北官腔樂府點板曲嚮大明春一書，摘選戲曲，亦間錄小說俚語。題「教坊掌教司扶搖程萬里選」，「後學庠生冲



懷朱鼎臣集」，「閩建書林拱塘金魁繡」。以二書互証，則朱鼎臣字冲懷廣州人，且爲庠生。大明春確是萬歷刊本。日本文求堂主人田中先生精於賞鑒亦云定是萬歷本則朱鼎臣者當爲萬歷間人。又大明春爲閩刊本，則此西遊記或亦閩刊，亦未可知。

此書每卷題「西遊傳」，亦題「西遊釋厄傳」。書十卷，不標回數，每則有目。目間有與明百回本西遊記同者，亦有在明百回本西遊爲回目，在此書則爲前附詩中之二句。如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所記以猴王得道鬧天宮，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報冤，唐太宗還魂事爲詳，玄奘西行以後諸難則較略，金嶼洞以後則尤略，往往某一故事在百回本中爲數回文字，茲則括以數行，或三四故事，以一則統之，僅具崖略。然規模節次除陳光蕊及江流報冤事外，與明百回本全同。以今通行四遊傳

中西遊記校之，其文字之詳略輕重處，亦幾於全同。唯今四遊傳中之西遊無陳光蕊赴任及玄奘報仇節目，唯記太宗設道場訖，轉入玄奘，追述其平生，文百餘字，與汪澹漪本西遊記所記大同小異。此本記陳光蕊事乃有四則，目爲

陳光蕊及第成婚

劉洪謀死陳光蕊

小龍王救醒陳光蕊

江流和尚思報本

此四節目，在汪澹漪本，卽爲第九回「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一篇。然汪本所述，與此亦不盡同。此本謂玄奘拋江後爲神哥至寺旁爲僧收養無置木板上飄流之說又此本太宗還魂節目有八自「袁守誠妙算無私曲」起，至「觀音顯像化



金蟬」止，目乃與明刊諸百回本第九回至第十二回四回目全同。此四卷本西遊傳與明百回本西遊傳，其關係如何，今雖不易質言。然此四回目爲西遊舊本原文，殆無疑義。第九回目之改爲陳光蕊二聯與第十回第十一回目之改換，乃汪澹漪以己意爲之，於此亦得一証明矣。

村口主人初得此書，頗惹中日學者之注意。友人長澤規矩也先生首發表於斯文雜誌，疑爲西遊祖本。胡適之先生疑爲畧本，尤亟欲一閱。擬設法購之，惜爲費力所限，未成事實。余到東京，以長澤先生之介往訪，承主人慨出此本，任其展閱。厚意坦懷，深用愧荷！乃以半小時之力恍讀一過。既嘆爲秘籍，而個人所感，則亦趨向於略本之一說。如上所云，朱鼎臣當爲萬歷時人，則其編次此書，至少在吳承恩書之後。然舊本改題撰人，亦小說常例，但據此等，以言出于吳本西遊，

要刪爲書，亦未周密。唯統觀全書，與明諸百回本比，除陳光蕊事此有彼無外，餘僅繁簡之異，西行諸難，前後節次，以及精怪名稱，故事關目，無一不同。倘是祖本，焉能若是！今所見舊本小說，如元本武王伐紂書爲封神演義祖本，元本三國平話爲三國演義祖本，其由簡至繁，殆亦如此十卷本西遊傳與百回本西遊傳之比。今以此二武王伐紂書三國志較之。其規模節次，雖大致相同，而稱謂情節，則不無乖隔。三國演史事，其人物事跡有書可徵，通於衆人，難以變換。然以三國演義校平話，其參差處亦至足驚異，下之馮夢龍新列國志之於余邵魚列國志，馮夢龍新平妖傳之於羅貫中平妖傳，亦移步換形，面目全非。由十卷西遊記之僅存崖略，語意不完者，擴大充實而爲百回之西遊記，乃其關目情節以及名稱無一不同，寧非異事！夫唯刪繁就



簡可無變更；由簡入繁乃欲絲毫不變原本，在理爲不必要，在事爲不可能。故余疑此朱鼎臣本爲簡本，且自吳承恩之百回本出。至於陳光蕊之官遇禍與江流報怨事，雖爲此本所獨有，其他明本無之。然吳氏原本，此事之有無，今不易懸測。江流故事，自元至明流傳里巷，即吳書果無之，採常談而補此四節亦非難事。况其節目及插附詞話亦往往與吳書同，則謂從吳書出，成此節本，亦未必果爲大膽之論也。如余所疑不誤，則後之四遊傳中之西遊記亦此系統之書，同爲節本，且其淵源甚舊，遠在萬曆之時矣。然若離開述作關係論之，則此朱鼎臣本在板刻及西遊故事上，均有極大關係，爲稀有之重要本子；其堪稱爲人間秘籍，亦至顯然之事也。

明余文台刊本，中型。封面題『全像東遊記上洞八仙傳』，分兩行大書，中題『書林余文台梓』。上圖下文，今坊間通行之粗劣本子，正從此出。題『蘭江吳元泰著』『社友凌雲龍校』。二卷作書林余氏梓上下二卷各二十八則下卷附補遺事又降戰詩文聯一卷附於後。卷首有余象斗引，文理至拙，然實書賈本色。姑為錄出，以見當時書賈之編書情狀有如是也。

八仙傳引

不俗斗自刊華光等傳，皆出予心胸之編集，其勞鞅掌矣！其費弘鉅矣！乃多為射利者刊，甚諸傳照本堂樣式，踐人轍迹而逐人塵後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無恥，與異方之浪棍，遷徙之逃奴，專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觀人唾餘，得無垂首而汗顏，無恥之甚乎？故說。

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

仰止
象斗

▽呂仙飛劍記上下二卷十三回 內閣文庫

明萃慶堂刊本，圖嵌文中。題『安邑竹溪散人鄧氏編』（按即鄧志謨）

『閩書林萃慶堂余氏梓』。卷首有引。記呂洞賓事多採宋元人記載雜以

俗說。五卷斬釋黃龍事，與戲白牡丹事捏合為一，大異恒言二十二卷所記。文亦流利，而敘次不免張皇。

目錄

- 第一回 諸仙朝玉皇大帝 慧童投呂家出世
- 第二回 呂純陽遇鍾離師 鍾離子五試洞賓
- 第三回 秘授純陽子丹訣 呂純陽發大誓願
- 第四回 洞賓得遁天劍法 飛仙劍斬蛟殺虎



- 第五回 呂純陽宿白牡丹 純陽飛劍斬黃龍
- 第六回 純陽子賣梳貨墨 純陽踏石并化錢
- 第七回 純陽遊大庾謁齋 純陽招將收妖精
- 第八回 純陽子醉死復生 純陽子羅浮畫山
- 第九回 獻美人畫并泛管 活己死魚并吹笛
- 第十回 呂純陽杭州賣藥 呂純陽三醉岳陽
- 第十一回 純陽遊廣陵妓館 純陽遊寺訪書齋
- 第十二回 純陽子擲劍化女 純陽子見火龍君
- 第十三回 呂純陽度何仙姑 呂純陽升入仙班

以下四回目
缺據正文補

薩真人呪棗記上下二卷十四回 內閣文庫

明刊本，與飛劍記形式全同。作者亦鄧志謨氏。首萬曆癸卯（三十一年）



引，署『竹溪散人』。本搜神記爲之。然亦多里巷之談。

目錄

上卷

- 第一回 總叙天地間人品 薩真人前身修緣
- 第二回 薩君入衙門爲吏 薩君爲醫誤投藥
- 第三回 薩君秉誠心修道 三神仙傳授法術
- 第四回 薩君沿途試妙法 薩君收伏惡顛鬼
- 第五回 至上清見張天師 叅符籙奏名真人
- 第六回 王惡收攝猴馬精 真人滅祭童男女
- 下卷
- 第七回 真人火燒廣福廟 城隍命王惡察過

- 第八回 王惡察真人過失 真人還客高明珠
第九回 李瓊瓊不守女節 薩真人遠絕女色
第十回 薩真人憐老惜幼 用雷火驅治疫鬼
第十一回 薩真人往鄂郡國 真人遍遊地府中
第十二回 陰司立賞善行臺 真人遊賞善分司
第十三回 薩真人遊遍地獄 關真君引回真人
第十四回 真人建河西大供 虛靖保真人上升

▽新刻全相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六卷 內閣文庫

明萬歷刊本，中型。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封面署云：

『萬歷乙巳年夏書林聚奎堂梓。』而第一卷題『書林清白堂梓』。六卷後木記題云：『萬歷甲辰冬書林楊氏梓』。按閩楊氏刻書甚有名。甲辰爲三



十二年，明年即乙巳，豈一年之間，書肆即轉移耶？其第三卷題云：『撫臨朱星祚編』。所述半文半白，殆不足以爲小說，僅淺短之記述而已。

▽新刻全像牛郎織女傳四卷 文求堂田中慶太郎先生

萬歷刊本。上圖，下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題『儒林太儀朱名世編』
『書林仙源余成章梓』。

▽新刻鍾伯敬封神演義二十卷一百回 內閣文庫

明刊本。據封面識語則刻者爲金閩書坊舒冲甫。第二卷第一葉又署『金閩載陽舒文淵梓行』。或爲一人，或是一家，今難詳考。按萬歷庚申（四十七年）武林藏珠館刊本唐傳演義，封面署『舒載陽梓』，與此封神演義第二卷所題正同。則此亦萬歷末年所刊，或竟在昌啟時，亦未可知。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字扁體，而端好悅目，開板亦闊。圖五十

葉百面，尤精采如繪，寫刻俱出名手無疑。首李雲翔爲霖序。每回後，均有評語，一評之後，復有又評。似非出一人手，而語意筆墨，實亦無差別。按此書國內甚流行，然明刻舊本絕不可見。余所見明末清初刊之周之標序本及通行之四雪草堂訂正本，文字評語，實亦與此明本全同，毫無改易。唯刪原序及撰人名，致爲憾事。此本則序題儼然，書亦精好如是，自爲驚人秘笈。而觀封面所記書值乃爲紋銀二兩，尤致慨於明季至今相去不過三百餘年間，而得書難易之懸絕有如斯也。

此書作者久晦，後世傳說，致爲譏言。今觀此本，乃稍知其端緒。卷首李雲翔序云「舒冲甫自楚中重資購有鍾伯敬先生批閱封神一冊，尙未竟其業，乃屬余終其事。余不愧續貂，刪其荒謬，去其鄙俚。而於每回之後，或正詞，或反說，或以嘲謔之語，以寫其忠貞俠烈之心，奸邪頑頓



之態。於世道人心，不無喚醒耳」。所謂鍾惺會評者，自是依託。必云購自楚中，則以惺爲景陵人耳。似作者即雲翔。然第二卷第一葉又題「鍾山逸叟許仲琳編輯」，所題如此，其人名決非僞撰。然他卷均無此題，不知何故？觀封面識語，謂「書久係傳說，苦無善本，事半荒唐。茲集乃某先生名字削去考訂批評家藏秘冊」云云；李雲翔序，亦謂俗有姜于牙斬將封神之說，從未有繕本，不過傳聞於說詞者之口。冲甫由楚中購得評本，而已爲刪定評論之。按：元有武王伐紂書三卷，即演此事，乃云無繕本，豈其書在明時久已不存。秘本鍾評之說，或亦誇張。且語言恍惚，無從徵其事實。然編書時或曾以舊本作底本而復增益之，亦未可知。意原編者爲許仲琳，改定評次者爲李雲翔，而前後經手刻書者爲一姓或一人。觀書中所演，實亦與元刊本武王伐紂書平話略同，今之封

神演義即就元本擴充之，乃顯然之事。封面猶題武王伐紂外史即襲元刊舊稱也余邵魚編列國傳，遠在萬歷丙午（三十四年）之前，所記亦與今所見元刊本平話同。則與此封神演義，所據殆爲同一底本。宋元小說，明人所見，遠富於今日，元刊平話數種，明時當猶流傳；意亦傳本非一，重編敷衍者大有其人，至萬歷末，乃有此定本耶？

附序

古今有可信者，經史綱鑑之書是也。有不可信者，齊諧虞初山海之書是也。若可信若不可信者，諸子小說陰陽方技術數之書是也。迨至結繩以後，倉頡成書，宇宙人始煥，斯文始鑿。極天蟠地，無竅不開，其中所以爲帝王師相，人物臧否，如經史百家之書無不假此定其好醜。若所稱二帝曰「放勳」曰「重華」；禹曰「文命敷於四海」；湯曰「顧諟天之



明命」；文曰「謨武曰烈」；下至曰「桀，曰紂，曰幽，曰厲」；何在不非史臣親承之下：「揣摹則效之也？」孟子尚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况三代以來，所謂曰文，曰武，曰孝，曰莊，曰敬，曰神，曰懿，曰徽，曰德，種種美詞，不過皆史臣爲之粉過飾非，寫爲一代信史。其中可信不可信明甚。又何怪後儒曰：「三代之下無書」。嗟嗟！自周禮以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至周末德衰，不無紊亂。我夫子爲之憲章祖述，刪繁芟僞，不可不謂斯文之幸。孰意秦火一烈，尺籍無遺矣。雖歷漢魏晉於五代以至唐宋，不無除挾書之令求天下之遺書者；有建石室蘭臺東觀仁壽崇文祕閣，以藏其典籍者；甚至求錄於民間者：可謂盛矣！然而有遭喪亂而焚燬者，有遭遷徙而遺棄者，又有遺運而舟覆於砥柱，航海而盡喪於滄茫；可勝言哉！幸而天

啟文明，我國家景運洪開，於斯文獨盛，真駕軼千古，而內府民間可曰汗牛充棟矣。俗有姜子牙斬將封神之說，從未有繕本，不過傳聞於說詞者之口，可謂之信史哉？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資購有鍾伯敬先生批閱封神一冊，尙未竟其業，乃托余終其事。余不愧續貂，刪其荒謬，去其鄙俚，而於每回之後或正詞，或反說，或以嘲諷之語以寫其忠貞俠烈之品，奸邪頑頓之態，於世道人心不無喚醒耳。語云：『生爲大（當是上字）柱國，死作閻羅王』。自古及今，何代無之？而至斬將封神之事，目之爲迂誕耶？書成，其可信不可信，又在閱者作如何觀，余何言哉？

邢江李雲翔爲霖甫撰

李雲翔印

爲霖氏

封面



批評全像武王伐紂外史

封

神

演

義

每部定價
紋銀貳兩

此書久係傳說苦無善本語多俚穢事半荒唐評古愚今名教之所必斥茲集乃 先生考訂批評家藏秘冊余不惜重貲購求鉅行以供海內奇賞真可羽翼經傳爲商周一代信史非徒寶悅琛瑰而已識者鑒之

金閩書坊舒冲甫識

平妖傳

羅貫中編平妖傳二十回，今唯吾國馬隅卿先生藏有錢塘王慎修刊本，即張無咎序馮夢龍本所謂『昔見武林舊刻本只二十回者』。明季馮夢龍增其書爲四十回。日本內閣文庫藏之泰昌元年刻本有張無咎序者，爲馮書初刻原本。崇禎間，板毀于火，張無咎復重訂舊序而刻之。內閣文庫藏之

金閻嘉會堂本即此本，是爲馮書重刻原本。今之坊本四十回平妖傳，皆自嘉會堂本出。王慎修所刊，圖古樸蒼秀，馮書泰昌初刻本及嘉會堂重刻本附圖，亦迥麗細密，墨光爛然。明人刻書之工如此，至可驚嘆。余於國內，既見武林刻之羅氏舊本，於日京又見馮書之初二刻原本，於坊間諸本，直將塵垢視之。自愧酸子眼福不淺也。

馮書初二刻本吾國所無。今分記於後：

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四十回 內閣文庫

目錄引首，書名均如此題。此爲泰昌元年刻本。引首葉上題『宋東原羅貫中編』明隴西張無咎校』。首泰昌元年張譽無咎序謂『昔見武林舊刻本止二十回，疑非全書，兼疑非羅公真筆』。『此書傳自京都，一勳臣家抄本。即未必果羅公筆，亦當出自高手』。云云。由此知馮



氏平妖傳初出，猶冒羅氏之名，而張無咎序亦恍惚迷離如此，設非板燬重刻，則此翁狡猾，將騙盡天下人；而世所謂秘本舊本，傳自某府，纂於某人者，其可信程度，亦猶龍子之平妖傳而已。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插圖七葉，精絕。每葉前後二面，寫一回事，板心中題『第幾回』。以此言之，則本全圖四十葉，此本不幸失之，僅存此數，爲可惜也。正文第一回前尚有引首一篇，爲今通行本所無。

叙

小說家以真爲正，以幻爲奇。然語有之『畫鬼易，畫人難』；西遊幻極矣。所以不逮水滸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資齒牙，不可動肝肺。三國志人矣，描寫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勢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間手？嘗辟諸傳奇，水滸，西廂也；三國志，

琵琶記也；西遊則近日牡丹亭之類矣。他如玉嬌麗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會記日用帳簿，全不會學得處分家政；效水滸而窮者也。七國兩漢兩唐宋如戈陽劣戲，一味鑼鼓了事；效三國志而卑者也。西洋記如王巷金家神說謊乞布施；效西遊而愚者也。王縱山先生每稱三遂平妖傳堪與水滸頡頏。余昔見武林舊刻本止二十回，首如暗中聞砲，突如其來；尾如餓時嚼蠟，全無滋味；且張鸞彈子和尙胡永兒及任吳張等後來全無施設；而聖姑姑竟不知何物，突然而來，杳然而滅；疑非全書，兼疑非羅公真筆。及觀茲刻，回數倍前，始終結構備人鬼之態，兼真幻之長，縱山先生所稱，或在斯手？余尤愛其以偽天書之誣兆真天書之亂，妖由人興，此等語大有關係。聞此書傳自京都一勳臣家抄本，即未必果羅公筆，亦當出自高手，非

近日作續三國浪史野史等嗚嗚嗚叫，獲罪名教者比。永（？）可列小說名家，故賈人乞余叙也而余許之。

泰昌元年長至前一日隴西張譽無咎父題

引首

詞

國泰時平，月白風清，興來時酒盞頻傾。茫茫今古，一局棋枰，看幾人爭，幾人敗，幾人成。休逞英雄，莫弄聰明！生一事，一害還生。滿盤算子，交付黔贏。只得順他來，順他止，順他行。

這篇詞名爲『行香子』。大概說人窮通有命，只宜安分，不可強求。且如讀書等輩，有高才絕學，辛苦一生，未遇知己，終於淪落；又

有小小年紀，纔學謔得幾句，尙未成章，便聯科及第去了，千人喝采，萬人誇強。若是不達的，就說試官沒眼睛，皇天沒耳朵；却不知那小小年紀的，或是前生讀書行善，積下今生蚤享榮貴。所以古人說得好：『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又道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若是數合承當，爲王稱帝也是等閒。比如，宋太祖陳橋兵變，一朝黃袍罩體，不費絲毫氣力，子子孫孫，安享三百餘年天下，豈不是個□□。□是命中沒有時節，眼盼盼看着一個銅錢到，若拾起時，還要變了個柿蒂。可笑那一種最沒撻煞歪肚腸空腦子的人，癡心妄想。如唐未進士黃巢一個及第也掙不來，却想要做皇帝，殺人百萬，流血千里，後來被其甥林言所誅，貽臭于萬年之下。又如漢末黃巾賊首張角依着左道，招引三十六方之衆，一時俱叛，



自稱『天公將軍』，亦爲皇甫嵩所破，弟兄三人俱死無葬身之地。那兩個人便攪壞了漢唐兩家的社稷。漢家天下，分爲三國，唐家天下，變做梁朝：這也是兩家國運將終，天使其然。不在話下。還有不達時務的，遇國家盛的時節也去弄一場把戲，不能個稱孤道寡，只落得身首異處，把與後人看樣：則今三遂平妖傳這本話頭便是。有詩爲証。詩曰：

飲啄由來總是天 須將行素學前賢

飯蔬飲水真吾分 食祿乘車亦偶然

紙虎狗形空費筆 井蛙龍勢豈安眠

請看三遂平妖傳 禍福分明在簡編

✓ 墨憨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四十回 內閣文庫

明金閻嘉會堂刊本。封面題『墨慈齋手校新平妖傳』。有識語，未署『金閻嘉會堂梓行』。又有二章，右下曰『穎川陳氏』。左上曰『勗吾發兌』。蓋書坊主人也。書名目錄葉上所題如上。引首葉亦題『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撰人題名，一變初刻之舊，題『宋東原羅貫中編』。『明東吳龍子猶補』。首張無答序，不記年月，序文及署名，均與今通行本同。所以題『龍子猶』之故，蓋重訂序中已明言子猶補作及重刻之故，故撰人題名亦從其實，不復爲猶龍子隱也。正文半葉亦九行，行二十一字。圖十葉，亦精，今坊間翻本，皆載此圖。畫本亦與初刻同，蓋二刻圖省工力，僅有十圖。第一回亦有引首，與初刻同。坊本皆從此本出，獨刪此引首，其愚妄尤不可解也。

飛陀全傳四卷三十二回 內閣文庫



嘉慶丁丑（二十二年）一笑軒判本。小型。首嘉慶丁丑一笑翁序，稱『趣齋主人，負性英奇，奇情詩酒，往往乘醉放舟，與諸同人襲曼倩之恢諧，學莊周之隱語。一時聞者，無不啞然失笑。此飛陀全傳之所以作也』。按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虹橋錄下記當時評話稱絕技者，有鄒必顯之飛陀傳；又卷九小秦淮錄云：鄒必顯以揚州土語編輯成書，名之曰揚州話，又稱飛陀子書。當即此書。序所謂趣齋主人，殆即鄒必顯。馬隅卿先生曾購一光緒乙未上海書局石印小本，書衣題『繡像三教三蠻飛陀子傳』。每卷題『繡像三教三蠻維揚佳話奇傳』。卷數回数俱同，與此爲一書。序亦同，但無署題。序又有『同人久請授梓，而主人終以遊戲所成，唯恐見嗤』之語，疑即當時書會所刻者。觀二書書題不同，則所刻已非一本矣。書名『飛陀』者，焦循易餘齋錄卷十八云：『凡人以虛語欺人』

者，謂之跳脫子；其巧甚虛甚者，則爲飛脫」。則本揚州俚語。今觀此書，誠亦飛脫之至。記一石姓子。背隆起而足跛，人稱跳脫子。忽如異人，備諸幻變，以臘君封脫子爲脫王，威震中原名揚四海結束。一味荒唐玄虛，莫名其妙。而多雜揚州語，市人揣摩口吻，乃躍躍紙上。似用意唯在諠浪，與敷演故事者殊科，而與世傳之何典，却爲風味相親。然彼意存諷譏，此又似不然。不知當時何以稱絕技動人如此。蓋亦清風開之類，如俞樾所謂「由於口吻之妙，不在筆墨間」者耶？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卷五

滄縣 孫楷第 編述

明清部四 (長篇)

公案類

水滸傳

所見明本凡五種。文繁事簡者：爲容與堂李卓吾評本，及某坊刻鍾伯敬評本，並百回。文簡事繁者：爲閩刻評林二十五卷本，五湖老人序三十卷本，熊飛刊英雄譜一百十回本。又有金聖嘆刪定之七十回原本。除金聖嘆刪定本外，皆罕覩。今以刊書先後爲次，分記於左：

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二十五卷殘存十八卷 內閣文庫

明余氏雙峯堂刊本。第一卷至第七卷缺。重第十卷。不標回數。各則中

每有『仰止先生或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有詩』云云。按：仰止爲余象斗字。明刊八仙傳引署云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又號三台山人。明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建陽余氏，以書肆名家，自宋至明，世守其業，凡數百年。以余所知，余氏在明時所刻小說，有題三台館者：如唐國志傳，大宋中興岳王傳，南北兩宋志傳；並署『潭陽書林三台館梓行』。其兼署姓名者：如東西兩晉演義署三台館余氏，英烈傳署余君召，列國志傳署文台余象斗，二十四帝通俗演義全漢志傳署元素。凡此並三台館本。有題雙峯堂者：如大宋中興演義，如三國志傳。又有萬錦情林兼署姓名，曰『雙峯堂文台余氏梓』。凡此皆雙峯堂本。諸所題名有不同者，今不能定其世次。觀日本蓬左文庫所藏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十二卷，係萬歷十六年刊本，署云『書林文台余世騰梓』。則余世騰字文台。而萬歷丙午（三十



四年）本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蓬左文庫大連圖書館均有此本題『後學畏齋余邵魚編集』『書林文台余象斗評梓』。其封面識語『象斗校正重刻』云云，末署『余文台識』。內閣文庫藏明本八仙傳，封面署『余文台梓』，序署『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則字仰止之余象斗與字文台之余世騰實爲一人。又觀東西兩晉演義，署『雙峯堂主人鑒定』『三台館余氏梓行』；馬隅卿先生藏覆本唐國志傳署三台館，又有『雙峯堂記』圖章；此書日本宮內省藏萬錦情林署『三台館山人仰止余象斗纂』，『書林雙峯堂文台余氏梓』。日本東京帝大研究所藏則三台館與雙峯堂實爲一家之書肆，且即象斗所經營者。此雙峯堂本水滸志傳評林，或即象斗所刊，或其後人刊之，固不可知。然無論如何，其刊書時代，當在萬歷間，無可疑也。其書分三欄：上欄爲評釋，中欄爲圖，圖左右下欄爲正文。半葉十四行二十一字形式與萬歷丙午刻之春

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正同。但彼開板較闊，字亦工整，此則字較小而
而不甚工。書有王虎田慶事，多刪節。友人鄭西諦君於巴黎國家圖書館
所見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書，亦余氏刻本，據鄭氏書
審定僅存二十卷及二十一卷之半，比此本殘缺尤甚。據西諦所記，其殘存之
一卷半皆王慶事。此本二十卷記田虎事訖。二十一卷二十二卷記王慶始
末，至二十三卷始畢，則與西諦所見非一本。且彼名『新刻京本全像插
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此名『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
林』，書名亦不同。然以增補號召則一。觀其命名，於增補之外，加
『校正』『評林』字樣，似增補事已屬過去，所矜者為校正與集評。意西諦
所見為原本，而此為重刊本，即從西諦所見本出者。然皆為一家刊書，
其書之增田虎王慶亦同，則其內容文字，殆至為接近。雖非一本，正不

妨以一本視之。西諦所見僅存一卷半，此則多至十八卷。余在內閣得見
此本，其忻驚慰快，度西諦在法京時，亦無以逾此。恨未得與同志同好
者共觀之也。

此書雖增田虎王慶故事，然於舊有部分，實多刪略，不依原書。今以四
事說明之：

一 詩詞之刪畧

吾國小說於正傳前，例有入話及詩詞，此等體例，實自宋朝說話人
一脈相傳而來。今所見最古小說，如京本通俗小說，開首莫不有詩
詞，馮夢龍撰三言，亦尚依此意。長篇如金瓶梅亦然，蓋作者為名
士，鑒源知古，故未嘗以為支言而不用也。今所見高陽李氏百回本
水滸，似從舊本出者，而開端都無詩詞。今閱此本，乃知舊本開端

原有詩詞，後來刊本，乃以其無用而刪之，即篇中所附，以今百回本勘之，亦刪去不少。此本雖亦刪畧，但多移于上方評釋欄中。如八卷吳用舉戴宗篇評云：『凡引頭之詩，皆未干水滸內之事，觀之此原文作眼，故寫於上層，隨愛覽者覽之。』詩云云。九卷楊雄醉罵潘巧雲篇評云：詞之事皆是一引頭，何必要？故錄上層，隨便覽觀。』詩『朝看瑜珈經』云云。（按：此詩百回本四十五回在正文中間，不在篇首，）卷十楊雄大鬧翠屏山篇評云：『各傳皆無引頭之詩，未見可取。觀傳者無非覽看詞語，觀其事實，豈徒看引頭詩者矣？原文作矣字故此引頭詩，反撫人耳目。故記上層，隨人覽看。』詩『古賢遺訓太叮嚀』云云。卷十五柴進簪花入禁院評云：『一首詩從宋江入城言起，直到李逵鬧皇君止，不可削之，錄於上層。』詩



『聖主憂民記四兇』云云。自十九卷以下，於標題下皆側注云：『其詩錄上』。凡此本上欄所錄古今體詩及詞，今皆不見於篇首。於此可知，原本水滸篇首概有詩詞，而今本已全數刪去。此閩本雖力斥其不必要，究以『欲去時不錄，恐他人不知者，言此處落矣』十一卷戴宗智取孫勝篇評語故雖於正文不錄，而仍移之於上欄，原書面目，猶未全失。此書於正文往往大膽刪節，獨於此等猶稍持矜慎態度，推其用意，未必有愛於詩詞，蓋引首詩詞人所習見，易於看破，不若正文敘事之中節省文字之可以苟且朦溷耳。又以此書觀之，不唯引首詩今本皆刪去，即文中之詩，此本偶存者。亦往往不見於百回本。九卷楊雄醉罵潘巧雲篇送暖偷寒起禍胎一絕今猶見百回本四十五回惜在東京時手中無百回本，不獲詳校其異同。余意文中所附詩，書賈多隨意增添改換，如三國唐傳

附靜軒麗泉詩之類。若引首詩詞，如此本評者所云云，則當是舊本所有，不幸刻書者多存不必要之見，遂致刊落無遺耳。

二 正文之刪略

此本雖以增補號召，實則增多者爲田虎王慶故事，於舊有文字刪略殊多，正如胡應麟所謂『止錄事實，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者。所以知其爲刪略而非祖本者，以語不繕完明之。如八卷宋江吟反詩篇記宋江自語云：『我生在山東，出身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功名不就，父母兄弟幾時相見？不覺淚下。觀物傷情作西江月詞。喚酒保筆硯寫向粉壁，以記歲月。』姑無論其文之簡拙不成句，改原文『學吏出身』爲『出身雖留得一個虛名』，此尙成何語？試以原文勘之，則知其省其所不能省不當省，斷斷乎爲無



知書賈之所爲無疑。卷九記假李逵剪廛事無此目通行本謂李逵有感於公孫勝之請假歸籍省母，因亦請假下山。此則略去李逵請假一段，逕接入『且說李逵來到沂水縣西門外，一簇人看榜』，則語爲無根。他如十卷之解珍解寶越獄篇，事爲異軍突起，故百回本於此有說話人解釋一段，此亦略之。十一卷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篇，記說唱諸宮調事，亦縮減文字，此一段記勾欄情狀在水滸爲絕妙之文，今則不可得見矣。十五卷燕青智撲擎天柱篇，無唱貨郎兒之語。就當時記憶所及，匆匆籀讀，所得已如此數，其餘文字，當可類推。胡應麟不堪覆瓿之言，爲不謬矣。

三 節目之省併

每則標目，與百回本比較，則所省者爲：『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

龍廟英雄小聚義』。百回本四十回此併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假李逵剪徑劫單身，黑旋風沂嶺殺四虎』。百回本四十三回此併於『撲天鵬雙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宋江智取無為軍篇。『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兩打祝家莊』。百回本四十七回四十八回此併於楊雄大鬧翠屏山。『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百回本五十二回併於『徐寧教使鈎鑣鎗，宋江大破連環馬』。百回本五十七回此併『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百回本六十八回此併『宋公明大戰幽州，呼延灼力擒番將』。百回本八十七回。『混江龍太湖小結義，宋公明蘇州大會垓』。百回本九十三回。『盧俊義大戰昱嶺關，宋公明智取清溪洞』。百回本第九十八回。蓋文字既省，則標目亦不得不省併也。

四 增加部分

水滸故事，起於北宋，流傳於南宋金源，大扇於元，復疊經明人之潤色附益，遂爲今之百回本百十回本與百二十回本。其故事之構成，時代先後不同，真偽相間，然稍習舊聞參伍證之，則亦可鑒其時代，定其真偽。以今考之，自張天師祈禱瘟疫至打東平府東昌府止，蓋爲宋人舊話而盛演之於元人者，方臘故事，當亦甚早。打東平東昌後征方臘前如李逵壽張坐衙及雙獻功，燕青撲擎天柱，柴進簪花入禁院，宋江訪李師師，蓋亦話本遺留。三敗高太尉，征遼事，文特荒率，縱有所本必非胡元之舊，無論宋人。且擊遼在平方臘之後，此乃倒置，顯係明中葉無知之人所增。然其時代似猶在插增田虎王慶之前，意者弘治之後萬歷以前，河湟不守，邊事日急，乃有此悠謬之說乎？若田虎王慶故事，則顯以有征遼事之水滸傳爲



底本而增出者，其出於明人之手，尤無疑義，西諦以爲即閩書賈所增，蓋爲近之。以余所見此本考之，則記宋江平遼後班師面君下入征田虎事與平王慶後面君下入征方臘事，其過脈處文字全同，如平遼後班師回朝，其情事爲：

賜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等，各於內府開支。宋江等謝恩出宮禁，至行營候朝庭委用。不在話下。

却說當時有四處賊寇……

記平王慶班師回朝情狀則謂：

欽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等賞賜，盡於內府開支。宋江等謝恩出西華門上馬回到行營安歇，聽候朝庭委用。次日，公孫勝喬道清……



前事爲百回平遼後原文而稍擲節；後事亦百回平遼後原文而稍擲節，下接公孫勝歸隱事亦同，唯多出一喬道清而已。其記擒田虎後徽宗敕云：「田虎田彪欺天罔上，爲惡不仁，罪不勝誅，着三法司多官綁去人煙輦口之處凌遲！」三法司自是明人語。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爲三法司如其所說，則議獄官如三法司者所司乃綁縛行刑，亦可笑之甚矣。

增田虎王慶部分凡十七節，目與熊飛刊英雄譜本稍有出入。今校錄於左：

……
「盧俊義分兵征討 宿太尉保舉宋江」熊本有此
目此本無

十九卷

盛提轄舉義投降

元仲良憤激出家

衆英雄大會唐斌

瓊郡主配合張清

公孫勝再訪羅真人

沒羽箭智伏喬道清

宋江兵會蘇林鎮

孫安大戰白虎關

二十卷

魏州城宋江祭諸將

石羊關孫安擒勇士

一盧俊義神攻獅子關

段景住暗認玉欄樓

熊本有此目此本無

及時雨夢中朝大聖

黑旋風異境遇仙翁

一喬道清法述五千兵

宋公明義釋十八將

熊本有此自此本無

卞祥賣陣平河北

宋江得勝轉東京

徽宗降敕安河北

宋江承命討淮西

熊本無此目

二十一卷

高俅恩報柳世雄

王慶被陷配淮西

王慶打死張太尉

夜走永州遇李杰

快活林王慶使槍棒

段三娘熊本下有自字招贅王慶

宋公明兵度呂梁關

公孫勝法取石祁城

二十二卷

李逵受困于駱谷

宋江智取洮陽城

宋公明遊夜瓊景

吳學究帳幄談兵

孫安病死九灣河

李俊雪天渡越水

二十三卷

公孫勝馬耳山請神

宋公明東驚嶺熊本下有山字滅妖



公孫勝辭別歸居熊作鄉

宋江熊作領勅征方臘

……
（注）以上卷第節目，以評林爲本主。其目爲熊本所有評林本所無者，以「」記之。

以上所說，此本增多田王故事，於舊本原有文字刪略殊多，實爲書肆妄作因陋就簡之俗本。雖以增補批評標榜，而所增者既無意義，評語又至不通。然其價值不在於書之善否，而在水滸故事演化中歷史上之地位。增田虎王慶故事之水滸傳，吾國未見明本，如日京內閣文庫藏之明熊飛刊本英雄譜，即從此評林本出；坊間通行之漢宋奇書，殆又從英雄譜出。法京所存者，即是原本，已殘缺太甚；此在今日爲比較至完備之本。引首詩詞，雖不錄於正文，猶存之於上方，萬歷前水滸舊本形式，猶於此書徵之：斯則不無可取。自研究水滸一書之源流變遷者視之，固認爲珍貴之史料也已。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 內閣文庫

明容與堂刊本，無圖，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板心上題「李卓吾批評水滸傳」，下題「容與堂藏板」。葉數則記於後半葉之板心下。首李卓吾序，後署「溫陵卓吾李贄撰」。又另行題云「庚戌（疑萬歷三十八年）仲夏日虎林孫樸書於三生石畔」此序百二十回本亦載之次爲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爲一短文。以李逵爲首，謂爲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次則石秀魯達武松等。於宋江吳用則譏其權謀，以爲佛性漸滅殆盡。品題人物，無端摻合禪語，已覺弔詭。觀其高下低昂處，則知此等見解評論，自萬歷時已然。聖嘆特本此旨而發揮之而已。次爲批評水滸傳述語，述評刻大意，每條皆

云『和尚』，意即指李贄。末署『小沙彌懷林謹述』，亦不知何人。中云：『和尚有清風史一部，則和尚手自刪削而成文者，與原本水滸傳絕不同。又手訂壽張縣令黑旋風集，令人絕倒，不讓世說諸書』。後復有小記云『本衙已精刻黑風旋集清風史將成矣』云云。此二書今俱不見。黑旋風集，當即聖嘆所蚩之壽張集，以爲『嚼人屎橛不是好狗』者。次爲論水滸傳文字，以爲貫串三教，議論多可笑。次爲水滸一百回文字優劣，謂其中照應謹密，曲盡苦心，亦覺破碎，反爲可厭；乃不免腐儒之見。明代士夫爲文，務爲簡古，襲先秦之面目而無理致，風聲所播，延及閭里，遂有以古文法度衡小說者。書賈刻書，動多刪畧，固爲節本起見，然亦此輩有以啟之。此在吾國小說史上亦一厄運也。又謂九天玄女石碣天文，最爲可惡。水滸傳著此二事固無謂，然玄女授天書固源於宋人，來



歷亦舊。至謂天道定不如此，則捨文字而論鬼神，亦未足服作者之心。正文亦百回。第一回前爲引首，乃高陽李氏本第一回之前半。開篇爲邵堯夫詩，亦同百二十回本。文有眉評，旁評。卷後總評或署『李載贄』『李禿翁』，或署『李和尚』，頗不一律。按國內所見水滸傳，有袁無涯刊之百十二回本，爲啟禎時刻本無疑。有李玄伯藏之百回本水滸傳，圖與百二十回爲一板，至早亦在萬歷中葉。此本據李卓吾序後所題，似即萬歷三十八年刊本，與閩刊之水滸評林時代相去不遠。在板刻上，自爲極重要之本子也。

此本無田王故事，文同高陽李氏之百回本。其最堪注意者，爲評者以個人意見所加之許多擬刪符號，對於擬刪字句，皆上下乙之。句旁直勒亦甚多但用意似示應注意或不滿非擬刪符號旁勒鈎乙，充滿篇幅。以天啟間刊鍾敬伯評本校之，則擬

刪處亦十同八九。以崇禎間熊飛刊百十回本校之，則擬刪之處，熊本果削去不錄。惜無充分時間，不得逐句逐字校勘。試舉數例，如第三九回宋江吟反詩篇，『詩曰江上高樓風景濃，偶因登眺氣如虹；興狂忽漫題新句，却被拘攣狴犴中』；此本與鍾本上下皆乙之，百十回本果無。李玄伯百回第五十四回入雲龍破高廉篇，自『宋江陣開處』句起，敘事百餘字，四六二百餘字，至所插第三段四六中之『手內劍橫三尺水，陣前馬跨一條龍』止，此本及鍾本皆擬刪，而百十回果無之。李氏百回本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參禪篇，自『天子命光祿寺』句起至『賜御宴已罷』，及中附之四六一一段，此本與鍾本擬刪，而百十回本無之。李氏百回本第九十五回張順捉方天定篇，解珍遇袁評事後回寨報事，『特來報知主將』句下之『有詩爲証』四字，及詩『解寶趨營忽報言，糧舟數十泊江邊。憑誰說與



方天定，此是成功破敵年』；此本擬刪，鍾本不刪，而百十回本果不錄。

李氏百回本亦無 第一百回宋公明神聚蓼兒洼篇『話說爲何只說這三個到任按指花榮吳用

李達 別個都說了絕後結果？爲這七員正將按指戴宗阮小七柴進李應關勝呼延灼朱仝七人都不

厮見着，先說了結果。有詩爲証。』四十字及詩『百八英雄聚義間，東

爭西討日無閒；甫能待得成功後，死別生離意竟莫還。』此本及鍾本

皆擬刪，而百十回本亦無之。李氏百回本有叙事四十字無詩 然此四十字與下文『後這

五員正將宋江盧俊義花榮吳用李達還有厮會處，以此未說絕了結果。下

來便見。』實乃一意相承。以爲『可刪』，原甚不合理，則亦學究之見而

已。以是言之，則文簡事繁之百十回本，實就百回本刪節。友人鄭西諦

君，謂簡本如百十五本等實自羅貫中原本出，非自今行之百回本出，說小

月報二十九號 殆亦非篤論。坊刻漢宋奇書等無論如何，百十回本與百回本當

有幾許關係，以其所刪乃循批點家之謬見謬評，爲有意的而非自然的也。就此五條觀之，雖所擬刪者多爲無關重要之四六及詩，然如末條所舉，則斷不可刪之文字，亦以私意刊削。以此類推，則水滸傳中吾人認爲佳文字及重要文字，在百十五回本中因陋儒之指摘而銜冤剝落者，當亦爲數不少。惜不能詳細勘之也。

鍾伯敬先生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 神山閏次先生

明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六字。首鍾惺序及水滸傳人品評。原書缺補開板不甚闕，行與字皆密。刻工形式，與長澤規矩也先生所藏之明本金瓶梅乃極相似。卷二十二題『積慶堂藏板』。聞京都倉石先生有藏本不缺，惜未能目觀。鍾序有『世無李逵吳用令哈赤猖獗遼東，』之語。按：惺以天啟初任福建提學副使，癸亥丁憂，爲南居益所劾，坐廢於



家，始選詩歸及評左傳史記諸書，盛行於時，不脛而走。此序特言哈赤，且書以鍾評標榜，則書刻當在天啟乙丑丁卯間。書無田王故事。文中亦照刻擬刪符號，鈎乙甚多，大致與容與堂李卓吾評本同。已詳前書。

水滸全傳三十卷 東京帝大研究所

大本。署金閨映雪草堂刊。圖二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刻殊不工。卷首序，末署『五湖老人題於蓮子峯小曼陀精舍』。書無節目，應訖處乙之。與鄭西諦在巴黎所見寶翰樓刊本同。有田虎王慶事，乃文簡事繁之本。

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 內閣文庫

明雄飛館刊本。封面題，『英雄譜』，欄外橫題『二刻重訂無訛』，則尙有初刻。書上層爲水滸，下層爲三國。前有圖百葉，頗精。三國圖自

第一至葉六十二葉止。水滸圖自六十三葉至百葉止。圖後半葉爲題詠，句旁有圈點及評，皆用朱墨。署名有張瑞圖及張采等，則崇禎時刻矣。正文上十七行，行十四字。下十四行，行二十二字。首熊飛英雄譜弁言，尾署熊飛赤玉甫書於雄飛館。又叙英雄譜，後署晉江楊明琅穆生甫題。水滸題錢塘施耐庵編輯。三國題晉平陽陳壽史傳，元東原羅貫中編次，明溫陵李載贊批點。

此合刻本所載水滸目一百零六回，實爲一百十回。第十回前有引首，與容與堂本同。開篇有詞有詩，詩爲邵康節七律，亦同容與堂本，但詞爲『人秉陰陽正氣』云云，獨此爲異。第一回開篇詩『絳幘雞人報曉籌』云云，二回開篇詩『千古幽局一旦開』云云，亦同容與堂本。文中字句，凡容與堂李卓吾評本與鍾伯敬評本曾加擬刪符號者，此本皆逕刪其文字

似刻書時即以此等本爲底本。

此本『雙林渡燕青射雁』後增田虎王慶事，共十九回較閩刻評林本多三回，少一回。（已詳評林）又以此本文字校閩刻水滸志傳評林本文字，則省略處亦同。唯閩本省去百回本之目，此本或省或不省，標目上下聯，間有一二字不同，然大致全合。所省回目，已於評林下記之。今更以高陽李氏百回本爲主，記閩本及此本同異於後。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李本四
十回目

閩本熊本皆無此目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李本四十
二回目

閩本無此目 熊本正文目爲『宋江授廟夢見玄女，娘娘傳授宋江天書』。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李本四十
三回目

閩本無此目 熊本正文有

撲天鵬雙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李本四十
七回目

閩本熊本皆無此目

一丈青單捉玉矮虎

宋公明兩打祝家莊李本四十
八回目

閩本無 熊本忘記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李本五十
二回目

閩本熊本皆無此目

徐寧教使鈎鑣鎗

宋公明大破連環馬李本五十
七回目

閩本熊本皆無此目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李本六十
八回目

閩本熊本皆無此目

宋公明大戰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將李本八十
七回目

閩本無 熊本有此目同，但呼字作胡。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七十五卷 長澤規矩也先生

明崇禎刊本，無圖。正文半葉八行，行十九字。板心魚尾上題『第五才子書』魚尾下記卷數。板心下題『貫華堂』。卷一目為聖嘆外書，序一，序二，序三，第三序署『皇帝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卷二為宋史綱，宋史目。卷三為讀第五才子書法。卷四為施耐庵序。卷五以下始為正文。此聖嘆水滸傳原本，吾國國立北平圖書館亦有一部，以書重刊者多，已無足貴，然元本亦不甚多見。讀第三序所記年月，乃知聖嘆作偽成功在崇禎十四年三月，即張獻忠陷襄陽之時，距北京之陷僅三年。其評語



中於盜賊之深惡痛絕，非爲無由；於正文刪去招安事，蓋亦有感而然，不僅文字去取關係。雖通行之書，無足驚異；得此舊本觀之，亦益人智慧不少也。

勸戒類

醋葫蘆四卷二十回 內閣文庫

原刊，大本。卷首有細圖二十幅左右半葉合爲一幅記刻工曰『項南洲刊』。封面中央大書書名，右上題『且笑廣評點小說』，左有題識數行，署『且笑廣主人識』，一如三言等書封面形式。首序，署『筆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題』。正文前又有『說原』，亦署『且笑廣主人』。每卷皆題『西子湖伏雌教主編』。評人署題，屢易其名。一卷曰且笑廣芙蓉癖者評二卷曰心月主人評三卷曰大堤游冶評四卷曰醉山人全評余在國內所見，有弁而釵及宜春香質二書，與此書形式同，



其署題或同或異，蓋皆一人所編一家所刊者。弁而釵宜春香質二書，穢拙殆不可卒讀，皆爲每書四故事之短篇總集。此獨爲長篇，且舍猥褻而言因果報應，殊出意料之外也。

內容託宋時事。畧謂臨安有成珪，（字廷玉），以小經紀致富。妻都氏，性妬，成亦畏之如虎。成偶與婢子戲，即斥賣之。成無俚甚，欲披剃爲僧，乃爲賣一熊氏女爲妾，而實石女。都亦明知之，以窘其夫。成不能堪，旋與婢翠苔私通，都察訪知之，即引婢至後園，拷掠至死，命擲諸河。而婢竟蘇。成有摯友周智者，將婢至其家，存濟之。成亦時往宿，而都氏不知。旋以姪都賦爲養子，蕩其家產，無復拘檢。都無如之何。其妾熊氏石女者亦憤而爲尼，悟爲古佛波斯那尊者譎凡，即化去。至冥曹，自以石女不堪配偶，而成珪夫婦待彼甚厚，欲投生爲成氏子。已

而婢子之寄居人家者夢熊而生男。即名曰『夢熊』。邵氏病死，大受陰譴，七七却復生。甚知悔，謀爲夫納妾。於是友人周智以婢翠苔進。夢熊後中進士，而夙因不昧，仍披剃爲僧云。作者於此書似甚用力，而文意殊平平。文中有云：『新出療妬羹』，則亦與吳石渠同時者歟？

療妬緣八回 內閣文庫

坊刻小本。題『靜恬主人戲題』。略謂朱綸妻秦氏性妬。朱會試赴京，遇盜，爲許雄所救，妻以女巧珠。秦氏踵夫赴京，路爲盜所擄，而巧珠亦被擄至山，與秦同繫，乃設計偕秦潛逃。秦感其義，因與共事一夫，妬念全消。文短而拙。與坊刻鴛鴦會小說實一書異名。

附叢書

怡園五種 神山閻次先生

道光十四年坊刻本。爲一純收通俗小說之叢書。所收凡五種：一爲玉支磯傳二十回，題『天花藏主人述』。二爲雙奇夢二十回，即金雲翹傳。三爲情夢栢二十回，題『安陽酒民著』。四爲蝴蝶媒十六回，題『南岳道人編』。並與各本同。五爲麟兒報十六回，未題撰人。所收皆常見之書。唯此叢書，在國內余未之見。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卷六

附錄

傳奇

效顰集三卷 內閣文庫

日本舊抄本。卷第下題「漢陽縣儒學教諭南平趙弼撰述」。「漢陽府知府新安王靜訂正。」有弼宣德戊申自撰後序，誤置於卷首。此書四庫存目小說類著錄。謂其書皆紀報應之事，意寓勸懲，而詞則近於小說。第三卷中闕疥鬼對夢遊鄱陽傳二篇，殆傳寫佚之。此抄本則完全無缺。文二十六篇，雜記宋末元末及明洪武永樂洪熙三朝軼事，而以元至正間事爲尤多。據弼自序，謂書之作以繼洪邁瞿佑二家之後，而文采殊遜。其中大

部分只可認為艱拙的散文，不得謂之小說。最可注意者，爲中卷之鍾離叟 嫗傳 續東窗事犯傳及下卷之木綿庵記。鍾離叟嫗傳記王荆公事，與京本通俗小說之拗相公篇無一不合，幾若一人以雅俗兩體演成者。續東窗事犯傳，明朝中葉諸通俗雜書多錄之，古今小說所演亦同。賈似道木綿庵事 宋南戲有之，古今小說亦有木綿庵鄭虎臣報冤篇。此三篇均與通俗小說有關。而鍾離叟嫗篇尤爲重要。按：繆荃孫刊京本通俗小說，云出於景元人寫本。如所載之拗相公篇果脫胎於此書，則繆氏 景元本之說即根本動搖，即其所載諸篇見於也是園目目爲宋人詞話者，亦將成問題。然以余考查結果，則此鍾離叟嫗及木綿庵二篇，與其認爲趙炳自作，毋寧認爲與小說出於同一底本。因此二篇之組織及作風，顯然與其他諸篇不同。其他諸篇爲炳所自撰者，皆情節甚單而文筆極拙。如鍾離叟嫗篇之結構筆墨，以他篇律之，斷斷乎非炳之文也。余在內閣閱覽時，未注意此書。因遇伊能源 太郎先生，伊能君方致力於吾國三言研究，爲余言之；因細閱全書一過，記其所得如此。

諸篇所述故事約略記之如下

上卷

續宋丞相文文山傳

文中附元索羅祭文丞相文。又古風一首，七言律二首，疑炳自作。
宋進士袁鏞忠義傳

袁字天與，洪都 鉅族。咸淳 辛未進士，與謝昌元 趙孟傳共謀拒元兵，爲孟傳所賣，被執焚死。子澤民，有義僕收之，四世孫即袁柳莊 蜀三忠傳



記明玉珍入蜀，元平章郎革歹左參政趙資右參政完者都殉難事。

何忠節傳

何字廷臣，江陵人，永樂進士，遷日南知州事。洪熙初，黎利反，公夜縋出城請師，爲虜所獲。以杯擊虜面，罵虜死。禮部致祭，諡忠節。附弼所撰祭文。

玉峯趙先生傳

趙名善瑛，字廷璋，蜀人。至正庚子，遭天下亂，撫恤親友，多所全活。癸卯，明玉珍據蜀，徵之，不就。入明築室錦江，著述自娛。有陶貞集正誼彙傳於世。

張繡衣陰德傳

張名純，字志忠，南郡人。永樂間登黃甲，擢監察御史。宣德癸丑，

丁艱在家，值荆湖大飢，出己貲勸賑，全活三千人。

孫鴻臚傳

臨川孫剛有盛德，爲同里何某所辱。及官四川參政，何以罪流萬邑，反厚遇之。

趙氏伯仲友義傳

記明威將軍烏撒衛指揮趙銘二子孟開孟明互讓襲職事。

愚莊先生傳

愚莊爲永嘉潘文奎，洪武庚辰進士，官至廣西主考，性恬退，曾官漢陽別駕。

新繁胡大尹傳

記胡壽安（克仁，新安人，）宰新繁時清節。



覺壽居士傳

遂寧人袁學壽學佛，好善。永樂甲午，遂寧旱，禱雨有應。此篇正文在張繡衣陰德傳後。

中卷

三賢傳

山東孔允寓蜀，商販至左綿。夜宿人家，遇三人：一爲司馬長卿，一爲王子淵，一爲楊子雲。因相與醜詠。孔爲詩譏子雲，長卿子雲亦相詆毀。子雲拂衣而去。

鍾離叟嫗傳

情節次第，與小說拘相公全同，增詩亦同。

鄂都報應傳

至正辛卯，渝州士人李文勝好玄元之教。上元夜赴鄂都山玉真觀誦經，有三神道見於殿中，中坐者爲鄂都大帝。士人因旁聽斷戾太子江充案，袁盎晁錯案，漢外戚呂史竇梁案，又王鳳王莽及增逆臣谷永等案。

續東窗事犯傳

錦城士人胡迪讀秦檜東窗傳憤恨作詩，有怨冥司語。就寢後，被攝至冥府，乃見秦檜及妻皆受酷毒。其他各朝姦臣宦官，亦皆有獄。忠良皆居瓊樓。文中附載迪作供一判一。文甚長。按秦檜冥報，宋洪邁夷堅志既著其事，元人又譜爲戲曲。蓋以烈士沈冤，國賊未除，不得已而委之於冥報，實爲國人庸弱思想之表見。如此篇所記，意既無謂，文亦未工。而以岳王事最足以刺激人之故，故故事特爲



盛傳。如明嘉靖本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即取此篇爲最後回目，萬歷本國色天香及明何大綸序本燕居筆記亦皆選錄。馮夢龍古今小說且本之演爲通俗小說。至今猶流傳於市井里巷也。

鐵面先生傳

蜀士人韓德原性直，稱『鐵面先生』。適雷震牛，韓作弔牛文哀之。神乃於牛脊留字，乃唐奸臣許敬宗等二十八人名。

蓬萊先生傳

古渝人林孟章號蓬萊先生，嗜酒，病死。妻邢絕美。葬林後，偶染疾，延醫生蔣某診脈。蔣說以改嫁，竟自娶邢。後林屢見形於其家。蔣果以祟死。金瓶梅李瓶兒嫁蔣竹山事，似取徑於此。

下卷

青城隱者記

華陽士人李若陽遊青城山，遇一叟號青城隱者，乃孟蜀故臣，妻亦孟蜀宮人。爲語孟昶故事。

兩教辨

至正庚午，蓬溪士人韋正理之潼川，憇僧堂中，見一僧一道東西對坐，辨釋道二教短長，苦辯至千言。次日詢之居人，知其地爲王重陽馬祖二師講堂。

丹景報應錄

至元壬午，河東解郡中條山道士劉海蟾遊蜀彭川丹景山。中元醮壇，見天曹定名玉曆真君，九天司祿真君，岱宗司命真君，鞠李斯趙高及扶蘇一案。



木綿庵記

記賈似道謫貶，爲鄭虎臣所殺事。謂似道父賈涉與婢胡海棠私通，海棠又私涉弄兒似兒道兒，因而懷孕。『賈似道』命名，即取涉姓及似兒道兒二人名。按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五載似道母本錢塘某姓婦賣於似道父賈涉。既懷孕，不容於嫡，歸陳履常後生似道。後流落爲石匠妻。似道貴，始迎之。是似道本涉子。而屢易其夫，本多話柄，疾惡者務取流言，不以穢語爲嫌，乃有此悠悠謬之說耳。

繁邑古祠對

繁邑古祠，人謂西嶽之神。士人東郭生以西嶽在華陰，于名不順，欲更之。夜夢神來詰。

泉蛟傳

天彭漢繁間，有泉曰觀音水。永樂中，苦旱，邑令命浚之。有巨鱗三尺，頭生角。父老以爲泉蛟。農夫龔銛烹而食之。夢黃衣人索命，即病死。附弼所作古風。

疥鬼對

成都守拙生患疥，作遣疥文。疥鬼責之。

夢遊鄱陽傳

弼於洪武間遊武昌，遇王道士，相與唱和。永樂中王尸解。弼夢與王共遊鄱陽。弼所作懷仙吟三十二首，全載入文中。

後序

予嘗效洪景廬羅宗吉編述傳記二十六篇，皆聞先輩碩老所談與己目之所擊者。初但以爲暇中之戲，不意好事者雅傳於士林中。每愧不經之言，



恐貽大方之誚，欲棄毀其藁，業已流傳，放疑誤無及矣。因題其名曰效顰集，所謂西施之捧心而不覺自銜其陋也。客有見者問曰：子所著忠節道義孝友之傳，固美矣，其於幽冥鬼神之類豈非荒唐之事乎？荒唐之辭，儒者不言也。子獨樂而言之何耶？予曰：春秋所書災異非常之事，以爲萬世僭道之戒；詩存鄭衛之風，以示後來淫奔之警；大經之中，未嘗無焉。韓柳送窮瘡鬼乞巧李赤諸文皆寓箴規之意於其中；先賢之作，何嘗泯焉？孔子曰：不有博奕者猶賢。予之所作，奚過焉？雖然，人有古今，學有先後，才有優劣。予辭庸陋，固不敢希洪瞿二君之萬一；其於勸善懲惡之意，片言隻字之奇，或可取焉。庶幾蠅聲之微，獲附驥尾於千里之遠也。問者唯然而退。遂書以爲識。宣德戊申二月乙丑南平趙嗣輔之書。

廣艷異編三十五卷 內閣文庫

明刊本。首吳大震自序，後署『東宇山人吳大震書於印月軒』。章二，曰『長孺氏』，曰『印月主人』。每卷題『印月軒主人彙次』。凡例『延陵生曰』云云，蓋亦大震自稱。按大震，字東宇，號長孺，又自號市隱生，休寧人，所著傳奇有練囊記龍劍記二種。（曲錄四）其龍劍記成於萬曆三十三年，則此書成亦當在萬曆時。書分二十五類，曰：神，曰仙，曰鴻象，曰夢遊，曰義俠，曰幻術俶詭，曰徂異，曰定數，曰冥跡，曰冤報，曰珍異，曰器具，曰草木，曰鱗介，曰禽，曰蟲，曰獸，曰妖怪，曰鬼，曰夜叉。所收自唐人傳奇以至宋元明人小說，頗至豐富。足資小說考證者不少。凌濛初拍案驚奇所演，採之是書者尤多。此書國內久少傳本，唯見劉仲達鴻書中曾引其獸部蔣生條而已。

刪補文苑渣滓二卷 宮內省圖書寮 成篋堂文庫

此書宮內省圖書寮與德富氏成篋堂均藏一部。宮內省所藏，係高麗抄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八字。目二卷，正文乃分四卷抄之。成篋堂所藏爲高麗活字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書二卷，目與宮內省抄本同。二書卷首並無序。曰刪補，似尚有舊本。所收多唐人傳奇；明人小說，亦有三數種。負情儂及韋十一娘篇見於一卷。負情儂所寫爲萬曆間杜十娘事。按：馮夢龍情史卷十四杜十娘條結云：『浙人作負情儂傳』，即是此文。此傳余於明人集及說部中搜求數年，絕不可得。今乃於此見之。與長澤先生在宮內省閱書時，無意獲此，爲之狂喜，而長澤先生亦忻然，若博塞之得采頭也。又按王漁洋池北偶談卷二十二云明末幼清有九齋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九齋集清初人尙多



見之，而今無傳本。幼清雲間人不得云浙，豈負情儂傳自爲浙人所作，抑馮氏一時誤記，偶以文屬之浙人邪？韋十一娘篇記程德瑜事，即凌濛初初拍『程元玉店肆代償錢』篇藍本，而所寫比初拍尤詳。文中記十一娘言，有『劍術起於唐，至宋而絕，自元迄朝，竟無聞者』之語，則亦明人所作。此二篇文皆甚長，然殊不及唐人之生動，但亦非苟作。此文苑渣滓或爲朝鮮人翻明本，或是當時朝鮮人選宗邦之文，以余譎陋，不能考證。要之，其刊書時代，至早應在萬曆以後耳。

痴婆子傳上下二卷 長澤規矩也先生藏

日本京都聖華房刊本。題『芙蓉主人輯』『情痴子批校』。序署『乾隆甲申歲桃浪月書於自治書院』，則自中國乾隆本出。書爲文言傳奇體小說。託一老嫗自述夙昔蕩佚情事，文頗流利，雖刻露少蘊藉，而狀物繪聲，

亦北里之雄。余曾見舊抄本二卷三十三則，以俚言演之，乃自此書出。按：清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及三餘堂覆明本三國志序均引痴婆子傳，則亦明人所作。當時士夫之風氣如此，至可悽嘆！昔陳振孫譏洪邁夷堅志以爲謬用其心。若明人所爲，倘以陳氏觀之，更不知作何語也？

新刻鍾情麗集四卷 成 堂文庫

明弘治癸亥（十六年）刊本。未卷木記題『金臺晏氏校正新刊』，疑即北京刊本。板匡高營造尺五寸四分，寬四寸。無圖，正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題『玉峯主人編輯』、『南轅通州門中人校正』卷首有二序。一爲成化丙午序，後署『南通州樂菴中人書』，已殘缺不完。一爲成化丁未序，署簡菴居士。鍾情麗集相傳爲明邱文莊作，未知是否。而以此弘治刊本證之，與文莊時代亦相當。其文今僅於國色天香諸書中見之。



茲爲單行舊本，自足珍貴。按：明晁璉寶文堂目子雜類著錄鍾情麗集，懷春雅集及嬌紅記，蓋皆單行本。以知此種小說，原亦與宋元平話及明人之通俗短篇小說同，其單行冊子，當至繁夥，以選錄者多，遂漸次散亡也。

附簡菴居士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達則抽金匱石室之書，大書特書，以備一代之實錄；未達則泄思風月湖海之氣，長詠短詠，以寫一時之情狀。是雖有大小之殊，其所以垂後之深意則一而已。余友玉峯生抱穎敏之資，初銳志詞章之學，博而求之，諸子百家，莫不究極；及潛心科第之業，約而會之，六經四書，莫不融貫。偉哉卓越之通才，誠有異乎泛而無節，拘而無相（？）者。暇日所作鍾情麗集以示余。余因反覆觀之，不能釋手。窮之而

益不窮，味之而益有味，殊不覺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噫！髦俊之中，弱冠之士，有如是之才華，有如是之筆力，其可量乎？視彼甘心與草木同腐，達則無以建名於時，窮則無以垂示於後者，豈有疑有字不有間哉！雖然，子特遊戲翰墨云爾；他日操制作之任，探筆法之權，必有黼黻皇猷，經緯邦國，而與班馬並稱之矣。豈止於是而已耶？吾知是集一出之後，治家者知內外之當嚴下

成化丁未春二月花朝前二日

簡菴居士書於金臺之官舍

忠恕堂

弘治癸亥中秋望日

金臺晏氏校正新刻

風流十傳 長澤規矩先生藏

萬曆庚申（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刊本。板匡高營造尺六寸八分，闊三寸

八分。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書衣題籤已失，不知書名，今因余友長澤先生所擬，取陳繼儒序『客座所述閒情野史風流十傳』之語，姑目之爲風

流十傳。序三：一爲陳繼儒序；二爲萬曆庚申閒雲外史顧廷寵序；吳孟遜書

三爲韓敬後序。後學君銓吳夢遜書其願序又有『陳仲醇所刪八傳，其筆陳不減於

漢，其風采不讓於唐』之語。而按之本書實祇八傳，不見所謂十傳者，

此非缺却二傳，即是十字誤寫。書每卷皆題陳眉公先生批評某某卷之

幾，次標題又曰某某。每篇前有小序，後有跋（間有無跋者）。諸傳多見

收于各類書中。宮內省所藏余仁公刊燕房筆記則全數收入。蓋爲當時最

普遍最流行者。今於每篇所述略撮數語，其跋之有關考證者，今亦節錄

之，以備參攷。

卷之一 鍾情麗集

演辜輅喻娘事，二人相愛，作鍾情賦，故以是名集。

跋云：『是集詞逸詩工，且鋪敘甚好，予愛之，爲之刪訂。叅之眉公。眉公曰：其付梓乎？然考其玉峯主人，或者曰：即邱玉峯也。玉峯幼時隨父見黎公，因請婚於黎焉。黎意不許，乃視玉峯戲曰：此是俊兒耶？玉峯不悅，遂作此集梓行。黎即構金來請毀板。而書已遍矣。余不敢證，姑誌之以待觀者。余名金鏡字容成，居小邨巷中。』

卷之二 雙雙傳

高氏兄弟二人通於秦氏姊妹。兄取其妹，弟取其姊。後成夫婦故曰雙雙傳。起首國初濮陽里云云

跋：『此汝南姬邦命識之，江都梅禹金撰之。予閱其前半，竊謂此果傳中之白眉，及其後半，大不相似。予爲之校其錯亂，理其詞脈，去

其塵語。尋其點綴，然後覺此傳之可以觀也。因是付梓，以待後之觀者。』

卷之三 三妙傳

託元季事趙錦娘李瓊姐陳奇姐三表姊妹皆能詩，白生景雲並得之，曰：真三妙也。

卷之四 天緣奇遇

記元末明初祁生羽狄事。

跋：『一說我朝毛生，甚有奇遇，因託言祁羽狄以誌其說。蓋謂「祁毛羽狄」，百家姓之成句耳。茲亦存之，以待識者。』

卷之五 嬌紅傳

演申厚卿事，云宋宣和時人。



卷之六 三奇傳

記元末吳生廷璋事。父執王某有二女曰嬌鸞嬌鳳，妾曰柳巫雲。生並通之，並私其二婢。生後娶鸞鳳。巫雲先以憶生而死。

卷之七 融春集（即懷春雅集）

記至道時。蘇育春與潘相國女玉貞情事。先通好，後結婚。王平章有女翠瓊欲適生，生拒之，女抑鬱而死。

卷之八 五金魚傳

託宋事。古生初龍，以祖傳金魚五個贈五女，後皆娶之。篇末「至我皇明世宗時」云云，殆隆萬間人所作也。

凡明人此等文字皆演以文言，多屢入詩詞。其甚者連篇累牘，觸目皆是，幾若以詩為骨幹，而第以散文聯絡之者。而詩既俚鄙，文亦淺拙，



間多穢語，宜為下士之所覽觀。此等作法，為前此所無。其精神面目，既異於唐人之傳奇；而以文綴詩，形式上反與宋金諸宮調及小令之以詞為主附以說白者有相似之處；然彼以歌唱為主，故說白不佔重要地位，此則只供閱覽，則性質亦不相侔。余嘗考此等格範，蓋由瞿佑李昌祺啟之。唐人傳奇，如東陽夜怪錄等固全篇以詩敷衍，然侈陳靈異，意在誹諧，牛馬橐駝其所為詩亦各自相切合；則用意固仍以故事為主。及佑為剪燈新話，乃於正文之外贅附詩詞，其多者至三十首，按之實際，可有可無，似為自炫。昌祺效之，作餘話，着詩之多，不亞宗吉。而識者譏之，以為詩皆俚拙，遠遜於集中所載。則亦徒為蛇足而已。自此而後，轉相仿效，乃有以詩與文拚合之文言小說。乃至下士俗儒，稍知韻語，偶涉文字，便思把筆；蚓竅蠅聲，堆積未已，又成為不文不白之「詩文小

說。』因以詩文拚成今姑名之爲詩文小說而其言固淺露易曉，既無唐賢之風標，又非瞿李之矜持，施之於文理粗通一知半解之人，乃適投其所好。流播既廣，知之者衆。乃至名公才子，亦取其事而譚爲傳奇矣。是以此等文字，以文藝言之，其價值固極微，若以文學史眼光觀察，則其在某一期間某一社會有相當之地位，亦不必否認。如斯二者，宜分別論之，不可溷淆。要之，公波溯原，亦唐人傳奇之末流也。

通俗類書

京臺新鑿
公餘勝覽國色天香十卷 內開文庫

萬歷刊本。大型，綿紙。上層半葉十六行，行十四字。下層半葉十三行，行十六字。卷第下署『撫金養純子吳敬所編輯。書林萬卷樓周對峯綉。』首謝友可序。有『作者咸臻，養純吳子乃大菟詞苑』之語。



後署『時萬歷丁亥(十五年)九紫山人謝友可譚于萬卷樓。』與萬錦情林燕居筆記等爲一類之書。此等讀物，在明時蓋極普通。諸體小說之外，間以書翰，詩話，瑣記，笑林，用意在雅俗共賞。施之於初學弄筆咬文嚼字之人，最爲相宜；即士夫儒流，亦粗可攀附。其性質略同後日之酬世錦囊等；遠亦通於廣記。唯書肆所作期於普遍通行，其選擇取去既不高明；抄撮舊文，亦多所刪略；有異於皇宋之官書，聞人之勝業；斯爲不同耳。此等因在當時爲通行之閒書，不受重視，故今所存者至少。唯國色天香，則坊間翻刻本殊多；此內閣所度，即是原本。初以爲此書明本早已無存，今乃於日京覩之，亦異事矣。今但取其小說，列表於左。至叢雜瑣語，則略之。

| 卷 | 第 | 上 | 層 | 下 | 層 |
|----|-------|----------|---|--------|----------|
| 卷一 | | | | 龍會蘭地錄 | |
| 卷二 | | | | 劉生覓蓮記上 | ハ下 3下 |
| 卷三 | | | | 劉生覓蓮記下 | |
| 卷四 | | | | 尋芳雅集 | 插小 圖 |
| 卷五 | | | | 雙柳筆記 | |
| 卷六 | | | | 花神三妙傳 | ハ下 2下 |
| 卷七 | | | | 天緣奇遇上 | ハ下 5下 |
| 卷八 | 古杭紅梅記 | | | 天緣奇遇下 | |
| | 相思記 | 馮伯 玉事 | | | |



| | | | |
|----|-------------|-------|----|
| 卷九 | 蝦蟆牡丹記 | 鍾麗情集上 | ハ下 |
| | 金蘭四友傳 | | |
| | 東郭記 | | |
| | 華辯論 班超事 | | |
| | 虬髯叟傳 | | |
| | 俠婦人傳 | | |
| 卷十 | 張子湖傳 | 鍾麗情集下 | |
| | 續東窗事犯傳 | | |
| | 自此以下五篇皆遊戲文字 | | |
| | 清虛先生傳 | | |

麗香公子傳
飛白散人傳
玄明高士傳
風流樂趣

萬歷丁酉
春金陵書
林周氏萬
卷樓重鏤

封面題識



| | | | | |
|--------------|--------|---------|--------|--------------|
| 學海遺珠玩味中啟文人博雅 | 京臺新鏤公餘 | 周氏萬卷樓重刊 | 勝覽國色天香 | 藝林說錦披讀處動才子情思 |
|--------------|--------|---------|--------|--------------|

新刻 窗葉 爽 萬錦情林六卷 東京帝大研究所

書為萬歷刊本，極不多見。大型，插圖。上層半葉十四行，行十二字，下層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署『三台館山人仰止余象斗纂。書林雙峯堂文台余氏梓。』上層所收，多雜採廣記所引及元以來之文言傳奇。下

則爲明人詩詞散文相間之通行小說。其上層之秀娘遊湖一篇爲平話；鍾陳艷冶，結構亦平平；而屬辭比事，雅近宋元，似其時代甚早，至少亦從宋元本出。存此一篇，亦彌足珍貴矣。篇目列表如左：

| | | |
|---|---------|---|
| 卷 第 一 上 | 卷 第 一 下 | 層 |
| 一 卷 華陽奇遇 張子湖記 玩江樓記 芙蓉屏記 連理樹記 合言遇仙 | 鍾情麗集 | 層 |



| | | |
|--|------|---------------|
| 二 卷 | 三 卷 | 層 |
| 崔生遇仙 聚景園記 裴航遇仙 秋香亭記 夫婦成仙 田洙遇薛 聽經猿記 天致續緣 秀娘遊湖(平話) | 東坡三過 | 白生三妙傳 覓蓮傳記 |

| | | |
|----|---|--------------|
| 四卷 | 羨慕亭記 賣婦化蛇 聯芳樓記 王生奇遇 甘節樓記 會真記 | 浙湖三奇 情義奇姻 |
| 五卷 | | 天緣奇遇 |
| 六卷 | | 傳奇雅集 |



增刻補燕居筆記十卷 內閣文庫

明季刊本。大型，寫刻，不甚精。上層半葉十五行忘記下層半葉十三行，行十五字。第一卷『題金陵書林李澄口。』似序署『古臨琴澗居士何大掄元士題。』審其口氣，即是作者。書名重刻增補，似尚有原本。

| | | | |
|------|----------|-------|------------|
| 卷 第一 | 天緣奇遇上 | 層 下 | 層 |
| 卷 第二 | 天緣奇遇下 | | |
| 卷 第三 | 鍾麗情集上 | | |
| 卷 第四 | 鍾麗情集下 | | |
| 卷 第五 | (花神三妙傳上) | 遊會稽山記 | 天順間 鄒生事 |

無標題。讀其細目，知即此種。

| | |
|--|---|
| | |
| <p>金鳳釵記 聯芳樓記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牡丹燈記 渭塘奇遇記 江廟泥神記 蝦蟆牡丹記</p> | <p>卷六 花神三妙傳下</p> <p>周秦行記 田洙遇薛濤聯句 鳳尾草記</p> |



| | | |
|----|-------|---|
| 卷七 | 擁爐嬌紅上 | 芙蓉屏記 心堅金石傳 節義雙全傳 劉方三義傳 吳媚娘傳 |
| 卷八 | 擁爐嬌紅下 | 續東窗事犯傳 瓊奴傳 愛卿傳 雕傳 |
| 卷九 | 懷春雅集上 | 張子湖宿女貞觀 |

| | | |
|----|---------|--------------------|
| 卷十 | 懷春雅集下 | 紅蓮女淫玉禪師 杜麗娘慕色還魂 |
| | 古杭紅梅記 | |
| | 綠珠墜樓記 | |
| | 柳耆卿玩江樓記 | 末有缺葉 |

增補批點圖像 燕居筆記 宮內省圖書寮

清初刊本。小型。圖二十七葉，頗細。正文半葉十一行，行十六字。板上題筆記畫品。字畫亦工整。卷首序後署『蒼山魏邦達題於玉田舊居。』有總目，有目錄。卷第下署『明叟馮猶龍增編』，『書林余公仁批補』公仁亦號三峯居士余在國內見馬隅卿先生藏巾箱本情史，形式與此正同，殆



同時同地所刻。其書不分上下層。目錄九卷後另起，自下之一卷至下之十三卷。殆其底本乃分上下層者歟？凡所抄成文，皆改立題目，不遵原書，一如明人舊習。今列其目於左。上集七卷以上，以非成篇小說，略之。

目錄

七卷 記類

- 東坡三過記
- 羨慕亭記
- 賣婦化蛇記
- 王生涓塘奇遇記
- 甘節樓記
- 鄭元和嫖遇李亞仙記 平話甚短

張于湖宿女貞觀記 平話
玩江樓記 平話

芙蓉屏記
連理樹記

成令言遇仙記
裴航遇雲英記

崔生遇仙記
秋香亭記

張老夫婦成仙記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八卷 記類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聽經猿記

會真記(補遺)
古杭紅梅記

綠珠墜樓記 平話
天致續緣記



招提琴精記
舒信道白鼈記

許真奇遇記
孟氏思憶遇精記

綠衣人記
四女同歡記

獨孤遐叔記
杜麗娘牡丹亭還魂記

離魂記
劉方玄記

柳府尹遣紅蓮破月明和尚記

九卷 傳類

劉方三義傳
名閨貞烈傳

朱氏遇仙記
柳氏傳

非烟傳
瓊奴傳

徹籌惑僧傳
酒藥迷人傳

郭翰遇織女星傳
李玉郎張麗娘傳

愛卿傳
鄭德璘傳

洞庭三娘傳
胡媚娘傳

佞人傳
張無頗傳

劉秀英還魂傳
東坡佛印二世相會傳 平話

下之一卷

浙湖三奇誌



下之二卷

鍾情麗集

下之三卷

高氏雙雙傳

下之四卷

三妙傳

下之五卷

天緣奇遇

下之六卷

擁爐嬌紅傳

下之七卷

懷春雅集

下之八卷

五金魚傳

以上八篇前並有小序與萬歷刊本八傳同

下之九卷

劉生覓蓮記 無小序

下之十卷

劉元普天賜佳兒 平話出初拍

下之十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平話出古今小說

下之十二卷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 平話出初拍而題馮夢龍增補

下之十三卷

南窗詩集

南窗雜錄

南窗語錄

薛濤詩 附傳

〔註〕凡目下不注平話者皆文言小說

以上燕居筆記二種，與今通行之坊刻小字本燕居筆記內容不同。蓋書至清朝又加改換，唯名稱尚沿明之舊耳。

子部小說

新刻皇明諸司公案傳六卷 帝國圖書館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題要 明清部四

明萬歷間三台館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題『山人仰止余象斗編述』書林文台余氏梓行。』書分六類：曰人命卷一、姦情卷二、盜賊卷三、詐僞卷四、爭占卷五、雪冤卷六。目錄葉題『全像類編皇明諸司公案』。封面又題『全像續廉明公案傳』，似尚有初集也。

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上下二卷 內閣文庫

書係覆本。頗不精。書有朱筆批寫『他本有余象斗自序』云云，似他本有象斗序，而此失之。然以勘帝國圖書館藏余象斗編之皇明諸司公案傳其分類亦不盡同。上卷第一葉題『建邑書林鄭墨筆補此字氏萃英堂刊』，然係剗改。姦情類中『海給事辨詐稱奸』條，目云海姓，而文中爲鄒元標，與目不相應，則於原書又有所削改矣。書上圖下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諸條皆分類記載，凡十六類：曰人命，姦情，盜賊，上卷爭占，



騙害，威逼，拐帶，墳山，婚姻，債負，戶役，鬥毆，繼立，脫罪，執照，旌表。下卷所載各事，往往與海公案龍圖公案從同。滕大尹鬼斷家私事，見於此書下卷爭占類第三條。

新刻名公神斷明鏡公案七卷殘存四卷 內閣文庫

明刊本。題『葛天民吳沛泉彙編』『三槐堂王崑源梓行。』上圖下文。寫刻，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或十七字不等。與鄧氏刊許旌陽真君傳同一形式，似是初刻。存第一卷至第四卷。五卷以下缺。唯目錄完全。諸條分類，亦略同廉明公案。所載多明事，亦有取之疑獄集諸書者。盜賊類中，與廉明公案重複者尤多。書中或一事而立二目；或二事前後從同。略異其文字，亦與龍圖公案同。蓋書賈掇拾，強湊成書。其第三卷盜賊類陳風憲判謀布客條，載陳語云：『開闔包龍圖公案，曾有蠅蚋迎馬之』

事』，則其書尚在龍圖公案之後。又載鄒元標事，蓋昌啟時書耳。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情公案殘存三卷 內閣文庫

覆本。書已殘，但存第二卷至第四卷三卷，亦不知全書卷數。上圖下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每條注『無懷子曰』云云。每卷及板心上所題書名，多剝去二三字。其每類先後次第亦不與吳沛泉書同。人命門中，與吳書同者五條。索騙門中見存者一條，亦與吳書重。長澤規矩也氏云：曾見掬香氏有六卷足本，封面題『存仁堂陳懷軒刻』，書題『陳眉公編。』要之，書肆俗書，輾轉抄襲，似書家法非法家書，似小說亦非小說，殊不足一顧耳。

按：以上四書，搜輯古今刑獄事。其俚拙無文，皆與龍圖公案同。以云通俗小說，則未具小說規模，又不得與疑獄集折獄龜鑑諸書比。然分類



編集，亦竊取法家書體例。唯意在搜集異聞，供一般人消遣，則亦丙部小說之末流而已。

▽東坡居士佛印禪師語錄問答一卷 內閣文庫

日本舊抄本。半葉十行，行十六字。記東坡與佛印贈答詩詞及商謎行令，均俳調之詞。謂秦少游爲東坡妹婿，所載東坡妹與夫來往歌詩，馮夢龍，『蘇小妹三難新郎』篇，即全採之。然詩實俚拙之至，無足觀也。書凡二十七則，與寶顏堂秘笈所收東坡問答錄爲一書，目亦全同，唯標目間異數字。秘笈本尙載萬歷辛丑趙開美序，亦不詳其來歷。蓋明以來好事者之所爲。此抄本第一則中『神廟』二字提行，『上』字上空一格，第二十六則之『朝廷』二字，上亦空一格。又似從舊本出者。今不能定其時代。或里巷相傳，有此等語；後之俗人又造作詩詞，從而增益之，因

有此本，亦未可知耳。



大連圖書館
所見中國小說
書目提要

沈特





余既於民國十九年十月閱日本東京公私所藏小說訖，聞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大谷氏捐贈小說多種，中頗有舊本爲內地所不易見者。乃決意往訪。先由人友長澤先生函館中松崎鶴雄氏，爲余先容，託其照拂。十一月八日抵大連後，復識館長柿沼氏，知余來意，引余入專門研究室，與以方便，供待甚厚。該館閱覽時間，自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九時以後，猶許留止。如此辦法，乃大惠於余。每日晨九時入館，晚十時步行回寓。凡五日閱訖。在此一日工作，幾等於在日京之二日也。時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孫楷第記。



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目錄

短篇總集

- 二刻增補警世通言.....一
- 醒世恆言四十卷.....二
- 鴛鴦針 存一卷 一枕奇二卷 雙劍雪二卷.....二
- 連城壁全集十二集外編四卷.....一
- 珍珠舶六卷.....四二
- 幻緣奇遇小說.....五二
- 海內奇談.....五三一五八
- 西湖文言.....五五
- 人中畫.....五六

古今小說.....五六

長篇

講史類

新刊京本春秋列國志傳八卷殘存五卷.....五八

五霸七雄全像.....五八

新鐫繡像批評隋史遺文十二卷六十回.....五九

警世陰陽夢十卷.....六四

烟粉類

鍾伯敬先東西漢傳.....六五

生評定.....六五

合浦珠十六回.....六六

賽花鈴十六回.....六七

女開科傳十二回.....六八



新編飛花艷想十八回.....六九

醒風流二十回.....六九

墨憨齋繡像醒名花十六回.....七〇

新編清平話史炎涼岸八回.....七一

世無匹四卷十六回.....七一

梧桐影十二回.....七二

靈怪類

濟公全傳三十六則.....七三

附子部小說一種

鼎鑊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八卷.....七四



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滄縣 孫楷第 編述

短篇總集

二刻增補警世通言

明刊本，圖四十葉，不甚精。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篇第與通行本通言不同，已見各家論列。封面大書『警世通言』，左爲識語，上欄橫題『二刻增補』。卷三十陳可常篇，卷三十二崔待詔篇，卷三十三李謫仙篇，卷三十四錢舍人篇，卷三十五宿香亭篇，卷三十六金明池篇，卷三十七趙知縣篇，卷三十八况太守篇，皆係抄補。缺卷二十九晏平仲卷三十李秀卿二篇。

醒世恒言四十卷

明金閻葉敬溪刊本。封面中央大書『醒世恒言』右上祇剩『繪像』二字。

或係繪像
古今小說 左下題『金閻葉敬溪梓』。圖四十葉，極精。四周單邊，十

行，行二十字，有界。確是原本，猶在日京內閣文庫藏葉敬池本之上。

▽ 鴛鴦針 存一卷 一枕奇二卷 雙劍雪二卷

此三書行款形式皆同：並是黑紙，寫刻，半頁八行，行二十字。鴛鴦針只存第一卷。封面已失去。卷首有序，後署『獨醒道人漫識於蜩天齋。』

題『華陽散人編輯』、『蜩天居士批閱』。圖存八葉。殊粗。一枕奇無序，無圖，封面題『蜩天居士批評』、『粵東藏板』。編輯及批閱署名，悉同上書。

書二卷，其第一卷與鴛鴦針所存之一卷全同。雙劍雪書亦二卷，封面題『芸香閣編著』，『東吳亦綠山房梓』，亦無序無圖。余按三書實爲一書。



原書當名『鴛鴦針』。書本四卷，書肆析前二卷單行，則爲一枕奇，析後二卷單行易其卷第，則爲雙劍雪。其証有三：鴛鴦針序謂：世人黑海狂瀾，滔天障日，汎濫名利二關，是扁鵲之所望而却走者。古德拈一語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道人不惜和盤托出，痛下頂門毒棒，此鍼非彼鍼，其救度一也。述作書之旨甚明，則書固本名『鴛鴦針』。今館中所度鴛鴦針爲原書，故有序。一枕奇雙劍雪爲書肆改訂本，易其書名，則原序不可存，故無序。一也。鴛鴦針插圖只存八葉，然檢板心下所記回目，則三書四卷之事儼然俱在。如第一葉記云：『白日鬼飛災生婢子』；爲鴛鴦針一卷一回目。第二葉記云：『艷婢說春情，文章有用』；爲鴛鴦針一卷三回目。第四葉云：『成進士債主冤家齊証罪』；爲鴛鴦針一卷四回目（一枕奇從同）。第五葉云：『出獄

重生故舊災』；爲一枕奇二卷二回目。第六葉云：『舉罪廢奴婢報恩知』；爲一枕奇二卷四回目。第三葉云：『認年家杯酒呈身』；爲雙劍雪一卷一回目。第七葉云：『煞風情野豬還原』；爲雙劍雪二卷二回目。第八葉云：『不逆詐得財又得官』；爲雙劍雪二卷四回目。是一枕奇雙劍雪二書之事成具於圖中，其爲一書無疑。二也。三書五卷去其重複得圖已可以推知全書之本來而目矣。雙劍雪第一卷第一回第二十八葉下，有小字二行云『卷三一回終』是雙劍雪之第一卷原爲鴛鴦針之第三卷。其第二卷當爲鴛鴦針第四卷。得此一証則雙劍雪爲鴛鴦針後半部之說，益的然可信。三也。又按雙劍雪第一卷中有『我朝沈石田王弇州陳眉公』之語，且及弘光登基事，則作書在渡江以後。吾國小說，大扇於明朝。自凌馮二子並起造作，且高尚其事，比於唐人，一時好文之士聞風



響應，著作連篇，不因國運之摧頹而絲毫減其興味。此書亦晚明小說之一，在今所見諸書中，蓋爲最後之一種。明事至此，益不可收拾，而作者又爲感時不遇之人，故亢厲之音亦時時流露，與他書不同。如深詆科場之弊，謂朝廷宜破格用人不當拘於一流一途。於明季文社標榜之習，尤極力抨擊。至謂橫金紆紫者流不如真強盜，則言之特爲憤慨矣。其書卷演一故事，每卷有總目，次爲回目，每卷四回目皆儷語。除第四卷外，文皆流利。其事或虛或實，要皆寄其不平之思。雖傷蘊藉，較之清代諸庸短篇小說猶爲勝之。後人讀書中所記，當有慨於明季士風之弊如此，且徵其爲衰世之文也。今釐爲四卷，並撮其內容於下：

第一卷（原存卽一枕奇之第一卷）

打關節生死結冤家

做人情始終全佛法

此篇第一回前有入話。一回至四回爲正傳。略謂杭州仁和縣秀才徐鵬子，鄉試時被丁協公結莫推官（時入簾）並賂騰錄陳某，截却徐鵬子卷子以屬之丁。丁中而徐落第。又陷徐于獄，欲殺之以滅口。幸蒙開釋。然困甚，不能安居，輾轉至山東界。妻王氏，尋夫至臨清，則夫已他適。水手李麻子逼姦不從，將賣之。舟停天津，王乘機逃去。而徐在山東，得盧翰林之助，至是以應試赴京，恰遇王氏於路。徐中進士，授刑部主事。丁協公及李麻子以他事犯罪送部，徐反以德報怨，皆善遣之。作者蓋深知科場之弊，所言情事亦似得之閱歷。但寫徐鵬子寬大太過，雖盛德足稱，不免爲消極的道德耳。

第二卷（原缺即一枕奇第二卷）

輕財色真強盜說法 出死生大義俠傳口



此篇有入話，同上卷。正傳寫一窮秀才至以一文錢見窘於小兒，遇一大盜贈金，屢拯其厄，後與盜立功，共登華貴。力表彰強盜，至改李涉詩爲『相逢何用相迴避，世上誰人得似君？』作者憤世不平之氣，一於是篇發之。畧謂：天順時南昌新建秀才時大來，因旱荒失館，出門欲有所稱貸。徘徊路上，誤撞碎一小兒之碗；所值乃一文錢耳。竟不能償。一髻客在旁，代還之。並邀至酒樓痛飲，贈金而去。生心知其盜，然甚感之。於時有任知府赴潮州府任，或荐生爲幕賓。任本賊官，行色炫目。至梅嶺遇盜，盡失其貨。並擄其女去。任生審其魁，即髻客也。緣髻客呼『任相公』爲知府所聞，疑爲與黨，抵任，下之獄。而女竟歸。生亦遇救，逃之東昌。有袁太常賞其文，使改籍應試。時任知府已升山東提學，知爲生，又置之獄。而其女知生之冤，私放

之。生入京，中進士，授刑部主事。閱籍有黃俠者，以他案呈誤。審其人，即髻客。乃力爲平反以報之。其後生與黃俠破倭禦俺答，並有功。生升延綏巡撫，總督三邊；黃授寧夏總兵。任知府免職，後黃緣得莊浪兵備副使，隸生爲屬官，深悔前失。生乃作媒，以知府女配黃俠爲妻云。文寫措大情態，頗盡致。然於黃於任，則安排殊不自然。至以姻緣配合結束，則猶不脫尋常蹊徑也。

第三卷（原缺即雙劍雪第一卷）

真文章從來波折 假面目占（玷）盡風騷

此篇一盜虛聲秀才，文頗勁捷。形容晚明文社末流，可謂淋漓盡致。雖失之刻露，然在文木老人前以是等人物入小說者，尙不多見。雖與外史意境懸殊，要不得不謂之奇文也。畧謂：東昌人卜亨科考列



六等，以里人宋珏黃錦等倡翼社，資緣加入。而實無所長，遇詩文會，輒托故不終席而去。後至南京捐監，挽宋珏代考，中副榜第一，大肆招搖，刻詩文集。一時官吏文人，亦誤認爲名士。有識者揭其私，遂走北京，改北雍。時宋黃皆中進士。以流冠猖獗，國事日非，皆不仕而去。卜猶在京招搖。傅御史震其名，引入私邸，請其作文。卜大窘，因門已閉，由狗竇逃出。匆匆出京。至山東，降逆賊牛金星，爲之鄉導。丁蔡兩家起義，擒之。弘光登極，押解過江。末葉板壞，不可復辨（疑文更激烈爲忌者所毀）。所謂卜生者，或實有所指。

第四卷（原缺即雙劍雪第二卷）

歡喜冤家一場空熱鬧

撰當是錢折本三合大姻緣
賺字

記萬歷時事。南京水西門外有范順者，業米行。一日，有江西客人吳

元理寄米千餘担而去。范私賣之，吞沒其款。吳至則託霉壞。以此致富。後，范至江西貿易，不利，又貪女色，受人局騙，狼狽而歸。抵家，則妻妾淫亂，蕩其家。女嫁一儒生。吳買山木，大得利。遇范，仍周濟之。後范婿中進士，授知縣。吳遭橫事，賴范婿開脫，得免於罪。此篇有意寫猥褻事，然文甚無味。

附鴛鴦針序

醫王活國，先工鍼砭，後理湯劑。迨鍼砭失傳，湯劑始得自專爲功。然湯劑灌輸肺腑，針砭攻刺膏肓，世未有不知膏肓之愈於肺腑也。世人黑海狂瀾，滔天障（日），總汎濫名利二關。知者盜名盜利，愚者死名死利。甚有盜之而死，甚有盜之而生。甚有盜之出生入死，甚有盜之轉死回生。搏腕空輪，撐特色界，突奧於玄扁絳府，而曰『膏之下旨



之上』；是扁鵲之望而却走者也。古德拈一語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道人不惜和盤托出，痛下頂門毒棒，此鍼非彼鍼，其救度一也。使世知千鍼萬鍼，鍼鍼相投；一鍼兩鍼，鍼鍼見血；上拔梯緣，下焚藪（藪）宅，二童子環而相泣：斯世其有瘳乎？獨醒道人漫識於蚓天齋。

連城壁全集十二集外編四卷

日本抄本，大型。正書十二集，自子集起至亥集止。卷首序署『匪鄉祭酒漫題。』按卽杜濬字子皇湖北黃岡人外編則但題卷數，不分集。前後二集，共十

六篇。日本拍戲書目元祿間目有連城壁，云『全集十二回外編六卷』，並有小注云：『右小說話正集十二回，外編六卷』。則其書外編本六卷。此少二卷，不知何故。按：此書與十二樓同爲李笠翁所作。書名連城壁，

即無聲戲。以余所知，除吾國馬隅卿先生藏一殘本與抄本爲一書及日本尊經閣前田侯家藏一偽齋主人序本外，殆未有其他傳本。尊經閣藏本書題『無聲戲』，共十二面，抄本之外編四回盡在其中，正書除子午申亥四集亦外全收。疑是選本。已於尊經閣藏書中言之。隅卿先生所藏殘本，序及正文並題『無聲戲合集』。正文寫刻，八行，行二十字。圖十二葉，刻繪俱精，記刊工畫工姓名曰念翌寫曰胡念翌畫曰蕭山蔡思瑛鑄刀法遒勁，的是順治刊本，殆原本也。書僅存二篇，即抄本全集之子丑二集，標目亦同。然全書篇目因目錄缺失不存，無從知之。圖亦無題識。余即圖中景物而測得其故事，知此十二葉所寫即抄本全集之十二集，次序亦同。則隅卿此本至少當有十二篇也。其卷首序亦署『睡鄉祭酒』。余以抄本序勘此隅卿藏刊本序：乃發見兩種可異之事：一，隅卿藏本序自三頁前半葉末一行



末一字以上與抄本文同；唯刊本『笠翁』『李子』，抄本悉改爲『吾友』；隅卿藏本序文中之『余因取無聲戲』一畫下有殘破圓痕疑一本是二字去其下半集暨風箏誤隣香伴諸傳奇讀之』二十字，抄本改爲『余因取其所著之書，跌坐冷然亭上，焚香煮茗而讀之』，似有意避笠翁姓名及所著小說戲曲名目。二，隅卿藏本序第三葉前半末行末字，與後半第一行第一字之間，略去抄本之九十二字。銜結處不能成句，顯係割去兩半葉，以第四葉之後半葉爲第三葉之後半葉。初不知抄本序之所以改易及刊本序之所以割截之故。細審之，不覺恍然。考刊本削去之九十二字中有云：『故余於前後二集皆爲評次，茲復合兩者而一之』，此謂前後二集初本單行，于皇既各爲評次於先，復合刻於後，在序中可謂極重要之文字。隅卿藏刊本之所以割去此兩半葉九十二字者，蓋書已不完，書賈圖掩其跡已去其目，於此

序中之重要文字猶不能削去。而猶欲表示其爲完繕之序，葉不殘，板不改，則唯有割去第三葉下半葉與第四葉上半葉之一法。以第四葉之下半葉爲第三葉之下半葉，於是原書四葉之序遂成三葉矣。然序葉雖貌似完整，而序文則不能成句。二集之二字去其下半，殘破之痕猶儼然在目。且序爲合集序，文中乃云一集，亦自相抵觸。此種罅洞，稍細心者自能辦之，亦徒見其心勞日拙也。至抄本所以必改易序文之故，則亦顯然。馬氏所藏爲原本，明題『無聲戲合集』；釋杜序語意，亦無名『連城壁』之事；是知『連城壁』之名本非于皇合刻時所擬定，乃書賈改換名目以炫世求售者。書名既改，則序中作者及著作名稱悉不可存，故於笠翁姓名及所著本書以及傳奇名目，悉易以泛泛之辭；亦庶幾彌縫無閒矣。然亥集後附評云：『無聲戲之妙，妙在回回都是說人，再不肯說



神說鬼』，此三字未及去，竟存原書之名。又按刊本女開科傳第五回有云：『近又看無聲戲，中有一秀才以千金聘娶一個變童，花燭合巹，儼然夫婦』；事見抄本外編卷三，即尊經閣藏刊本無聲戲第六回即不言『連城壁』。然則即無馬氏原本作證，亦可知其書之本名『無聲戲』不作『連城壁』也。依余個人意見，抄本之連城壁全集及外編，即是無聲戲合集後身。今存合集雖只有二篇，然就其插圖十二葉研究之，其故事篇第悉與連城壁集之十二篇相當，篇目亦同。說已見前除此十二篇之外，是否尚有與連城壁外編相當之六篇，誠爲一極有趣味之問題。以余觀之，連城壁書名雖僞，其全集外編之分殆非偶然；今存合集第一篇第三葉板上尚存『無聲戲一集』字樣，其餘諸葉皆只言一集則必有二集可知。一集既與連城壁存無聲戲三字全集相當，則二集亦必與連城壁外編相當（外編四篇，已見收於偽齋主

八序本無聲戲，且觀其文字確是笠翁筆墨。然則杜序所謂合兩者而一之者，殆是彙刻而非合併，合刻後前後二集仍各自爲書，一依原書之舊。合集之一集爲單行本無聲戲前集之文，在連城壁則爲全集；合集之二集爲單行本無聲戲後集之文，在連城壁則爲外編。此種推測，或與事實相去不遠。無聲戲單行二種，今絕不可見；然彙刻之合集既早登於馬氏書齋，後出之連城壁亦保存於海隅，單行本或終有發見之一日。今之覃心冥追急欲求一証而不可得者，無意中或得之於異日，亦未可知也。按：笠翁著無聲戲在十二樓之前，十二樓世所習知，無聲戲則傳本殊少，世人幾不知笠翁有此著作。此抄本連城壁雖所據爲一後出之本，非是原刻，以舶載目考之又少二篇；然馬氏藏合集本殘缺太甚，尊經閣所藏又比此抄本少四篇，則保存原書文字當以此爲最多最備；研究笠翁著作，自



當視此爲瓌寶。余因抄本而知馬氏藏本序所以被剝削之故；以馬氏藏本而知抄本所據，爲一改換名稱之後印本。此後印本至少亦在康熙間因日本舶載目元祿間目已著錄也不憚瑣碎，爲反復辨明之如此。於以見當古本散亡之今日，苟非博訪精察，即區區名稱數量之微考証亦殊不易易也。

笠翁承明季士夫遺風，起自寒微，憤然有作，甚有令譽；風流文采，照耀當時。於傳奇則有風箏誤等十餘種。於小說則有無聲戲二集共十八篇；有十二樓十二篇；又合錦迴文傳十六卷亦署笠翁作，或係依托，然難詳考。若猥褻之肉蒲團，世亦屬之笠翁。其創作之富，可謂極至。無聲戲殆爲笠翁最初作品，每篇演一故事，中不分回，一如三言二拍之例。十二樓則稍變其體，每篇有數回。然其爲短篇小說總集一也。若以笠翁小說取材與其作小說之見解論之，則與明季諸賢顯有不同。何者？明代

文人風流好事，通俗小說之發達，尤爲鉅觀。自猶龍子造作於前，即空觀主人接武于後，莫不搜奇索古，蔚爲鴻文。然方其從事于此，大抵潦倒場屋功名不遂之時，秉筆市廛，聊抒幽憤。若曰：『吾以此自娛而已』，未嘗視爲名山之業，冀與其詞與文並傳不朽者也。而觀其著書。顧多刻意之作，記事言情，並臻美妙。而取材則不免依傍，或據前人之成文，或取當時之記載，演意揣摩，便成自著。雖其美者實有移步換形之妙，謂之純粹個人創作則非也。乃若笠翁諸作，冥心搜素，率出己意；間有所本，什不一二。又自命山人，草芥纓紱，其視傳奇小說殆爲唯一無二之事業。故杜濬叙十二樓述笠翁之言云：『吾於詩文非不究心，而得心應手終不敢以稗官爲末技』。以是言之，則笠翁小說，其情節意境固純爲個人造作；自其所以爲小說者言之，則實能認識小說之地位，非



視爲消閒餘事，有如昔人所謂『大丈夫不得志者之所爲』者比也。然而識見與成功本爲二事。自昔才士用心，唯在自然；消閒娛老，固非文藝之歸宿；有意爲文，實亦真美之魔障。即曰小說戲曲，意主傳奇；亦當緯以至理，演以恒情，如許堯佐之傳柳氏，范攄之記韋臯，婿代婦翁，妾歸故主，事非習見，理無可移，庶幾情文相生，無損自然。今視笠翁諸作篇篇競異，字字出奇，莫不擺落陳詮，自矜創作。然而命意過新，則失之纖巧。其情節波瀾，雖不虞匱乏；叙次摹寫，亦殊無餘裕。譬之於人，肌膚未充，骨相僅存；以此自炫，詎爲完美？又多着議論，累及正文。雖篇篇皆出力之文，而較之墨憨齋主人所作從容淡雅，不事雕琢而自然曲盡事物之情者，不及遠矣。大抵笠翁爲文，才智有餘而反爲所累；無聲戲如此，十二樓亦如此。小說如此，即傳奇亦往往如此。是以

無意不新，無文不巧，而往往流于迂怪，矯揉造作，大非人情。以彼其才，苟涵養有術，移其力於寫情狀物之美，則其所詣當可與凌馮諸子并駕齊驅，爲清代短篇小說生色。乃不知此意，徒張皇于關目結構之間，一生精力，成就祇此，爲可惜也。然笠翁究有才氣足以駕馭其所謂新奇者；自此而下，模仿諸作如八洞天等，則牽強湊合，更無生意。是以求短篇小說於清代，除笠翁外亦更無人也。無聲戲在吾國尤不多見。今記其篇目於下。各篇所述，亦撰爲提要，視其須要，或詳或略，附注於後，以供世之研究笠翁著作者參考焉。

連城璧全集

第一回（子集）譚楚玉戲裡傳情 劉藐姑曲終死節

演譚楚玉劉藐姑再生團圓事，與比目魚傳奇同。坊間有戲中戲比目魚



二書（戲中戲七回，比目魚九回，共十六回，二書回目銜接，實是一書，）亦演譚劉事，但改劇本爲之，與小說無關。

第二回（丑集）老星家戲改八字 窮皂隸陡發萬金

演成化間皂隸蔣成事。警世奇觀第十帙選此回，題曰『行好事蔣成奇發蹟，美刑廳提挈假同年。』坊利小本燕居筆記博古齋評點小說欄中亦載之，而改題『行好事天公改八字』。

第三回（寅集）乞兒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此篇入話述二事：一爲唐伯虎扮乞丐向一顯宦求飲，賦詩『一上一上又一上』云云。一爲江寧府百川橋下乞兒題詩橋上自盡。詩云：『三百餘年養士朝，一聞國難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

按在園雜志卷一亦載此詩 拈此二事，以見乞丐之不可輕視。正文畧謂：正德時

山東一丐，原係甲族，丐輕財仗義，因破其家，棄妻子爲丐，無乞憐之態，有餘仍以濟人。丐之名大噪，人呼『窮不怕』。行乞至太原，去鄉土已遠，無知之者，又憎其倨傲，咸不肯與錢。困甚，殆瀕於死。適至一妓院，妓女劉氏曾受其惠，識之，贈金指環，與結爲兄妹。又有妓所識豪客重丐之行，亦贈以鉅金。頃之，丐別去，至高陽境。有周媪一女爲某天官強逼爲妾，責以六十金取贖。丐於戶外聞哭泣之聲，叩門詢之，知其故，即以金指環與客所贈金付之。鄉宦聞而大恨，以爲丐何所得金，指爲盜官銀。送官拘審，即誣服。然向之豪客寔即武宗，微行經北直山西間，於丐之事知之甚悉。至是命校拿縣官及鄉宦，定罪訖。以周女賜丐，且欲官之。丐力辭。時劉氏已入宮，因命丐改姓劉，以戚晚待之。後半記武宗審案，文筆頗爲闡葺。

第四回（卯集）清官不受扒灰謗 屈士難伸竊婦冤

記正德時蔣瑜何氏事。書生蔣瑜書齋與隣婦何氏隔一堵牆。婦之扇墜爲鼠盜置瑜齋。其家人見之，疑婦與瑜有私，訟之官。官亦不能辨。後官失物於子婦室中得之，審視，乃有鼠洞。因悟瑜之冤云云。坊刊燕居筆記博古齋小說中轉載之，題爲『錯姻緣老鼠爲改正』。所記疑案，詭而不失於正。文亦簡潔。

第五回（辰集）美婦同遭花燭冤 村郎偏享溫柔福

此篇所演與奈何天傳奇同。所提出者乃社會上之重要問題，即夫婦間匹配非倫宜如何處理。笠翁認爲欲解決此嚴重問題，只有認命之一法。因舉鄒何吳三女爲例，所適乃至醜惡之闕生，方其入門則不能暫處，知命之後，久而狎之，則亦終身相安，以爲大徹大悟。蓋自命以深

刻之思爲奇詭之文者。然實迂怪不可爲訓。古昔聖賢之教，在於易知易行，如此篇所示乃平常人絕不可行者，即行之亦毀理滅性，有何可取？且以闕生之惡，以一美畀之不足，而至於三。女固飲恨，男亦踟躕，至於衽席之上如受追比，則所謂覺悟者究有何意義？忍心害理無非成其命運之說，亦文字之妖孽也。畧謂：荊州富家子闕里侯貌至醜，兼有隱疾，患口臭脚臭及腋氣，衆所惡苦，有『闕不全』之稱。然多厚福，其先後結媛，若有天助。始雖乖違，終亦帖然。一娶爲鄒長史女，妍麗工繪，入門才一夕即憤而別居，長齋誦佛。闕無如之何。乃另娶正室以羞之。得何運判女，亦艷佚，醉以醕酒，僅得一逞。次日即步鄒女後塵。闕亦無如之何。自知惡陋，不足以諧佳麗，因託媒妁，謂事異於昔，寧得一村者爲婦，不計容色。於時袁進士有二妾，一



周姓，貌中人而雅有文藻；一吳姓才色俱佳。進士上京謁選，大婦妬，欲因時會並嫁之。闕擇其次者，得周。一舉人得吳，入門後悉爲通家後生之妾，送還之。周聞闕生之惡，自縊而死。大婦乃誑吳氏，云舉人意轉，即送以歸闕。吳亦厭生之惡，因以實告，謂夫主實不聞知，事非了局，請暫入靜室學佛，俟進士歸家後取決。闕懼禍，亦從之。吳乃與鄒何居一室，以賦命皆同，共相憐愛，因結爲姊妹。已而進士歸，闕乃造門，親致吳氏，並託懇懃，云全女之操，敬以待君。而進士大惡之，以爲辱；謂吳氏曰：佳人薄命，此言不誤。汝自思之，寧有還理！宜終依闕生，無望完聚也。吳不得已，乃隨闕歸，與共寢息。嫉鄒何之獨得清淨也，乃喻以理，斷以命，且爲調處，相約同室不同榻，除通好外，概不近身。二人念事勢至此，終無歸宿，亦

俯允之。闕出意外，歡怵殆不自勝。每入三女之室，輒於榻間設几焚名香，以掩其惡臭。虔誠相待，等閑不敢褻瀆。三女後各生一子，皆稟母性，姿容爛雅，兼有才，登高第云。

第六回（已集） 遭風遇盜致奇贏 讓本還財成巨富

託弘治時事。廣東南海人楊百萬飄洋致富，晚歲倦遊，以放債爲業。曾在海外遇異人，深精相法。其放債悉以命相爲斷：福相者則多貸之，薄相者雖多借。亦減少與之。時有二秦姓，一曰秦世良，一曰秦世芳，並來取借。世芳借五百兩，謂其無福，拒之。世良借五兩，以爲相大好，將不勞致巨富，竟貸以五百金。世良慙謝，不可，遂悉金販綢段，（每匹蓋印記）入海遇盜，空手而回。楊以爲相不誤，又假以五百金。世良乃窟藏二百金於家，餘以販米，北抵湖廣，路遇一襄



陽府經歷之僕，盡竊以去。狼狽歸里。乃發所藏金置貨，更往湖廣。忽與秦世芳遇，云千金之產已去秦半，賣產得二百金，至此營業，乃知楊之言不謬也。既言語款洽，結爲兄弟。其夜，世芳失其二百金。館人搜世良囊橐，數適符。世良無以自明，乃委之而去。世芳貿易，大得利。歸家而向所失金具在。知世良之冤，訪得之，請盡以所得三萬金爲贈。世良不從。楊爲調和，平分之。二秦乃合夥，世良留家，世芳主營運。泛海至朝鮮，遇其駙馬，自云中國人，曾於海上劫世良段匹，今二倍償之，煩爲寄回。其襄陽府經歷僕盜世良之金，贖主人罪，至是主人來南海，爲縣令。亦訪得世良，報以數千金。世良前後皆坐致巨金，一如楊百萬之言。

第七回（午集） 妬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還不死之魂

託永樂時事。浙江衢州府常山縣人費隱公，以進士仕至太守，姬妾二十餘人，咸和睦無間言。衆皆嘆異之。其後大婦死，有新寡某氏妬有名，友人即爲撮和以戲之。費亦欣然迎娶。入門，見粉黛羅列，大憤。投繯，費即入室，爲念往生咒；哭，則命戲子唱戲文以亂之。次日，則妬疾全愈矣。隣人穆子大，四十無子，妻淳于氏妬甚，禁其納妾。乃投贄于隱公而請業焉。隱公以療妬名，所收弟子甚多。即命門人至其家尋鬧，謂子大：如此惡婦何不棄却！淳于氏懼衆之威，即允納妾。隱公乃爲娶二妾，皆妍麗姣好，世所未覩。子大性懦，久之以實告冢婦，云：不意卿竟能如此，此乃本師隱公之謀也。淳于氏聞而大恨，盡反前行，且加厲焉。子大不能制，避之隱公家，與妻不相聞。久之，隱公乃託媒妁說淳于氏，俾遣嫁二妾。無何，又使人布流



言，謂子大已客死。更使媒說之，謂郎主不幸至此，死守亦復何益。今有某君年少，雅慕清標，遣某來說，此亦天緣也。淳于氏心動，乃斥賣奴婢，受子大之聘。入門，則婢僕環繞，皆是家人；新郎衣冠楚楚立于前者則子大也。駭異已甚，不知所謂。經人說破，乃悉其原委。氏內愧於心，自此相安。時子大與二妾已生三子矣。

第八回（未集） 妻妾敗綱常 梅香完節操

演嘉靖萬曆間事。江西建昌府秀才馬麟如，正妻羅氏，妾莫氏，婢曰碧蓮，已收作通房。唯莫氏生一子。麟如二十九，病將死，對妻妾言後事，羅莫俱矢守節，發言慷慨。碧蓮言殊冷淡，苦不措意者。而馬固愈，以碧蓮寡恩，意甚輕之。已而馬棄儒爲醫，去之揚州，留一老僕守門。馬至揚州，業醫有名，曾治一太守病愈，太守升陝西副使，

請馬偕行。馬不能辭，而欲保存其業，爲後計。乃屬友人萬子淵冒己名行醫，人無知者。越半載子淵死。妻妾以爲實馬也，使老僕運子淵柩回，草草葬之。羅莫皆改嫁，唯碧蓮不去，撫莫所生子，孀孤蕭條，所倚者唯一老僕耳。馬在陝西，甚得副使意，使冒陝籍應試，中舉人。回家，則妻妾已去，唯碧蓮在，詢知其故，大感，即備吉禮，與碧蓮爲夫婦。明年，中進士。莫自縊，羅亦羞憤而死。按後有雙官誥劇本即出於此。

第九回（申集）寡婦設計贅新郎

衆美齊心奪才子

此篇所演，與鳳求凰傳奇同。略言：弘治時呂哉生籍本福建而住揚州。姿容瀟灑，尤擅長文藻，妙絕於時。婦女皆見而慕之，生受教宿儒，厲行甚端，從無越禮之行。後入南監爲貢士，甚有文譽。娶一顯



宦女，貌甚陋，無何病死。自以風調，宜配佳麗，而造次無相當之人，乃寄興煙花，識三妓皆妍麗，歡洽殊甚。約以娶得正室後，以此三人爲妾。三人者慮生自擇配其大婦或不能相容，乃爲媒聘喬氏女，未以相聞。生自聘一寡婦曰曹婉淑，約贅于其家。婚有日矣。三人聞之，大駭，乃賂轎夫載生至一第預置之以備生婚娶者，與喬氏成親。又僞爲生書絕曹氏。生知之而無可如何。念曹氏甚，乃僞病，屬醫者言以爲情思所致。喬與三女皆懼，乃倩人調停。喬爲正妻，曹下之，三女爲妾。

第十回（酉集）喫新醋正室蒙冤 續舊歡家堂和事

此篇入話，記浙人納妾十年不入妻室。一日，妻生日，此人偶往宿。妾憤而縱火，延及鄰家。以見平常人家多是大婦含酸，若在特種情形

之下，即妾亦頗能喫醋也。正傳云萬曆時南京富室韓一卿，妻楊氏染風疾，毀其貌。因聚陳氏女爲妾，妾望楊氏早死，已即轉正，以毒進，楊氏轉愈，貌如初。妾知韓性吝而多疑，乃禁其父屬勿來，頻盜物以貽之。楊家以女新愈，輒來省視。遂譖大婦云悉以財物遺母家矣。一日，楊之表兄至，宿外室，時韓方就大婦寢。妾乃男裝入臥室，撫韓之鬚。韓疑妻與表兄有私，欲出之。妻乃禱於家堂，詞甚冤苦。無何，神即附妾，使歷述己之陰謀。韓日就妾宿，神每以妻易之。頃之，妾亦染風疾，醜惡殆非人狀，與楊氏先所患無異云。

第十一回（戌集）重義奪喪奴僕好 貪財殞命子孫愚

入話記二人，一人無嗣而日飲酒食肉，一人分財與二子，乃皆慳吝，不孝其父。正傳畧謂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民單龍溪販菓子於蘇杭。其長



子先死，遺一孫曰遺生；次子曰單玉。奴百順，常隨龍溪貿易，敏給忠誠，甚爲得力。龍溪念年已衰老，收其本錢，得三之二，窖於地下；又欲子孫識其顧主，爲後日計，因留百順，而以單玉遺生往。到彼不久，即患病，恐遂不起，命玉及遺生前，亟以窟金告之。遺生即潛歸，玉知之，恐爲遺生所得，亦託故而歸。百順知龍溪病馳往，則已危篤，憤子孫不肖如此，因召顧主至，爲遺囑，盡以衆所負者歸之百順。寫訖，瞑目。衆因風百順置財產於外，勿爲歸計。百順以爲奴無承主人家產之理，即焚其遺囑。衆嘆異焉。既歸泉，則玉與遺生因爭金互傷而死。乃厚葬龍溪。其後子孫昌大，人以爲忠義之報云。文中引徐老僕事，以爲百順之儔。按徐老僕事屢見於前人傳記，墨憨齋因之演爲小說。笠翁所記，或亦實有其事。然以文論，墨憨主人所演渾樸

自然，今人知有徐老僕，乃純因小說之力；笠翁此傳，雖闡揚忠義，用意甚美，而文采殊遜，似不足爲義僕生色也。

第十二回（亥集）貞女守貞來異謗 朋儕相譴致奇冤

弘治時廣東瓊州府定安縣有馬秀才者名鑣，字旣閑，妻上官氏，酬唱甚慤。一日，會飲於社友所，酒酣，友人姜念慈昌言云：「某今有薄行，甚愧旣閑。」衆驚問之。曰：「頃到旣閑家，遇尊嫂，調之，嫂即宛轉相就。婢子在旁，某亦私之。以此自愧。」衆共斥其妄。則曰：「某實有罪，曷敢妄語。請試徵之。」馬嫂貌美，但骨勝於肉，觸臂冰冷。婢子顏色，大非嫂比，而膚溫煥，乳亦肥美，大是可人。」發言益莊，容色益慤。四座愕眙，更決爲風狂。或以巨觥勸之，曰「罰汝。」又辭以酒冷，曰「適不謹於行，自當忌此。」衆誼呼強飲之。



馬生對此抑鬱，殆不可勝。終不能無疑。歸召婢子，拷問之。婢不勝笞楚，承與姜私，但云「不關娘子事。」已而姜病，召醫視之，云病陰寒。無何，竟死。生益信前言之不謬。即出妻。妻不服，訴於官。時縣令爲包公繼元，謂生不應以戲謔之言，疑及愛妻。姜死乃庸醫採蜚語誤用方劑，以至於此；何足致疑？生問，「妻婢肌理體態，言之悉符如此，茲所不解。公豈能剖之乎？」公乃爲牒城隍，謂當有覆文，屬生齋戒往宿。向曉，生出，即遇本廟道官，謂夜夢神來，云覆文已加印付馬生矣。宜歸視之。生乃召友人共檢衣中，果有文牒，緘封甚固，題云二件。以呈包公。公啟視之，則一爲神覆文，一爲姜生供詞。詞用四六，略云：向某到馬家，時方入秋。見馬妻猶着單衫坐上搗衣，婢着夾襖子撥火灶前。體此景物，構爲譎言，不虞馬生之固執

也。其筆跡點畫，儼然姜生之字。生乃不疑，迎妻歸，爲夫婦如初。生後入都，中進士。謁包公於京邸，言及前事，乃曰：『今夫婦歡好，向公至誠感神，燭見隱微，實所媿荷。』公大笑，乃言當日情景，實密詢婢子得之。又檢姜生考卷，審其作風，即爲一狀召書手摹寫訖，屬道官乘生睡熟置之懷中。以此爲信，故生不復疑。其城隍文牒亦是僞作。乃信包公精察，其委曲成全倫好尤不可及耳。笠翁此篇，所設情事，近於纖巧，而文筆較生動，在全集中猶不失爲佳作。連城壁外編

卷之一

落禍坑智完節操

借警口巧播聲名

記崇禎間陝西武功縣民婦耿二娘事。二娘多智，人稱『女陳平』。爲闖賊前鋒所擄，前後用七計，卒完貞還家，且致鉅富。

卷之二

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變女成男

此篇入話載二事。一記一皮匠感夢掘得猪鬃。一記三舉子祈夢於于忠肅祠，咸得『卒』字，不知其義。一舉子因渡河請道人猜字，道人云『象棋卒不道河，一過河即好。君當中矣。』正傳略謂萬歷初泰州鹽場竈戶施達卿，以燒鹽起家，後棄其業，以錢貸於竈戶之貧者，而取其息，重利盤剝，因成鉅富。施年已六旬，姬妾數人，皆無子，乃虔奉準提菩薩。菩薩旋示夢，謂散家財十之七，則有子矣。施異之，稍出其金以周濟貧乏，計一年中所散者二三千金。而婢之通房者有孕。施幸神言之中，而善念頓衰。已而所生竟是女子，且爲石女。大恨。神又責之，謂其善念不堅，以至於此。乃發憤厲行，去家私之半。所生石女，下體忽生根莖。施大喜，辨道益堅，爲善益力。時方疫癘，

多所全活。其女竟爲男身，且明慧，恩選授知縣，大其閭矣。按世言靈應事多附會，此篇所記，尤近于兒戲。似因果報應事如日中交易，一分錢，一分貨，亦有豈此理也。

卷之三 嬰衆怒捨命狗龍陽 撫孤犢全身報知己

嘉靖之季，閩興化府莆田縣有許生者，名歲，字曰秀芳。亦風雅士，而酷好男色。妻子後，病死，竟不再娶。時有尤老子名瑞郎，姿容明媚，號爲第一。許生一見傾倒，因緣結納，破家得五百金，聘之。並迎尤老於家，供待甚厚。瑞郎亦感生之意，委心事之，欸暱從容，殆如夫婦。一日，許生對瑞郎而流涕焉。瑞郎怪問之。曰：「郎長大，當娶妻，娶妻則情不能專，分當絕矣。且人年與嗜欲俱增，憂子縱任，不能自持，則韶顏綠鬢行就凋零：是以悲耳？」瑞郎聞之，即



自宮。於時嫉許生者衆，共訴于官，謂生私置腐刑，罪在不宥。生受杖，因憤恨而死。命終之際，執瑞郎手嗚咽，要以守節，並撫其子。瑞郎乃改女粧携其子走漳州，俾就學。子亦端妍，蒙師及諸學友，懷覬覦之心，知縣聞其名，則召爲門子。瑞郎害之，又携子之廣州，愛護甚至，督教極嚴。旋遊庠，中舉人，後選授知縣，以母事瑞郎，終其身。按閩中本有聘契弟之說，自爲陋俗。笠翁此傳，雖事不必真，而理所宜有。蓋情感之變，本不可以常理論；矧在吾國，文教之邦，夙重情義，男女之限旣嚴，則凡臨歧揮涕，別後相思，所謂纏綿悱惻，幽思哀怨者，莫不用之於友。况此變態恩愛，有大欲存焉。情之所鍾，可以至此。前人記潘章事，即有共枕樹之說，所以發揮極致，絢染畸行，如瑞郎者，亦無怪焉耳。

卷之四 連鬼騙有故頃家 受人欺無心落局

嘉靖初有蘇州王小山以開賭坊爲業。屋宇壯麗，供帳甚備，招子弟遊處其中，其所破滅，不可勝計。里有王繼軒，善居積，小阜其家。子曰竺生。繼軒往山東河南販米。竺生閒遊，偶至王所，則誘使博戲。所負者衆，無見金，則教使寫賣田產文約作抵，但注：『俟父命終後，任憑接收。』繼軒販易不得意，歸家，旋病死。所遺田產，俄頃蕩然。妻憂憤亦死。竺生遭變後，甚知愧悔，依外家以居。王小山在家，忽有客自稱王少山者來博，舉止甚豪，以四千金付小山，云贏則代置貨，負即代爲兌償。既縱博，大負，罄所有而去。小山徐視其金，則皆紙鏰耳。而勝者索負不已，小山無以拒之，竟破其家。

附連城壁序 馬氏藏本 題合集序



迷而不悟，江河日下而不可返，此等世界，懲不能得之于夏楚，勸不能得

之於道 馬本作 鐸；每在文人筆端，能使好善之心蘇蘇而連，惡惡之念油

油而口。 馬本是 乃知天下能言之流，有裨世道不淺。吾友屏絕塵氛， 馬本

居湖上 閉戶搦管，額額不休，視其書，非傳奇卽稗官野史。予謂古人

著書，如班固袁宏賈逵鄭玄之徒，皆以經史傳當世，子何屑屑此事焉？

馬本焉 吾友 馬本作 微笑不答。予因取其所著之書，跌坐冷然亭上，焚香

煮茗而讀之。 自予因至此二十一字馬本作予因取無聲 其深心具見於是，

極人情詭變，天道渺微，從巧心慧舌筆筆鈎出，使觀者于心燄熒騰之

時，忽如冷水澆背，不自知好善心生，惡惡念起。予因拍案大呼，吾友

馬本作 李子 洵當世『有心人哉！經史之學，僅可悟儒流，何如此爲大衆慈航

也。裴光庭有言曰：但見情僞變詐于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于是乎在。

其斯之謂歟？故予于前後二集皆爲評次，茲復合兩者而一之。稍可擲節者必爲逸去，其意使人不病高價，則天下自有心人哉至此九十二字在馬本爲第三葉下半葉第四葉上牛葉之文爲書賈標出之人皆得見其書。天下之人皆得見其書，而吾友維持世道之心亦沛然遍于天下。

睡鄉祭酒漫題

V 珍珠舶六卷

日本抄本。半頁八行，行二十字。以序係影抄例之，則此行款當亦依原書之舊。卷首冠以鴛湖烟水散人序，卽慣作才子佳人小說之徐震。徐氏諸作皆長篇，而此獨爲短篇總集。余讀之忻驚。以余在內地及國外所見諸徐作，皆陳陳相因，令人縐眉，此則爲另一體裁之短篇小說，或因體例關係沐凌馮諸老之遺風而別有新鮮之意境，亦未可知。然讀過一遍則大



失望，蓋其所記者仍半是佳人才子，且其文筆佈置亦猶是其所爲佳人才子小說者。乃嘆由作佳人才子小說出身者終亦不過作佳人才子之伎倆而已。且不唯其書無足觀，其於作書體例亦所未達。吾中華短篇小說，以形式言之，可分二插。明以前諸名家所纂集者，每一篇多不分回，如京本通俗小說如三言二拍皆不分節段，自始至終自爲一篇。篇各有題。題前記其在本書中爲某卷。此承單行冊子之後，統全書觀之則爲一書，自每卷觀之則爲若干書，爲結集後之最初形式。及後形式稍變，一篇之中或多立回目，如鴛鴦針，如十二樓，如五色石八洞天，每一篇中皆分若干回，回各有目，其事稍繁。此又爲一式。然回目之外每卷必有總題以爲全篇綱領，其用意仍與篇中不分節段者從同，決不以回目而省其總題。著書之體，固當如是也。自鼓掌絕塵分風花雪月四集，有回目，無

總題，其回數且自第一至第四十以次銜結，驟視之若爲四十回之長篇小說，令人迷惑，誠不可爲訓。今觀此編，亦有回目而無總題，雖每卷回數各自爲起訖稍有分別，然但以卷第目一故事，則其憤憤與鼓掌絕塵正同。諸短篇在總集中猶之叢刻中之一書，今但標卷第，將其書即爲某卷乎？且一卷之中尙有數回，將一回演一故事乎？抑此卷中之若干回同演一故事乎？讀者未竟全書，固無從知之。目錄之設所以使人，今卽此而不知，亦有愧著書矣。此雖小事，而在吾國小說形式上頗爲一重要問題，故因徐氏此書而發其端如此。

此書每卷三回，卷演一故事，爲六個故事之短篇總集。今略記其內容如左：
卷一



第一回 真結義趙大郎託妻寄母

第二回 假肝胆蔣佛哥禪室偷香

第三回 墮烟花楊巧姑現償夫債

華亭趙相，與母妻同居，家道小康。有蔣雲者，里之惡徒，闖相妻之美，便生邪念，而苦於無隙。相偶以債務與人爭，得其周旋，相母尤感之，命子與定交，爲兄弟。時歲不登，相往湖廣販米，蔣託照料，出入甚勤，遂設計與相母通，更奸其妻。相歸家，知之，怒毆其妻。蔣乃陵其母訟之，杖責下獄。又誘相妻逃走，賣爲倡，而使其妻父訟之謂凌逼致死。相母以家產蕩盡，悔恨而死。有令史某知相之冤，爲訪得其妻，具呈於縣，事乃白。蔣杖死。相不忍與妻離異，仍爲夫婦。後至蘇州識一妓，苦欲相從，審之，卽蔣雲之妻也。相以事非偶然，乃納爲妾。文前

半尚瑣細，後有意寫蔣雲之惡，極不自然。

卷二

第一回 窮秀才十年落魄

第二回 老閨女一念憐才

第三回 貴門生千金報德

江都人金宣，舊家子，早歲遊庠，頗有令譽。而數奇，父母繼亡，所謀皆不如意，且因而連累提携之人。憤困厄至此，至欲投河而死。或薦之至蘇太常家教讀。太常知爲名士，甚禮敬之。一日，出女秀玉詩屬和，生以爲屬意於己，乃求婚媾。太常怒，逐之。秋闈將近，偶過蘇氏後園，秀玉乃使婢贈金贖行。既報雋榮歸，太常即以女許適之。已而聯捷，中進士，授知縣，欽賜歸娶。以忤上官意，告歸，老於西湖。既苦貧又無子



息。乃有門生翰林，致金贈妾，生貴子云。記生前後遭際，似仿通言鍾秀才篇爲之，以爲秀才吐氣。然造次請婚，咎由自取，斯其人品遠在馬生之下。其文平板無味，亦不得與墨憨齋主人相提並論也。

卷三

第一回 石門鎮鬼拊活人船

第二回 鄔法師牒譴鄴都獄

第三回 桃花橋巧續鴛鴦偶

秀州小戶人家楊敬山家有小厮曰阿喜，本黃姓子，賣與楊敬山聽其收養。楊有女在石門縣，遣阿喜駕船迎之。舟覆，阿喜溺死。其鬼即來楊家，出入問答，與人無異，但不見形，亦不爲禍。楊氏久而厭苦之，請法師作法，發禁鄴都獄。而阿喜父母兄弟之鬼皆來楊家取鬧。爲之誦經超

度乃息。阿喜生時與顧氏婢海棠私通。至是海棠將嫁人，鬼來阻止，云：已爲神，當娶海棠。遂與海棠寢息。自是往來不絕，而海棠生存，至今無恙云。似當時傳聞實有其事。然寫來殊不似小說，不過一新聞而已。

卷四

第一回 謝賓又洞庭遇故

第二回 杜仙佩燕翼傳詩

第三回 嚴協鎮幕中贈美

記明季事，謂無錫謝生字賓又，恃才褻傲，嗜詩與酒，尤好色。寄寓父執杜公處，與其女仙佩相慕，因通款曲。杜升京職去，生隱念不已。值流賊亂，思宗殉國，生急馳至京。聞杜全家遭難，悵然南返。其後一



年，在樓上忽有一紫燕飛入懷中，翼上以紅絨繫小紙條，墨色猶新，則仙佩所題，云在吳淞，因藉玄鳥寄於謝郎。生即啟行。於吳淞嚴叅將處得之。

卷五

第一回 東方白月夜遇花神

第二回 賈瓊芳燕釵聯鳳偶

第三回 老蒼頭殺身救主人

崇禎時太平府繁昌縣人東方白慕父友賈公女瓊芳美，牡丹花妖即變女形來就之，與之寢息，以玉燕釵爲贈。後與真瓊芳遇，試挑之而意甚莊。向夫人求婚，則謂家有玉釵一隻，有能配合者方許之。生即獻釵。杜公宦河南，爲寇所執，必欲殺之。生往營救，計已窮。有老僕代主人死，杜

始免於禍。逃歸，即以女歸生。似仿魚籃記。

卷六

第一回 僧室藏尼偶諧雲雨夢

第二回 佳人施飯大開方便門

第三回 照慶埋踪幸遇燒香客

松江 婁縣 古稍菴 僧証空，與尼私通，發覺，逃之吳興。又與一趙氏婦偕逃，至杭州，返俗，業賣藥。先有無賴子挑趙婦不從，婦忽失縱，其夫疑此無賴子謀害，訟之，囚禁四年，放出。至是偶來杭，見賣藥人即証空，案乃白。僧判流罪。

附珍珠舶序

客有遠方來者，其舶中所載，凡珊瑚玳瑁夜光木難之珍，璀璨陸離，靡



不畢備，故以寶之多者稱爲上客。至於小說家蒐羅閭巷異聞，一切可驚可愕可欣可怖之事，罔不曲描細叙，點綴成帙，俾觀者娛目，聞者快心，則與遠客販寶何異？此珍珠舶之所以作也。乃論者猶謂俚談瑣語，文不雅馴；鑿空架奇，事無確據。嗚呼！則亦未知斯編實有針砭俗之意矣。是何異於黃鶴雲飛，而戈者猶盱衡於林藪；徽絃响變，而聽者徒擊節於宮商。殊不知天下有正史，亦必有野史。正史者紀千古政治之得失，野史者述一時民風之盛衰。譬之於詩，正史爲雅頌，而野史則國風也。故夫翻雲覆雨，年老寂寥，則訂交烏可不慎？十載埋頭，一朝釋褐，則際遇各自有時。他如鬼附人船，生諧死偶，實鬼神之變幻；夜晤洞庭，詩傳燕翼，乃伉儷之奇緣。至若遇魅影於花前，則端己者豈不生疑？敲木魚於月下，則佞僧者可以爲鑿。凡此種種，皆出于耳目

見聞，鑿鑿可據，豈徒效空中樓閣而爲子虛烏有先生者哉！然則賈紅所載，不過珊瑚玳瑁夜光木難，僅足供人耳目之翫而已。若夫余之所傳，實堪警世，故不欲自秘而登諸梨棗。世之君子諒不有按劍斯編者矣。鴛湖煙水散人自題於虎丘精舍。

幻緣奇遇小說 存二回

日本抄本，書僅存第二第七兩回，原書編次及回數，均不得而知。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所作小說字彙卷首附援引書目中，有幻緣奇遇，蓋即此書。今記其見存二篇如下：

第二回

青春女錯過二八佳期 少年郎一枕已還冤債

（按即古今小說閒雲庵阮三償宿債篇）

第七回

偽公子喬粧盜家財 淫寡婦失陷鴛鴦計

記萬曆辛卯時事。云金陵有商氏寡居。忽有主僕三人來，云係揚尚書子，名玉京，來南京鄉試，請賃廡以居。商氏許之，而與私通。而其人乃強盜冒名，盡捲商之財物而去。

海內奇談

日本抄本。總題海內奇談，所抄凡四種書：一曰西湖文言；二曰人中畫；三曰古今小說；四曰僧尼孽海。除僧尼孽海缺外，人中畫所錄爲乾隆乙丑本，收小說三篇，以較日京內閣文庫之乾隆庚子泉州尙志堂刊本，少女秀才一篇。已詳東京所見小說中。西湖文言收小說九篇，並出西湖二集。古今小說所據爲映雪堂本，收小說十四篇並出馮夢龍古今小說。

按西湖二集本三十四卷三十四篇，古今小說則四十卷。此所抄者皆為不全之書。其西湖文言又改舊題。或係書肆翻刻節本，或為抄書人節錄，今不可知。然觀所抄古今小說，目曰『七才子書』，則顯係書賈妄為題目；即西湖文言之稱，如所據書非日本選刻本，亦必為此土書肆所改者；因抄書者因個人好惡及時間關係選抄則有之，若改換名稱及無端妄加品題則殊不必要也。且人中晝日京內閣文庫已有刊本。僧尼孽海亦實有其書。一書非虛，則九篇之西湖文言與十四篇之古今小說，當亦實有之，未必抄書者據完全之本以意節錄也。西湖二集後有西湖佳話又而改易書名此取西湖二集而名西湖文言亦至平常之事又古今小說殘本改為喻世名言初拍通行本三十六篇坊間又有二十六篇本初拍則十四篇之古今小說亦可能也此海內奇談所存三種，余俱目觀，字亦工整。今記於下，並取日本辛島驍先生所記篇目錄之，以備世之同好者觀鑒。



西湖文言

目錄

- 愚郡守玉殿生春 (西湖二集卷四)
- 認回祿東岳帝種鬚 (西湖二集卷二十四)
- 巧妓佐夫成名 (西湖二集卷二十)
- 張採蓮隔年冤報 (西湖二集卷十三)
- 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 (西湖二集卷十六)
- 天台匠誤招樂趣 (西湖二集卷二十八)
- 寄梅鬼鬧西閣 (西湖二集卷十一)
- 壽禪師兩生符宿願 (西湖二集卷八)
- 俠女散財殉節 (西湖二集卷十九)

人巾畫乾隆乙丑新鵲 風月主人書 三傳奇 植桂樓藏板

目錄

唐季龍傳奇

唐秀才持己端正 元公子自敗家政

李天造傳奇

李天造有心托友 傅友魁無意還金

柳春蔭傳奇

尚書慷慨認螟蛉 春蔭始終全氣骨

古今小說 七才子書 雪映堂藏板

目錄

張道陵七試趙昇 (古今小說卷十三)



陳西夷四辭朝命 (古今小說卷十四)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 (古今小說卷二十一)

月明和尚度柳翠 (古今小說卷二十九)

明悟禪師趕五戒 (古今小說卷三十)

開陰司司馬貌斷獄 (古今小說卷三十一)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古今小說卷三十五)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古今小說卷三十六)

梁武帝累修成佛 (古今小說卷三十七)

任孝子烈性為神 (古今小說卷三十八)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古今小說卷三十九)

范巨卿鷄黍死生交 (古今小說卷十六)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古今小說卷二十五)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古今小說卷四十)

長篇

講史類

√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八卷存五卷

明萬曆丙午(三十四年)刊本。存卷二至卷六五卷。分三欄，上欄評釋，中欄圖，下層爲正文。每卷第一葉前半葉爲大圖半葉。正文十三行，行二十字，刻極工。圖亦雅飭。每卷題『後學畏齋余邵魚編集』書林文台余象斗評梓』。內容文字，與吾國北平圖書館所藏萬曆乙卯刊陳眉公評本亦同。唯此爲八卷，在陳眉公評本之前。書中每引潛淵居士讀史詩，



及皇明東屏居士詩。據余文台題識，謂編者余邵魚乃其先族叔翁，書重刻數次，其板業舊，乃校正重刻云云。以是言之，則余邵魚著書蓋在萬曆以前，或當嘉靖時亦未可知。今所見余邵魚本列國志，以此本爲最早。今所存者，唯此五卷殘本及日本蓬左文庫尚藏一八卷全本而已。

√新鐫繡像批評隋史遺聞十二卷六十回

明原刊本。封面署『名山聚藏板』。板匡高營造尺六寸四分強，寬四寸一分。四周單邊有界，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前附圖三十葉，頗工細。板心上頂格祇一『隋』字，間作『隋唐』二字。首崇禎癸酉(六年)袁于令序。目錄葉題『劍嘯閣批評出像隋史遺文』。劍嘯閣亦于令自號，則評者仍是于令也。

此書在內地極不多見，在日本唯帝國圖書館及米澤文庫各度一部。記隋

未瓦崗諸英雄事，而於秦叔寶特詳。俗傳賣馬事，即見於此書。四十八回以後，始轉入唐公起義及破王世充竇建德事，以玄武門之變太宗受禪即帝位止。緒人樓重編隋唐演義，於此書多所挹取。考之每回後總評所記，則此隋史遺文乃本從舊本出者。如第三回評：『舊本有太子自扮盜魁』云云。第三十四回評：『此節原有關河記，近復暢言於艷史』。第三十五回評：謂羅士信『原本無之，故爲補出。』又云：『原本以爲徐士勣與魏玄成俱在隋爲官。』第五十五回評：『原本李藝後不得見，茲爲補入。既人李藝，則他人又不得不補矣。』第九回評語注云『原評』。皆爲從舊本出之証。此舊本爲何時刻本，書爲何名，今不得而知。而觀袁于令序，痛斥史官，謂不足以貌英雄，留之奕世。繼云：『向爲隋史遺文，蓋以著秦國於微，更旁及其一時恩怨共事之人。……已足紙貴一』



時。顧個中有慷慨足驚里耳，而不必諧於情；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襲傳聞之陋，過於誣人；創妖艷之說，過於憑己；悉爲更易，可仍則仍，可削則削，宜增者大爲增之。蓋本意原以補史之遺，原不必與史背馳也。竊以潤色附史之文，刪削同史之缺，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似先後二書，皆是于令一人所作。第二十六回記隋煬驕奢，築十六院事，云：『劍嘯閣主人常摹出他四時歡暢，繼以四小令，尤足爲書出袁氏手之一証。唯觀其吐屬氣息，誠有如于令所謂『驚里耳而不諧於情，快俗人而不根於理』者。與其謂爲文人著作，毋寧認爲市人之談。如此書固以全力寫秦叔寶一人者，而所記叔寶之態度見解，乃與細民同科，豪邁不羣之氣，甚嫌其少。其規模氣象，尙不及梁山泊武二諸人，乃以貌凌烟閣上之胡國公，亦厚誣古人，不稱之至矣。余意韞玉才人，其技當

不止此。或舊本爲市人話本，而韞玉復爲潤色之，中如詩詞及藻飾增加部分，當屬袁氏手筆，其底本則是當時說話人所演者，不必爲袁氏自作。抑秦叔寶故事本發生於萬歷之後，以前固無之。余澹心板橋雜記有『柳敬亭年八十餘，過其所寓宜睡軒，猶語秦叔寶見姑娘』之語。謂羅麟妻爲叔寶姑母，正與此書同。則此秦叔寶諸事，固是萬歷以後柳麻子一流人所揣摹敷衍者，于今亦頗採其說而爲書耳。

附序

史以遺名者何？所以輔正史也。正史以紀事：紀事者何，傳信也。遺史以蒐逸：蒐逸者何，傳奇也。傳信者貴真：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摹聖賢心事，如道子寫生，面奇逼肖。傳奇者貴幻：忽焉怒發，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陽羨書生，恍惚不可方物。苟有正史而無逸史，則



動名事業，彪炳天壤者固屬不磨：而奇情俠氣逸均英風史不勝書者，卒多埋沒無聞；縱大忠義而與昭代忤者畧已。掛一漏萬，罕觀其全，悲夫！烈士雄心，不關朝宇；壯夫意氣，篤于朋友。侃侃論足驚人，同范增之不用，碩畫與煙草俱沈；落落才堪一世，似項羽之無成，偉業與雲霞共泯。良用惜焉！即其功已冠凌烟矣，名已傳汗簡矣；生平節槩如穎之在囊，所爲義不圖報忠不謀身，才奇招嫉，運厄多艱，不獲已作飛鳥依人，復作風之隨虎，誰能向百千年里閨中詢問？且也金馬石渠之彥，眼眶如黍，不解燭材；胸次如盃，未能容物；有手如攀，未能寫照；重之好憎在心，雌黃信口，安得貌英雄留之奕世哉！向爲隋史遺文蓋以著秦口國於微，更旁及其一時恩怨共事之人，爲出其俠烈之腸，骯髒之骨，坎壈之遇，感恩知己之報，料敵致勝之奇，催堅

陷陣之壯；凜凜生氣，隘於毫楮，什之七皆史所未備者，已足紙貴一時。顧個中有慨慷足驚坐耳，而不必諧於情；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襲傳聞之陋，過于誣人；創妖艷之說，過於憑己；悉爲更易；可仍則仍，可削則削，宜增者大爲增之。蓋本意原以補史之遺，原不必與史背馳也。竊以潤色附史之文，刪削同史之缺，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相成豈以相病哉？至其忠盡者亟爲褒嘉，奸回者亟爲誅擯，悼豪傑之失足，表驕侈之喪口，無往非昭好去惡，提醒顛蒙，原不欲同圖己也。試叩四方俠客，千載才人，得無相視而笑？『英雄所見畧同』；或於正史之意不無補云。

崇禎癸酉亥月無射日吉衣主人題於西湖冶園

令昭氏

吉衣主人

警世陰陽夢陽夢十卷

明刊本。插圖八葉。題『長安道人國清編次』。卷首序曰醒言，後署『戊辰六月硯山樵元九題於獨醒軒』，不知何人。戊辰當即崇禎元年。其封面題識，謂長安道人與魏監微時莫逆，忠賢既貴，曾規勸之不從。六年受用，轉頭事萬皆空，是云陽夢。及既服天刑，道人復夢遊陰司，見諸奸黨受地獄之苦，是云陰夢云云。書十卷，自卷一至卷八爲陽夢，凡三十回。自卷九至卷十爲陰夢，凡十回。卷數銜結，回數則自爲起訖。似一書，非一書。每回以四字標目。所記與皇明中興聖烈傳相出入。多里巷瑣語，無關文獻。陰夢十回，託之冥報，尤覺駢指。

鍾伯散先
生評定 東西漢傳

清初刊本。中型。封面記書肆，曰拔茅居。西漢圖十葉，東漢無圖。字係寫刻。首表宏道序。此書西漢六卷，東漢四卷，與通行劍嘯閣本之西

漢八卷東漢十卷者不同。然內容文字悉同，實是一書。唯係重刊初印本，較坊間翻刻本稍精而已。

煙粉類

合浦珠十六回

清刊本。寫刻。半葉八行，行十九字。題『橋李散人編』，即徐震也。首駢文自序，云：『今歲仲夏，友人有以合浦珠情予作傳。』亦不知何年。以意度之似當在康熙時。畧言，蘇州有錢生。名蘭，字九畹，初悅妓趙素馨，約相配偶。後與范太守女珠娘相慕，請婚於范氏。乃云曾有異人言，以明月珠為聘者，方可許之。已而，生與程生各得一珠，小姐乃面試詩，生即入選得女。復娶向所眷妓趙素馨及白瑤枝。官至侍郎，富貴赫奕。而生羨白樂天為人，顏其堂曰『希白堂』，亦自謂希白居士云。

其設施情節，俱極勉強，間有猥褻語。自序謂『若欲以蕪蔓枯稿之筆，摹繪婉戀靜好之情，是何異瞽目而論妍媸』，自供如此，亦斯書之的評耳。

賽花鈴十六回

清刊本，插圖四葉，記刻工曰黃順吉刻。』題『白雲道人編次』烟水山人較閱。』首康熙壬寅（六十一年）徐震題詞，署『橋李烟水散人』。云：『夢中之筆已去，而嗜痂之癖猶存』，因補綴成編。又風月盟主後序，謂白雲道人若上逸品為此書，煙水散人嚴加校閱，增補至十六回。云云。蓋即徐震所作。云蘇州紅生，名文畹，與女方素雲相契，誓相配適。素雲兄方蘭，以詩為素雲所譏，因懷此恨，遂加陷害，致女流離患難。生亦遭暗算，得神佑，逃至京。以軍功貴，與素雲團圓，娶二妻。

女開科傳十二回

清名山聚刊本。封面題『岐山左臣編次』。首江表蠡庵引。圖六葉，記繪

工曰『古越馬雲生寫』刻工曰『黃順吉刻』板心下題『花案奇聞。』第一葉題

虎丘花正文寫刻，半葉八行，行十八字。第一回前有七言韻語四聯，撮

案逸史，如傳奇體例。略言：蘇州有才子曰余夢白，梁文昭張眉。時

有名妓倚粧文娟弱芳結社聯吟。余等見而異之。因出金大會衆妓，云開

女科。點倚粧爲狀頭，文娟爲榜眼，弱芳爲探花。榜發，赴瓊林宴。爲

惡少中傷，訴之察院。余等皆逃去。倚粧等亦雲散。後余生梁生張生，

均中進士。余娶倚粧，梁娶弱芳，張娶文娟。又謂因花案而連累者，爲

小官王子彌及僧三菑，則與梧桐影所記人名同。摻雜文言，亦鮮理致。

坊間有花陣奇六回題『雪山柴臣編次』『江表蠡庵叅訂』，亦別題『虎丘

花畔逸史』，實是此書。但異其名耳。

新編飛花艷想十八回

清刊本，寫刻，半葉九行，行二十字。題『樵雲山人編次』。首己酉樵雲

山人序，不記年號。按坊間平鬼傳有康熙庚子黃越序者，題『陽直樵雲

山人編次』；當即一人，則亦清初書也。託明嘉靖時事，書中才子爲柳

友梅，乃柳宗元之後。佳人爲梅如玉雪瑞雲，二人爲中表姊妹。友梅探

花及第，嚴嵩欲納爲婿，柳拒之。嚴怒，遂令使虜議和。後梅雪皆嫁柳生。

醒風流二十回

清刊本。封面題『宦市主人新編』，且云有二集嗣出。首宦市主人序，

不記年月。託宋慶元間事。亦才子佳人書，而謂才子爲不二色之義士，

佳人有儒者之風，尤爲酸腐。略言：秀水人梅幹，父某以忤韓侂胄，被害。生乃隱跡易服，隱父友馮樂天所，爲園丁。樂天有女曰閨英。及樂天卒，弟畏天，以女適程某。女執不從，以婢代之。而程旋知其僞，將行劫奪。梅生仗義救之。女往依趙汝愚爲義女。於時侂胄已敗，蒙古南侵，襄陽危急。生禦敵有功，擢丞相。閩英惕國難上平寇疏，天子嘉之，授學士。汝愚乃以女歸生。婚夕，二人皆不入內。汝愚乃奏聞於上，欽賜夫婦。似仿好逑傳。

墨愍齋 繡像醒名花十六回

刊本不知撰人。言四川成都雙流縣有湛國英者，幼長文藻，以所作紫燕詩受知梅御史女杏姑，女別號醒名花中經波折，後乃結媛。湛得一妻六妾，而妾中數人，本爲女冠。旋以武功致身顯要，從杏姑之言，告歸林下。書

中小人，乃爲梅小姐之兄富春云。此清人小說而題「墨愍齋新編」，大是謬妄。

新編清平話史炎涼岸八回 生花夢三集

日本抄本，無序。題「娥川主人編次」，「青門逸史點評」。目錄於書名下旁注云「生花夢三集」，似生花夢爲叢刻總名，先後所出同類之書尙不少也。演明事，略謂袁七襄者本撫院吏書與馮國士善，指腹爲婚。後馮生女，袁生子曰化鳳，因結姻媛。後馮中進士，貴賤懸殊，意遂參差。而男女各守信義，女至爲尼。其後卒爲夫婦。化鳳爲劉瑾養子，冒其姓，亦鼎貴云。文短意拙，頗無謂。

世無匹四卷十六回 生花夢二集

清刻本。題古吳城川主人編次青門逸客點評與炎涼岸同爲一人所作。書爲勸戒小說，前有入話，記權一庵負妓女非煙事。正文言南雄人于白虹嗜酒尚義，膂力過人。曾救陳與權於厄，在京都則濟會九功。于以事流大同。陳負心已甚，佔其家產。于妻子流離失所。妻至寄身於女觀中。子北上尋父，路遇會九功，得其援助，中解元。無何會除南雄太守，治陳之罪。而于生則一家團圓云。似廣東人作，文極粗鄙。

梧桐影十二回不分卷

清嘯花軒刊本。記優人王子嘉和尚三拙奸騙婦女，爲李御史枷死，其事在蘇州。多涉猥褻。今所見徐震著才子佳人及猥褻小說，多爲嘯花軒刊本。疑此書亦清初所刻也。

靈怪類

濟公全傳三十六則

原刊本。中型。精圖十二葉。半葉八行，行二十字。封面中央大書「濟公全傳」。右題「西墅道人參定」。左題「麴頭陀新本」「本衙藏板」。書內題「西湖香嬰居士重編」「鴛水紫髯道人評閱」。卷首序後署「康熙戊申（七年）竹醉日，香嬰居士題於西湖禪近齋中」。章二，一曰：「香嬰居士。」一曰：「王夢吉印。」一曰：「長齡」。蓋即編者名字矣。所述與日京內閣文庫所藏隆慶本濟顛禪師語錄略同，唯前着高宗孝宗事，後加師入滅後軼聞數事，爲稍異。第一則目爲「太上皇情耽逸豫，宋孝宗順旨怡親」。即用西湖二集第一篇目「宋高宗偏安耽遊豫」之文，則書在西湖二集之後矣。

附子部小說一種

鼎鑠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八卷

明刊本，上圖下文。半葉十一行，行十八字。卷一殘缺不完，僅存一條。餘七卷十六類俱完足。未有木記云『南閩潭邑藝林劉氏太華刊行』，則亦閩刻本。所記諸條，亦多與龍圖公案同。馬隅卿先生，曾於書賈手中見此書，錄其目還之。題『京南歸正寧靜子輯』『吳中匡直淡薄子訂』。書十七類，凡四十目。



勘誤表一 (東京書目)

| 葉 | 行 | 誤 | 正 |
|----|----|-------|------|
| 六一 | 一〇 | 齊。 | 齊。 |
| 六一 | 一〇 | 思想 | 相思 |
| 二五 | 一〇 | 四元 | 四元記 |
| 三六 | 一〇 | 其書 | 此書 |
| 四三 | 一〇 | 結。 | 結婚。 |
| 四三 | 一〇 | 康尙書 | 高尙書 |
| 五三 | 一〇 | 附會纂 | 附會纂 |
| 五六 | 一〇 | 林瀚編次 | 徐文長評 |
| 五八 | 一〇 | 使其渠 | 使其勤渠 |
| 六三 | 一〇 | 〔注〕李綱 | 李綱 |
| 六八 | 一〇 | 〔注〕三月 | 二月 |
| 七一 | 一〇 | 皆有 | 皆 |
| 七三 | 一〇 | (諸?) | 諸(?) |
| 八〇 | 一〇 | 義仍 | 義仍 |
| 八六 | 一〇 | 揮塵 | 揮塵 |
| 八六 | 一〇 | 詹秀閣 | 詹秀閣 |
| 九七 | 一〇 | 瑣讀 | 瑣談 |

勘誤表一



勘誤表一

| | | |
|-----|---------|---------|
| 一一二 | 南京吳三桂 | 四 |
| 一一〇 | 而女 | 九 |
| 一一三 | 芰俗 | 七 |
| 一一四 | 匿 | 一 |
| 一一七 | 慨然 | 八 |
| 一一〇 | 亦疾 | 三 |
| 一三〇 | 翹頭陀 | 〇 |
| 一三四 | 一嘆 | 七 |
| 一四一 | 天橫 | 五 |
| 一四三 | 卓吾 | 八 |
| 一六九 | 〔普見〕 | 三(由左至右) |
| 一七五 | 墨慈齋 | 十一 |
| 一七七 | 俞錄 | 十一 |
| 一九二 | 〔注〕自此本無 | 九 |
| 一九五 | 佛性 | 九 |
| 二〇〇 | 南居益所 | 十一 |
| 二二六 | 成口堂 | 五 |
| 二二八 | 集一 | 五 |
| 二三七 | 東郭 | 三 |
| 二四九 | 仙傳 | 十五 |
| 二五六 | 〔陳眉〕 | 七 |

勘誤表二 (大連書目)

| | | | |
|----|----|-------|-------|
| 葉 | 行 | 誤 | 正 |
| 二 | 五 | 鴛鴦針 | 鴛鴦針 |
| 三八 | 一一 | 縱仕 | 縱任 |
| 四一 | 二 | 〔注〕遵是 | 遵是 |
| 四二 | 三 | 口人皆得見 | 之人皆得見 |
| 四三 | 四 | 二插 | 二種 |
| 四三 | 八 | 五色石 | 五色石 |
| 四九 | 八 | 東方白慕 | 東方白慕 |
| 五六 | 九 | 雪映堂 | 映雪堂 |

勘誤表二

| | | | |
|----|----|---------|-------|
| 五七 | 一 | 陳西夷 | 陳希夷 |
| 六三 | 七 | 飛鳥 | 飛鳥 |
| 六四 | 一一 | 警世陰陽夢陽夢 | 警世陰陽夢 |
| 六五 | 九 | 伯散 | 伯敬 |
| 六五 | 一一 | 表宏道 | 袁宏道 |
| 七〇 | 五 | 閨英 | 閨英 |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六月初版

日本東京及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全一册

定價大洋八角

調查兼編著者 孫楷第

出版兼發行者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

印刷者 大北印書局

和平門內絨線胡同
電話南局二八九〇

總發行處 國立北平圖書館

北平文津街一號

版權所有



海外虞
初新錄

子書新著屬題

壬申端午傅增湘





對校木平



中國圖書

中國圖書

中國圖書



6401787046